

武俠小說

紫鳳鏢

王度盧著



上海勵力出版社

王度廬著

紫鳳鏢

勵力出版社印行

武俠小說 紫鳳鏢 (上冊)

王度蘆著

第一回

歲暮天寒標出無奈
刀飛劍起比武識英雄

在清代光緒年間，那時保標的行當兒還很興旺，在北方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就是「紫鳳標」，別家的保標，車上插的都是白布做的旗子，上面用墨筆寫着標店的字號。他這個標則不然，却永遠招展着素緞子的地，繡着十分精細的紫鳳一隻，連一個字也沒有，然而，凡是插有這種旗幟的標車，無論是多少輛，裝着多少價值萬金的貨物，或是官眷、珠寶，全條等足，以使一般綠林歹人垂涎的東西，可是准保萬無一失，就是沒有一個標帥跟着，半夜黑天的在野地上走，也決沒有一點錯，不但財物不會被劫，還能夠逢山有人開路，遇水有人搭橋，跟車的人一路投宿吃飯，甚至於驢子馬匹的草料等等，都可以不化一個錢，只憑着一枝紫鳳標旗，到處有人對之謙恭，客氣，因為崇拜的就是這標旗的人。

紫鳳標旗在江湖行走了約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留下了俠義、壯烈、慷慨激昂的事蹟很多，但很少人能夠曉得他——鏢旗的主人，採用這紫鳳作爲招牌的原因這却是包含着一段哀豔的故事。

話要從頭說起：當年，保標最有名的要算河北冀州「金刀徐老」，徐老是少林派有名的英雄，自

幼在高山，上跟着智德禪師學過藝，開設「四海通樓店」已有多多年。買賣雖然不大強，却是因爲徐老爲人忠厚，好閒散，喜飲酒，不善理財，其實他的名聲，可稱得起是遠近皆知；武藝，更是壓倒儕輩。

徐老標頭闖出了名聲之後，就與孟中物結了不解之緣，整天是半斤多白乾，喝了酒，就迷迷糊糊的，除了睡覺，就是揉着手裏的一對鐵核桃，櫃上的事，他全都不過問，只交給兩個夥計經營辦理，這兩個夥計一個是他遠房的族姪，名叫小長虫徐順，還有一個是他的徒弟，人還能幹一些，江湖的路數也熟，名字叫賽張遼，姓秦行九，這兩個人都不是江湖上頭路的腳色，而且只知守成無意發展，因此買賣便不發達，年底結賬，雖然不致賠錢，可也沒甚麼贏利，徐老標頭光是女兒就有五個，還有老娘跟整年癱在炕上的妻，一大家的人口，開銷甚大，所以漸漸的這位老標頭就現出生活窮迫之狀，標店要關門，夥計們也都要另尋飯盤，這才使得徐老標頭有點着急，他眼望着壁間懸掛多年，久而不用，的那口「金刀」，說：「怎麼有，難道我這把年紀了，還得叫我出門去奔嗎？跟那些江湖後生去爭長論短嗎？不然就要挨餓！丟人！」說着他又大喝了一口白乾，而不住的連聲歎息。

正當天寒歲暮，錢少債多之時，忽然又有個陌生的人投奔他，這個人拿着一封信，上寫：「今有柳夢龍往投，千請收容是荷！悅禪合十。」介紹的悅禪是一位高山上會武藝的和尚，與徐老頭有舊交，然而已有十多年未通音信，如今，猛然間的給荐來了這麼一個人，這人倒還年輕，相貌也好，只是在這風雪酷寒的天氣，他還穿着衲衣，賽得不成像，分明是落拓無聊來此找飯無疑。

徐老標頭把這個人打量一番，就開口說：「學過工夫沒有？」柳夢龍回答說：「練過一年多。」老標頭又問：「拿得起來一兩樣兒傢伙嗎？」柳夢龍點頭說：「差不多的，還都會點。」徐老標頭又問：「保過標沒有？」柳夢龍搖頭說：「沒有！」對保標這行的事，我實在是一竅也不通，因此悅禪師傅才把我薦來，我願跟着老前輩學習學習。」徐老標頭歎道：「我的這個買賣，也實在不行了，因為沒有靠得住的人，我自己又不願跟一些江湖晚輩爭強鬥勝，不瞞你說，這個年底我就過不去，這年這標店能開門不能，還不敢說，可是你既來了，則安之，在這兒沒有別的，很受苦，可是只要我吃的飯，就有你的飯，你不必外道，儘管安心在這裏住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幾時你有了好事，幾時你再走！」柳夢龍也沒有說別的。當時老標頭把小長虫徐順叫來，給他們介紹了一番，就叫柳夢龍到前而櫃房去住，櫃房裏冷冷清清，壁上掛着的武財神像，全都黏了塵土，升着一個小炭爐子，一點也不旺，柳夢龍身穿的衣服更是單寒，他也沒帶着什麼行李，幸虧徐老標頭拿出來一件大皮襖，給他穿，並且給他預備了一床被褥。

小長虫徐順是個很好聊天的人，客張遼因為在城裏有家眷，櫃上又沒有買賣，所以不長來。徐順很是寂寞。如今來了這個姓柳的，他正好談談天，於是他就東拉西扯，又問柳夢龍的來歷，又述說他自己的經驗，可是這柳夢龍雖然是新上跳板，來到這兒作標客，但他完全沒有點豪傑氣，簡直是個書呆子，一來到這兒他就從懷裏掏出來一本書，就看了，入了迷似的，看上看就沒完。

小長虫心裏說：「好！這可行了，來個新標客，却是個老夫子，這也不錯，明年要是標店關了門，索性就把這兒改個學房舖吧！」

標店的景況實在淒涼，外邊，人家別的標店裏，管賬的早吧啦吧啦打算盤把賬給結好了，今年，那一家標店不是大賺錢？那一個保標的終能個百八十兩的銀了？只有他們這兒，今年的天年初一，真怕連頓餃子也吃不成，小長虫想着想着就不禁有點發愁，同時又對柳夢龍加以輕視，心說你也是個倒楣鬼！沒人要的貨，不然爲什麼大年底的你別處都不去，偏到這兒來呀？

到了傍晚的時候，忽見賽張遼，秦九來了，他却是精神興奮，滿面紅光，一進門就說：「現在有一件好買賣，長虫！你快去問問掌櫃的，咱們作不作？」小長虫還遲疑着說：「有什麼好買賣？真要是有好買賣，還不早叫別家給搶了去？能夠送到咱們門上來？」

秦九却說：「因爲這號買賣別家都不肯作，這是京裏的戶部主事劉大人，因爲卸職回家，病在源興店裏有一個多月了，前天忽然死了，他的家眷，一妻二妾，還帶着幾個孩子，幾名男女用人，都要趕在大年三十以前搬回河內汝南府，車都已備好了，只是還想請兩位標頭保護着，肯出大錢，七八百兩銀子都不在乎。」

小長虫聽了不由有點眼饞，說：「主事也不是什麼大官兒，就能夠這麼闊」，秦九却說：「戶部的主事是管錢的，可與別的都裏不同，大槪留下的好東西不少，聽說大皮箱就有二十多隻，所以非得

雇人保標不可，可是別的標頭全都不肯去，」此時柳夢龍忽在那邊發問說：「這是爲什麼？」

賽張遼喘着氣說：「這得趕緊去問問掌櫃的，要想答應這號買賣，我趕緊就到源興店把它搶到手，遲一些，買賣也許就偷了，雖然別的家都因爲快到年底，賬也結了，懶的再出門，並聽說這位劉且大人早先曾作過磁州的知州，在任上的時候爲官清廉，嫉惡如仇，與磁州的三霸天全都仇深如海，現在因爲快到年底了，路上的行人本來就少，磁州又不是個好走的地，三霸天的耳風又都很快，爲錢，爲人，爲報當年之仇，他們就許要攔路打劫！」

小長虫聽到這裏就趕緊擺手說：「趁早！認家認命，過咱們這個倒楣年吧！這個標可真不容易保的，這筆錢也不容易掙的，三霸天是幹甚麼的？這時恐怕他們早就預備好了，到了時候，恐怕連給這劉大人保標的都得跟着沒命。三霸天那還了得！上霸天，青毛龍段成恭，中霸天，鎮山豹陳寬，下霸天，白眉老鷹薛大朋。這三位，慢說咱們，就是把咱們冀州所有的標頭全都請了去，也保不了這枝標呀！也惹不起他們呀！」

這時，那柳夢龍聽了這些話，忽然顯出很興奮的樣子說：「咱們開的既是標店，爲甚麼現在有了買賣不作呀？誰管他甚麼三霸天？你們要都不敢去，我一個人去！」說着，收來起他正在看的那本書，就跳下炕來。賽張遼又說：「其實磁州的三霸天，跟咱們也都有點交情，講掌櫃的寫兩張帖子，我帶着，走過磁州的時候，先去拜望他們，難道他們還真一點面子也不講，一定要打劫嗎？」小長虫

却仍然搖頭擺手的說：「你們去吧！這份事可沒有我！我甘願到大年下吃不着餚餚；我可——真不敢去發這筆財！」

當下柳夢龍跟着賽張遼到裏院去見掌櫃的，徐老標頭聽了却先猶豫了一番。

徐老大概也是看出來了，這件買賣不是甚麼好作的，可是，禁不住柳夢龍自告奮勇，賽張遼又是發財的心急，再說，作了這號買賣，別的不說，先可以藉着他支支賬，年就可以度過去了，萬一沒有甚麼事，三兩天都很講面子，使得這號買賣，平平穩穩的做成了，七八百兩銀子確實也可以擋不少的飢荒，虧空彌補了，整個春天的吃喝不用發愁了，五月間，大女兒出閣；多少也可以預備點妝奩，想來想夫，徐老也點頭說：「好！我捨個老面子吧！走的時候，你們帶上我的兩張帖子！」

於是，賽張遼趕緊去講這件買賣，原來，那劉家的人正在發愁呢，因為慢說是在年底，就是平時，誰也願意給他們保標，不然劉主事就是病，也不至於這地方一延遲就有兩個月，劉主事就是十年之磁州的「州太爺」，「劉鐵面」，他，爲官真是鐵面無私，把磁州會治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捕殺得強盜無數，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的綠林人，那三兩天幾乎沒有一個沒吃過他的虧的，所以把他恨入骨髓，何況他雖有清官之稱，而身後留下的富裏却如此之多，並且他那第二的姨太太今年才二十來歲，貌美如花，能說還會唱大鼓，既有金銀，又有美貌，誰敢給他們一路保險呀？所以，本地的各標店一聽說這號買賣叫「四海通」給應了，就不但不嫉妬，反倒哈哈大笑，說：「徐老真是想自走死路，

叫他去得罪江湖朋友吧！叫他們去戕這個大跟頭吧！管保他結果是一個錢也揮不著，還許賠上人命，金刀徐老牛輩子的名聲可是完了，以後他也別再向咱們誇他的當年之功了。碰巧還許弄得老命嗚呼。

賽張遼跟劉家是以八百兩銀子講妥了的，準備明日就一起程。

翌日，清晨，北風吹着殘雪，天色陰霾而濕寒，劉家雇來的是十多輛車，多一半拉着行李，包裹，大皮箱，少一半車倒是坐着人，店門外很多的人等着看那位二姨太太小寡婦，少時出來了，披麻戴孝，淚眼顰眉，就是一位絕世的美人，其他的各位小姐少爺以至於僕婦長隨，雖也都是穿着孝衣裏面襯着的衣裳確實全都很大，只是那位主事大老爺，橫臥在「杉木十三圓」的大棺裏了，沒法子看見，高頭驢子馱着他那有一槓一槓，槓上放着棺材，棺材上披着火紅繡花的緞被。臨行時候焚過了紙，家屬們齊聲的嗷嗷大哭。

隨着哭聲，車輛和靈柩就離開了冀州的市街，許多人都佇足，擁擠着看這熱鬧，只見車上稀稀的插着三五枝「四海通老標店」的標旗，旗子都很破舊了，上面寫的字也俱已模糊不清，一點也沒有「氣派」，保標的只有兩個人，還是臨時租來的馬，後面那那柳夢龍「誰認識他呀？無名的小輩看那窮樣子倒像是個叫化子的。」賽張遼可還不愧是個略略有名的標頭，打扮的很整齊，人也夠個樣，身佩着一口帶着鐵鞘的「撲刀」，搖鞭策馬的在前面走，跟街上熟識的人抱拳含笑的打招呼，說：「過幾天見！年前我們一定能夠交了標回來！」他走過去了後，可就有人向着他的背影撇嘴，說：「你還能

夠回來？你更能平平穩穩的交了這越禮，那才怪！」

冀州城裏的人就像是送喪似的，懷着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送走了四海通的標車，這時賽張遼與柳夢龍已保護着標車走上了南去的大道。賽張遼的心裏本來頗有幾分把握，因為自己帶着金刀徐老的名帖呢，三霸天不能夠不給點面子！也許就平安無事，可愁的倒是現在，路上行人稀稀。

本來現在快到過年的時候了，久客他鄉的遊子都已回到家中去度歲，誰還出來在外面奔波？因此，路上，不但車馬很少，行人也稀稀答答的，天又寒，風又大，天色永遠也不清，雪花一陣一陣的往脖子裏飛，莽莽的大地，脈脈的遠山，可真叫着有點害怕，賽張遼心理說：「三霸天我倒不怕，可是在這路曠人稀的時候，要惡惡的跳出幾位活閻王，猛太歲，再不懂的江湖話，那我們可真就完了，憑我一個人總是無聲雞鳴，就是武藝好也不中用，因為柳夢龍那個樣子簡直個是廢物，並且他還大爺似的，一點也不勤儉，甚麼忙他也不幫。帶着這麼個夥計出來，才真叫倒了楣呢？」

柳夢龍確實很懶的，找到店房，他只知道催驢下馬，馬交小二去喂，他只是掏出那本舊書，找個熱炕頭兒去坐坐看，等着茶來了伸手，飯來了張口，甚麼事情他全都不操心。賽張遼是真忙，不但他所找的都是熟店房，一進店門就得先跟店堂樞聊一陣，跟店小二打幾句哈哈，——據他說這些全都不可輕視，因為他們跟標行人綠林人全都很熟，那些全都是他們的熟主顧，有他們在當中串氣兒。瞎着眼睛也可以保標，若沒有他們，尤其是得罪了他們，那縱使保標的人是八臂哪叱，有降龍伏虎之能

，路上也准得出事；再說那個地方沒有一兩家標店？沒有三幾個標頭？無論是有名的無名的，賊與不識，賽張遼每逢來到一個地方縱使已經人跡馬乏了，可也得立時就拜訪，以便打聽前面路上有沒有甚麼障礙，或是近幾日有無事情發生。——這些都是保標的門路，其他對於僱主兒的照應，聯絡，幫忙，全是份內的事，除了那位二姨太太小寡婦，賽張遼實在不敢多看他一眼，別的人如劉太太，劉大姨太太，小姐少爺以及管家僕婦沒有一個不跟他弄得熟，並稱他是個好標頭。

因為跟着口靈瓶，所以在路上不能快走，第四天才到了磁州，這時，劉家的那些家人，雖然都穿着孝，可是因為早先他們跟着劉主事在這裏作知州的時候。都住過很多年，都有幾個熟朋友，都想順伸去看一看，有的還要帶點送出的土物兒，回汝南府去食用或是送人。賽張遼把他們全都攔阻住了，說是一下大相宜，你們既是請我保標，在路上就得聽我的話。不然出了事我不管！一現在已望見遠遠之處磁州城池了，天色已將近午，正應趕到那城裏去打尖，用午飯。可是賽張遼不住在心裏打主意，他暗想：是偷偷的就躍過去呢？趁着三霜不知道，就闖過去這一關，還是這就去抄帖拜訪呢？原想着是多一半不如少一事，最好能夠鴛鴦無聲的走過去，但是又細想，却覺得不行，賽張遼也總是保標多年，他還能夠不知道，磁州周圍二百里之內全都是三霜的勢力範圍，就是有個稍微岔雙眼的遊僧貧道從他這兒走過去，他們也立時就能夠知道，何況這大隊的標車，又有靈瓶，他豈能沒耳報神？如果他是想打劫，還是恐怕早已佈置好了，絕逃不出他的圈去，若是不想打劫，那時他故意閉眼睛，絕

不是不知道，你若不去拜訪他，他們給個面子，他倒許羞惱成怒，總而言之，這關想逃過是不行，還是得去辦事，去憑面子請求才行。於是賽張遼索性大胆起來，吩咐標車的行列就往城那邊去走，他們一直到了城的西關，找了一個很大的店房，就停下了，他說：「看現在這天氣，說不定待一會就要下雪，下了雪能往下走不能，還不一定，咱們先在這兒打尖，吃完飯多歇一會，大家可不要滿處亂去，不過我得出去一趟，拜訪拜訪這裏的幾位有名的人。」說着他就打扮得整整齊齊，拿着金刀徐老的名帖，去看那三霸天。

原來三霸天雖然都是在磁州出的名，他們可不全是本地的人並且也不全在這地方住，只有中霸天鎮山豹陳充在這裏是根生土長，年幼的時候就是街頭的一個小潑皮，用刀傷過人，後來作賭徒，當地痞，拐人家闺女，搶人家的錢，無所不爲，結果他是淪於綠林，越發的橫行無忌，曾有四次被磁州的知州！即是現在輪在棺材裏由這裏經過的那位劉主事！所捕，雖然沒有把他正法砍頭可是雙腿也幾乎被「夾棍」夾斷，後來，上霸天沒法把他救出，他的兩條腿養了三年才好，劉大人在這裏作官的時候，他連偷着進城也不敢及至劉大人卸了任，換了個新知州是軟弱無能，他才又明目張胆的在磁州鬧起來，可是他一改年青時的浮燥與凶莽，心裏雖是險若蝎蛇行爲雖是狠若虎狼，但表面上却作出一些君子之風，居然也有人說他是好人的了。他的財富也與他的惡行日漸增加，現在他蓋有很大大的莊院，有了五房老婆，兒女也有了，他開設着「鎮山標店」，雇甲着幾十名標頭和夥計，——這此標頭和夥

計是行動無常，今天走了一個姓張的，明天又來了一個姓趙的也不知是怎麼投了他來的？他爲甚麼敢下？那些人到底是幫他作些甚麼買賣？也無人曉得可是中霸天的勢力越來越大了，他簡直是個殺人不眨眼目睚眦必報的魔王。賽張遼已有一年多沒來拜望他，今天來到他的門前一看，「喝！更闊了一宅子又圈進去了不少，房屋更多了，而且連磚帶瓦都十分新，好像是重新翻蓋了的，門前綠柳緊肥馬，出入僕從亦綫羅，比甚麼總督巡撫的宅子還要顯赫，可就是一樣美中不足，他家是一個黑漆的大門，還不敢刷紅漆，也沒有那些「文元」「進士及第」等等的表現功名爵祿的牌匾。

賽張遼還沒有來到門前，就先把名帖掏出來了，一共兒是三張，兩張大紅色的分寫着「四海通」標店的字號，和金刀徐老的姓名，另有一張淡紅色的是他本人的名字，不過上面加了一個「晚」字，這是他學來的一點官派，表示自己的客氣，謙卑，拿到門前，正好有個人站在那裏，頭上盤着小辮子，鼻子上抹着鼻煙，兇眉惡眼，披着一件綠緞面的「二毛皮襖」掩着懷，賽張遼走到他的跟前，遞上帖子，他連看也不看，更連接也不接，後來，賽張遼一抱拳，說：「煩老哥！替我去回一聲，我是特意前來拜望中霸天陳大太爺的。」這人才問：「你叫甚麼？」賽張遼又抱拳說：「你只說出賽張遼，他就知道了，早先我常來。」這個人歪着眼睛把他打量了一番，却仍是不說一句話，一步兒挪不了三寸的懶懶的往裏而走，裏面就是「門房」，那人就進去了，又待了好半天，賽張遼站在門外，兩腳都凍得發僵了，門房裏才出來一個小廝，更是一點禮貌沒有，搶過去他手裏拿着的三張紅帖就往裏走

裏面是屏門，垂花門，還有許多的門，院落很深，賽張遼他曾來過，所以也都知道，耐着性兒等着，心裏盤算着見了中霸天應當怎樣說話，如此又待了多回，才見裏面另出來兩個強悍的小夥子，腰帶上都插着小刀子，齊聲喝着說：「喂！進來吧！」這就算是讓客，賽張遼答應一聲，遂就唯恭唯謹的，跟着他們往裏院走去。

他被引至這大概是新佈置的客廳，很講究呀！紅木的桌上擺着的也不知是真古玩，假古玩；四壁也掛有名人字畫，中霸天鎮山豹居然也風雅了，屋裏很煖，炭盆就燒着兩個，還有一隻「金鞭打繡毬」的小狸貓兒眼饑饑的，一會兒望望高懸着的籠中鸚鵡，一會兒又想去撈撈籠裏的金魚。

兩個強盜似的人就瞪眼看着他；這兩個人可真跟這麼雅緻的客廳太不相稱。賽張遼坐在個瓷繡墩上，屁股覺得很涼，趕緊又換把有棉襪兒的紅木椅子去坐，也沒有茶，他含笑對這兩個人搭訕着話，這兩人却沉着死臉，斜着賊眼，並不理他。他漸漸覺出有點不妙了，然而還得耐性的等着，中霸天也許是抽上了大煙，足足的又等了一個半鐘頭，那巨大的身材，黃臉濃眉，露着一顆大牙；他也老了，快五十歲了，披着緞面的狐裘，手裏拿着一把背後抓撻的撻子；可是鋼打的，才走進了屋，賽張遼趕緊站起身，先口稱「大叔！」隨即一躬到地，又問您好啊！我少來望着您！」中霸天只略略點點頭，說：「坐！坐！」賽張遼那裏敢坐下，他辦事的心急，開口就帶笑說：「大叔！我是無事不來三寶地，這一年多我是因為窮奔忙，少來見您，可是不但我就是我們掌櫃的也無時不惦念着您，現在是我

們應了一號買賣……」才說到這裏，中霸天就將他一眼，問說：「是保着那劉老小子的棺材跟他那小寡婦不是？」賽張遼吃了一驚，趕緊更帶笑的說：「我遠取瞞您嗎？這號買賣本來我不想應，可是四海通櫃上的生意大概您也知道，若不應這買賣，賤主子就沒法兒擋，我跟我們掌櫃的這個年全都過不去，因此，才就應了，可是我們掌櫃的囑咐我，務必先來極州，拜望大叔，大太爺，跟大太爺借路？」中霸天淡淡的說：「我管得着嗎？我又不是這兒的城隍爺？」賽張遼更笑了笑，說：「大叔聖明，我們掌櫃的也知道劉主事在這裏坐知州的時候，曾得罪過您。可是他如今已死，仰巴臉兒從您的眼前過也就是報應，人死不再爲仇，大叔又是寬宏大量，宰相的肚子能撐船，大概您也能高高抬手：」說出這些懇求的話，趕緊就觀察中霸天的神色。

中霸天聽了這話，却連一點表情也沒有，只說：「用不着問我，我還夠捱住你們走路？」賽張遼勉强的笑着說：「不是這樣說，慢說那劉主事前還跟大叔有點仇兒，就是沒有，我們，也得先來請示請示大叔，大叔要是不點頭，我們就在這裏待着，一步兒也不敢走！」中霸天哈哈大笑，說：「你們真把我看成一個惡霸了，其實我既不認得甚麼劉知州，劉主事，更不認得金刀徐老！」賽張遼聽到這裏，當時就嚇得一打哆嗦。中霸天把臉一沈，但旋又露出是一種陰險的笑，說：「我只記得有一個劉老小子，無論他是死是活，只要由這裏過，得叫他親身來見我！」賽張遼道「他已經死了。」中霸天說：「死了也得打開棺材，抬出死屍來，叫我砍他幾刀的。」賽張遼趕緊央求着說：「大叔！你老

人家不是饒不得人的人，何必還要跟一個死人，如此……」中霸天怒目圓睜說：「你別說這些廢話！你既是知道，爲甚麼還胆敢給他保標？」賽張遼苦着臉央求說：「實在，實在……」是沒有法子！只爲掙下這筆錢，好還賑過年——大叔，你高抬一抬手，就算幫了我們掌櫃的忙，也算是了；可憐了我！」中霸天說：「我要是不可憐你，現在就不能叫你走，你更不要提你的掌櫃的，那金刀徐老，窮死活該！向來他扳着臭架子不理我，如今忽又來跟我套近！我不認識他！」賽張遼爲難着說：「這真是……」大叔！別的話也都不用說了！您既是可憐我，就要可憐到底！抬抬手兒讓我們過去吧！」中霸天說：「我把話都跟你說明白了，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攔阻你，只是，斟酌着辦。」賽張遼說：「我……」他此時真要下跪，却見中霸天抖手走出屋去，那兩個惡僕一齊按刀，向他怒聲呵斥，說：「你還不快滾蛋！」

此時，賽張遼不但弄得下不了台，不落一個沒臉，被二個惡僕硬給架了出去，算是還好，倒沒有踢，沒有踹，賽張遼才定了定神，緩了緩氣，忽見有個人走過來問說：「怎麼樣了？中霸天他肯講理不講？」賽張遼一看，原來柳夢龍也來了，當時，不由羞得兩面通紅，可是還不肯說實話，只慘笑着搖頭。說：「沒甚麼的，他能夠一點面子也不給，他不給掌櫃的面子，也不好意不給我個面子呀！好辦，好辦，他並沒有說甚麼，可是我想索性在這兒歇半天，明天，再說。」柳夢龍却說：「天還這麼早，就停在這兒不走了，這樣的走法，兩個月也到不了汝南，咱們還能夠指着這趕回去過年，還賬嗎？」

！」賽張遼發急的說；「你不用管！你懂得甚麼，我保標多年，現在這個買賣是我攪來的，我担着沈重，我說走就走我說住下就得住下，用不着你多說話，柳夢龍却微微的笑說：「本來今天停在這兒，你還非得見中霸天不可，這就是多此一舉，甚麼中霸天？連上霸天，下霸天，連他們的老子，宗祖全都算上，誰敢攔咱們的標車，我就叫他們……」嚇得賽張遼臉色都白了，急得又不住躲腳，趕緊扭頭去看，見那兩個惡僕還止在那門旁站着、向這裏怒目而視，賽張遼趕緊拉着柳夢龍就走，回到了店房，柳夢龍却就吩咐着車夫們趕緊套車，那些車夫驟天們大概是却恨不得當時就到汝南府，事情辦完了，領了錢好趕回家去過年。劉家的女眷和僕人們，更都是都願意趕路回家，所以就一齊紛紛套車，拿行李，準備離開這裏再往下走。賽張遼直急，張着手嚷嚷了半天，攔這些人，但他也是攔阻不住。於是，不多時，人馬車驟，就又離開店房，登程南去，風刮得越發回寒，天也更陰，大地茫茫，前面真不知道伏多少災難。

賽張遼只好也就跟着走，他還不能顯出太畏縮的樣子，可是轉又一想，中霸天實在是太不講面子，不懂人情，求他是自求，怕也是自怕，也許就這麼鬧過去了，他也未必真就打劫，乾脆，快點走吧！叫他們追也追不上！於是他反倒催促眾人，說：「快！快點走！下一棧的大棧是泥窪鎮，這裏還有五十里，咱們頂好是別等到天黑，就趕到了才好！」當時車聲鑼鑼，馬蹄得得，那驢子架着同靈柩也緊緊的走，就如疾風暴雨似的直往前進，此時是柳夢龍一馬當先，精神十分的抖擻，賽張遼漸漸

對這個窮小子覺得有點驚訝了，心說：莫非這個小子還真有點本事嗎？就是未必有甚麼本事，他也算有點硬氣，我可也別叫他看出太膿包了呀！於是賽張遼也就把心一橫，精神振起，他在後面催得愈急，恨不得當時就跳出中霸天的手心去。他還時時的回過頭去望，可是，也沒有看見後面有甚麼人追來他的心就更覺得鬆了。

往下一直走了約三十里，騾子跟馬就全都累了，不能夠再快走了，天越發的覺着黑，這倒不是天更陰沈，是四周的暮色漸漸攙合了起來，賽張遼暗暗的埋怨，都快立春了，天怎麼還這麼短，走了才不大會，天就要黑，現在離着泥窪鎮，還有差不多二十里地，恐怕今天趕到那裏也得三更天，幸虧這條路上雖仍沒有甚麼行人，村落却時時發現，遠處的村落隱在雲霧中，近處的人家却炊煙嫋嫋，犬吠之聲時聞，賽張遼不由得心裏又另外打了個主意，暗想：別傻往下走了，這些個人家，也可以前去投宿呀！

於是，賽張遼就搖着鞭子，大聲喊讓說：「喂！喂！站住吧！先站住一會兒吧！」他嚷了好幾聲，車馬和騾子方才都停止住有人就問他：「秦標頭，有甚麼事呀！」賽張遼說：「你們看這天色，不早啦！趕到泥窪鎮，頂早也得二更天，可是看這樣路靜人稀，等不到咱們趕泥窪鎮就許多出事！」柳夢龍却忿忿的說：「出甚麼事吧！咱們這些個人，怕他甚麼？還是快些走吧！」賽張遼搖着頭說：「你別以爲人多了就行了，人多才不中用呢！強盜是不來使罷，只要一來，就不只十個八個，到了那時

候，除了你我，會些武藝，不可以抵擋一氣，其餘別的人，尤其是咱們現在保護着女眷。能夠叫他們瞪着眼兒吃虧？」趕車的和趕騾子的人都說：「對啦！不能再往下走啦，騾子跟馬也都受不了，附近有人家，咱們爲甚麼不去說幾句好話，尋個休兒？這樣窮趕命嗎？再說。泥窪鎮，壞人多，店房十家有九家是黑店。那地方兒更靠不住！」別家的一福管家說：「可是，咱們是帶着靈柩，靈柩夠往那兒停呀？一天不戴孝的男男女女，到誰家誰能收留呀？」有個趕車的說：「這可沒有法了，出門走路就得隨機應變，孝就得暫時脫下來，棺材也可以停在人家的門口外，那還怕甚麼的？再說住上一夜，第二天多送他們兩個錢，他們倒只有喜歡的，我看可應當這麼辦，要怕人家嫌着不吉祥，祇往下走，那好，一會兒天就黑，走得不上着村，下不着店，那時咱們不吉祥的事情，可就快出來了！我常走這條路，還能不知道，這地方常出事，前面有一座橋，別名兒就叫作斷命橋！」

柳夢龍見趕車的這樣一說，他却更主張不可在此停留，怒聲喊嚷着，叫大家再往下趕路，說：「你們別聽他的話，聽了他的話，你們可就都要斷命了！」趕車的却冷笑着說：「我不管，愛走不走隨你們，反正出了事與我不相干，我趕車怕甚麼？從沒聽說強盜連趕車的都劫。」柳夢龍恨不得抽他幾鞭子但是也無用，這時大家全都不走了，尤其劉家女眷，她們實在被前面那「斷命橋」的名字給嚇得哆嗦了。天又這樣的酷寒，手腳凍得都像被刀割着一般，誰不想趕快找一個地方溫暖溫暖去，所以先由劉主事的正太太發了話，說是：「就找個地方去投宿，住在人家裏總比走在路上強，咱們這些人，

強盜就是看見了，也必不敢怎麼樣。」賽張遼是剛才不有一點猶豫，現在尤其是柳夢龍主張走，但賽張遼更得主張「偏不走」，因為不如此不能維持他。大標頭「的面子，「買賣是我應的，掌櫃的把標托付給了我，你姓柳的才進了標行幾天，甚麼都不懂，還敢自稱行家，我能聽你的？我索性不走了，——大標也不至於就有甚麼事，而且這個着兒中綽天決想不到，他要是派人追劫，那就一定追到泥窪鎮，把這兒就掠過去了，我們這兒倒許平安無事。」於是他們吩咐眾人，趕緊到村子裏去找人家，村子還是越離着大道遠，才越好。柳夢龍現在是一人難拂眾人意，他只好就不說話了。

於是車馬和響聲就都改變了方向，前去找村子，找了好幾個村子，不是因為沒有地方，就是人家乾脆不收留，天已經黑了，寒風吹得更猛，攪得各村子裏的狗都亂叫不止，結果他得到一家人的允許了，這家人裏一共有弟兄七個，個個都身強力大，出來幫助他們抬卸行李，有個人還舉着一個大燈籠，喊着說：「快點！先叫娘兒們下車，先——抬那大箱子！」

寒夜，荒村，四面的犬吠聲，和外面卸車喂馬的一陣雜亂，接着是那些車夫騾夫，立刻就在一處賭馬錢來了人多而且，屋子極小，炕席都是破的，幸虧有帶來的行李都是錦緞的，此時可以打開，擦着取暖，劉太太、大姨太太、二姨太太、小姐少爺，都擠在這個屋裏，還帶來的小暖爐、燃炭炭來，倒是比外面暖得多了，僕婦們討着去。廚房，其實這屋那有廚房呀，廚房就是外屋炕草的鍋台，一盤燒、濃煙都撲進了裏屋，刺得太太小姐都直咳嗽，一個破破盪盪添點油，煮着個紙捻兒燒草

長燈、官眷們喜愛過寫字畫，起筆則人點上蠟燭，這臘燭原是寫在壁前貼的，上面還用金色寫着。「西方極樂」什麼什麼的字樣，光線很強，照得小屋透明，可是濃煙也更大了，忽然在這跳躍個燭光濃厚的煙霧之中，又出現了那剛才打着大燈籠的人，這人簡直像是坐落塔，頭也很大，年已五六十了，滿臉業生的鬍子好像霜雪，又像是個大刺蝟，眼睛是一隻凸、一隻凹、凹的那隻瞎了，像是個深洞，非常難看，凸的那隻却瞪得很大。而且灼灼逼人，他邁着大步就硬走進裏屋，僕婦們趕緊來攔他，說：「你別硬進來呀，你有什麼事」，這個人的一隻眼東看看，西看看，他的臉沉得像這時外面的黑天一樣。半晌之後，就聽這人莽問道，「你們都是幹什麼的」，

劉太太倒不怪他，想着鄉下人那懂得規矩和禮節呀，自己這人現在是寄宿在人家的家裏，不應當再拿出官太太的身份，於是她就很有客氣的親自把來歷說了一遍，並問他貴姓，家裏都有什麼人，這人仍然無笑容，說，「我姓焦呀，我有七個兒子，兩房兒媳，……：你們就住着吧，棺材可不能進來」，又向各處看了看，才轉身走。

這人家的媳婦却終也沒有露，看樣子，這家人並不太貧窮，還因為有碾得很細的白麵和穀子，雞蛋也有，劉家的僕婦們就給太太小姐少爺們做得很好的鷄子湯麵，和小米稀飯，她們也都吃得不錯，把一天所受的寒冷全都驅除開了，而覺得很舒服，男僕們也是自己下手做的飯，是跟袁張遼和柳夢龍在一起吃的；至於車夫騾夫們，他們都隨身着乾糧，有點熱水就可以吃飯，他們的賭比吃更要緊，一

直賭到深夜，有的輸得連破棉襖都給人，才算完，不，要不是因爲他們的身體都太疲倦了，明天要走路，他們就得賭呢。

夜已過了三更，北風呼呼的吹着，大地如死，連狗吠的聲音都沒有了。這土牆柴屋之內的幾間小土房，一點光亮也不見，只有沉重的鼾聲，呼嚕的散於戶外，與風聲相應合，連柳夢龍也睡了，「他倒好，保標的要都這麼享福，那他娘的！人全都幹這行買賣了，」賽張遼的心裏罵着，此時只有他又沒睡，他連氣的打着呵欠，可是也不敢闔眼，一次又一次的他到戶外去巡查，連房上，牆角，他都看過，倒還沒有什麼可疑的情形，又暗暗的唸聲「彌陀佛」，心說，「今夜也算平平安安的度過了，明天天亮就起路，還，還能走不出中霸大的手心嗎，」回到屋裏先悄悄的押出來摸刀，刀緊握着身畔，手不離開刀柄，他還才躺下閉目，心裏一迷糊，就飄進夢裏，夢裏也沒有什麼，只是有點不大穩當，時時的要一驚，可是才驚醒，緊接着又睡，就這樣，也不知道多少時間，忽聽得有人喊叫，「哎喲，……」，「這聲音極大，極爲淒厲，而且不是一個人喊出的，賽張遼就不禁「啊」的一聲，翻身而起，提刀向屋外就走，然而他還沒有開屋門，就先止住了腳步。

他不敢冒然出門，因爲院中，此時腳步雜沓，扒着門隙一看，兩三個人的手裏都捧着明晃晃的鋼刀，喊聲是自劉家僕人們住的那屋發出來的，並央求着說，「老爺們，要什麼都行，我這還有二十兩銀子……」，「老爺……」，「又聽吧吧的打着之聲，暖啲暖啲的慘叫之聲，並說，「饒了

我的命吧！……」緊接着女眷們住的那罵狗尖聲喊叫了起來，劉太太罵道，「強盜強盜，你們這一家人原來都是強盜，你們敢？敢動我們的東西，上有朝廷的王法……」二姨太太和小姐少爺也都哭了，更聽有男人的狠惡的笑聲，和沙啞着嗓子的罵聲，威嚇聲，大概這焦家的父子爺們此時全都出了馬了，他們原來是「黑道兒上」的人，這可這可……；在此緊急之際，卽張遼同還睡覺的柳夢龍彷彿是才醒，張遼雖然心跳，腿軟，可是也不肯在自己的夥計眼前顯出來太無能，於是他就把心一橫，走出了屋，高聲說，「諸位，別這樣呀，現在是有保標的跟着啦，四海通金刀徐老，總還沒得罪過人，兄弟張遼吃這盃飯也不是一天半天了，這條路上算來都是好朋友，多少請給留點面子，要借盤纏，要是年過不去，我都能給想法子，咱們好說好辦，再說我才在磁州見過了中霸大陳大太爺，你們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他才說到這裏，當時院中的三個人就齊持刀撲奔過他來，一個「吧」的就打了他一個嘴巴，另一個「吧」的一腳，幾乎沒把他踹抓下，罵道，「小子別昏着心啦，中霸天是他叫我們要你們的命，你們就是不自己送上門來，也跑不了，」這裏邊就有那獨眼的老頭子焦某，他訶斥着說，「沒功夫跟他費話……你是保標的、快躲開，別管閒事就能饒你的命，」此時，屋裏的柳夢龍早已躍出，如飛的般的快，如豹子一般的猛，吧的就奔過焦家兒子的一口刀，但他並不立即順手傷人，却先飛奔官眷住的那屋中，前去援救。

平常像個書呆似的柳夢龍，此時竟然勇絕倫，他撲進了這屋，此時屋中的燈已經點上了，有焦

家的那幾個兒子，還有別的人，強盜在這屋中共有四個，他們的刀都放在桌上的，炕上的，把他們的手騰空了，正在開箱子，解包袱，亂抖亂翻，劉太太就揪住一個強盜的胳膊，她的面色慘白，急得全身都亂抖，說：「你要什麼，我給你們，你可不能亂動！……」僕婦們哆哆嗦索的用被褥護住了小姐少爺，一點聲也不敢作，那大姨太太跑到炕的最裏首，張着雙手還在「暖呀」的驚叫，年輕的二姨太太却已被一個賊揪住了頭髮，她掙扎着，哭得已經涕淚交流，另一賊說：「把她捆起來！陳大爺說是要她，待會兒人來了，就把她帶走。」此際，柳夢龍就進屋來了，只見鋼刀落下，那揪着二姨太太的賊先慘叫一聲，立時躺到在地，其餘別的賊，一齊去抄傢伙，但柳夢龍的刀快手疾，「喀喀」又砍倒兩個賊，墮下的那一賊，脫兔似的逃出屋去了。但，外面的那焦老頭却兇狠的闖入，說：「保標的！你還敢在這地方賣弄嗎？」一口寶劍向著柳夢龍的胸前猛刺，柳夢龍應合的極爲巧妙，「鏗」的一聲就把他的寶劍磕開，他覺得手腕一陣發痛，趕緊向後退了半步，在這個當兒，他的那隻獨眼，就看見躺在地下血泊裏他那兒子，立時兇儀倍增，暴跳如雷，怒喊說：「你這傷我的人！……？」但還未容他及劍來拚命，柳夢龍就又一刀劈去，他退到外屋，柳夢龍追出去又是一刷刷兩刀，他一面急忙抵擋；一面退身又到了院中，「哈哈！……」發出一陣比梟鳥的叫聲更爲森厲的惡笑，大喊道：「保標的！你出屋來吧！我獨眼狼今天要跟你拚定了！」柳夢龍毫不畏懼，持刀自屋中走出，但他立即就護住了官眷住的這間屋的門，向強盜們說：「你們，今天算是瞎了眼！」

獨眼狼狠，老頭子又怒聲道：「你也不打聽打聽，三緝天都得叫我老大哥，這條道上誰不知道我！——柳夢龍說：「我就知道你是我同刀下之鬼。」獨眼狼撲上來，撲劍又刺，他的兒子三四個也一齊來前，但柳夢龍不退腳步，他只用刀一擋，只見刀光閃爍，那前面的傢伙全都近不得他的身，他並且揮了空，就探身向前，或是躍進一步，砍倒了一個人，急忙的又跳回來，他緊守住這屋門，一霎時，他又砍傷焦家的兩個兒子，那老頭子更暴躁了，他奮不顧命的上前來與柳夢龍廝殺，——這老頭子相當的利害，劍法狠毒，力也頗大，但他究竟攻破不開柳夢龍的刀法，寶劍劈來，刀總連住，雙鋒才進，必被攔開，柳夢龍並未把他放在眼裏，但似乎是有點不願傷他的老命，此際，那裏去遼原來還在院裏了，他拿着刀，可不幫助，只是說：「柳兄弟！快點！該怎麼樣怎麼樣，別耽誤功夫，他們是與中霸天勾着啦，說不定中霸天待會兒就來了人這就不能少了，那，可就麻煩了！」這時他又把柳夢龍叫作「兄弟」了，因為他想不到，如今才知道柳夢龍原來是一條英雄，這份本事，恐怕連金刀徐老年輕時也比不過，然而他可不向前，無論今天殺多少人，那都是姓柳的幹的事，他只要不幫助，就還可以得罪不了中霸天，他在旁邊嘖咕着，意思是叫柳夢龍別淨守着那屋門，再努點力，索性把這獨眼猶也叫他「嗚呼」，柳夢龍連理他也不理他，刀法仍不放鬆，身軀却也前進，他龍騰虎躍，展轉騰挪，展開了少林禪傳的三義刀，獨眼狼雖兇猛的招架，但漸漸的也就不兇猛了，忽然他又回身跑了幾步，一躍上了房，袞張遼就說：「追！」柳夢龍却收刀，「嘿」的笑了一聲，並不去追趕，眼看那獨

，只要從兩旁的高原，扯下幾塊大石頭，咱們就得車碎馬死，人也得完蛋，快走吧！……」當下緊急而迅速，但是夾溝中的風吹得更猛，行走很是吃力，他們才走到了溝的當中，忽然就看見背後有一羣人馬追趕來了，前面也同時發現了十多個人，將路攔住。

賽張遼這時可真大驚失色，他說：「啊呀！這可怎麼辦呀！不如……」他就向柳夢龍說：「我回去跟他說一這，追咱們來的這必是中霸天，我們也相識多年了，大概他還不能不給咱們點面子，……」柳夢龍却說：「還跟他說甚麼？往前走！都不要怕！」賽張遼說：「前面？你看吧！人可也一定不少光咱們兩個那行？好漢不吃眼前虧，事到如今，這個標咱們可保不住了，劉家的銀錢財物受點損失，那可就沒法子了！柳夢龍怒說：「你這叫保標的說的話嗎？拚着命也得闖過去，不用怕！中霸天現在要是找死，十分的容易。」他掄着鞭子督促着衆人，這時，把劉家的女眷和那些男女僕們，又都嚇掉了魂，趕車的趕騾子的他們倒並不太顯慌張，向來幹他們道行的，路上要是遇着強盜，他們就會躲在一旁不管，強盜是絕不傷害他們的，並且他們大半跟強盜本就認識，如今他在這前後夾攻的情勢之中，他們恨不得就停下來，來個抽手旁觀。可是柳夢龍掄着鞭不住的向他們抽，誰不往前快走就抽誰，「吧！吧！吧！吧！」鞦韆聲如雨點一般，並且亮出刀來，他的眼睛進出了兇焰，這時誰還敢惹他呀？不得已，只得都拚命的往前來，賽張遼也只得貼在一溝幫子，一催着馬往前行，並時時的張皇回首，說：「不得啦……」「車輪咕碌碌如滾雷似的聲音，地上又不平，幾次都險些翻了車，馱棺材的騾

子也要跪下，這時後面的快馬十餘匹眼看就要追上，前面七八個人個個手執刀槍也進了溝面夾截，溝上面真有石頭，還有大土塊，「擊！擊！」往下扔打，二姨太太坐的那車的車棚，就被一塊山高處落下的巨石砸塌了，車裏發出尖銳的喊叫，柳夢龍也無暇顧得去問，依然逼着趕車的往前去趕。此時，身後的追騎已忽喇的一聲，全都趕到了。

柳夢龍撥馬向後，將刀一揚，嘿嘿一笑的說道：「你們是幹什麼的？難道還想自討苦吃嗎？」——這十幾個騎着馬的盜賊爲首的就是中霸天鎮山豹陳袞後面跟着一些兇眉惡眼的人，其中就有昨夜逃走的那個獨眼狼，這老傢伙瞪着一隻怒火暴裂的眼睛，用劍指着柳夢龍，說：「就是他！就是他！」袞張遼在遠遠的直擺手，喊着說：「陳大叔！你先別生氣，有話咱們好講！」溝上面仍然往下扔着石頭，幸虧扔得還不算太猛烈，可也把袞張遼嚇得有好幾次都險些掉下馬來，柳夢龍却防得嚴，躲得疾，休想誰傷得了他，他一面用力比着中霸天，作迎殺之勢，一面還斜催馬向前去走，喝令那些車輛也依舊前進，不允停止，中霸天步步的往前追，同時傲然的，冷冷的問道：「小子！你叫什麼？……」——他直逼到柳夢龍的身後了，夢龍大喊一聲：「我就叫柳夢龍！」喊聲既出，刀隨身進，向着中霸天就欲中霸天以劍相迎「喀喀！鏗鏘！」刀聲劍響，兩匹馬幾乎糾纏在一塊，中霸天連迎了兩劍，却就現出力有些不敵，後面一個掄着斧子的賊，趕上前來剛一幫助，當時就被柳夢龍一刀劈下了馬去。中霸天劍又翻起，蹣跚的欲來，柳夢龍稍變刀式，四五回合，殺得中霸天不敢不向後退。柳夢龍是且

殺且走，精神十分抖擻，同時還催着那些車輛跟騾夫，後面的十幾個強盜因爲不敢太向前來，就反越來越離得遠了，一霎之間，將要來到了前面的溝口却又被前面的強盜截住了，這幾個却是虛張聲勢，亂舞刀槍亂嚷嚷。中霸天等人在後也齊聲大嚷：「別放他過去呀！」這時從上面的石塊，土塊，還有許多沙土，落得更多而且更猛烈，「咕嗵咕嗵」的亂響，洒下過騰起了烟霧，打了人的頭，迷了人的眼，柳夢龍却催馬又向前，鋼刀翻飛，殺得幾個賊一齊招架不來，當時有的被砍倒下，有的却回身便逃，柳夢龍又催着車夫。說：「快走！……」後面的中霸天等人却又追上，意把車輛圍住了。

這一次攔上來，羣盜首先把車截住，逼着要叫車上的人下來，他們好搶東西，但是柳夢龍已與中霸天相拚在一起，中霸天喊着說：「你們急着替那事幹嗎？不先把這小子結果了，你們搶東西走不啊！」於是羣賊又都來搶刀舞棍的向柳夢龍廝殺，那獨眼狼尤其兇狠，他下了馬，掄着劍就要趁着柳夢龍正在馬上與眾人拚鬥之時，他先把馬腿砍折了，使柳夢龍由馬上掉下來，那就可以大家一陣亂刀齊下，柳夢龍就不愁不變爲肉泥，但是他那裏曉得柳夢龍的武藝超羣，真有些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能，未容獨眼狼的劍砍在馬腿上，他的刀早刺在獨眼狼的頭上了，這老傢伙立時就是一聲慘叫，真比狼嚎還難聽，拔了劍倒在血泊裏了，中霸天與羣賊趁空刀劍齊下，但柳夢龍鋼刀如，招架自若，絲毫也不令他人得逞，此時，那些在高原上的饕強盜，還不住的往溝裏扔石頭，洒土，可是連他們自己人的頭打破了，把中霸天的眼也迷了，他也成了獨眼狼，閉着一隻眼，瞪着一隻眼，還掄劍喊說：「姓柳

的……倒吞今天咱們誰生誰死？……」柳夢龍的刀「颼颼」又向他砍，同時催着車輛再前進，這時衆趕車的因爲恐怕受誤傷，就也急着要逃出這道溝，拚命的，車「咕隆隆」，騾子「的得的得」，就往前緊行，那已經被逼下車的劉三男僕，又跟着騾子的屁股緊跑，離劉三越近越近，說：「別走！誰走要誰的命！」可是這時賽張遼也抖起威風來了：他是看出中霸天已然不行了，沒什麼可怕的了，他得圖幾手兒了，這也「沒麼關係」了，於是他也上手與賊來廝殺，柳夢龍與中霸天等賊且殺且走，衝開了刀劍重圍，和滿溝的飛石亂土，忽喇的一聲，他們全部的車馬人等就都闖出了這黃土溝，天地頓然開豁，車馬散開，人都緩了口氣，可是前面不到百步就是一道河，河裏滿結着冰，也不知冰薄冰厚，車馬不敢驟然向上去走，只有一座已經塌了半邊的磚橋！這不用說，必是那名字非常險惡的所謂「斷命橋」了，人馬還是非經如橋不可，此時，才到了橋頭，中霸天使又趕上。

中霸天氣喘吁吁的，滿臉是汗，沾着許多沙土，左臂上已負了傷，血水往下滴着，他身旁還有幾個夥計，可也都累得不像樣子，彷彿連傢伙也舉不起來了，都把驚訝恐懼的眼光向着柳夢龍來望。

柳夢龍從容不迫，手橫着染血的鋼刀，微笑着問說：「你們還不服氣嗎？」

中霸天喘了半天，才說：「姓柳的！算你行！你再把你的名字說一遍，我好記住。」

柳夢龍說：「柳下惠的柳，夢就是作夢的夢，龍，你知道吧？龍爭虎鬥，可惜你連狗也不如。」

中霸天說：「別罵人，今天我算認識你了，可是，你跟金刀徐老作買賣有多少年了？」

柳夢龍說：「我與他無關，早先並不相識，這次我不過是暫時給他幫個忙，中霸天！你也明白，剛才我要你的狗命，此時你就不能再跟我說話。」

中霸天發出來癡笑，說：「再見吧！反正這條路夠你走的，你要小心；咱們後會有期！」說畢，擦轉了馬頭，就帶領着他那幾個殘餘的盜賊，又往那土溝裏走去。

柳夢龍也不去追趕，車馬過了這座「斷命橋」，現在可只算是平安無事了，賽張遼却極爲憂慮，他現在不但不稱讚柳夢龍幾句，反倒不住的抱怨，說：「兄弟！你可真是個唸書的人，仁人君子，爲什麼能夠結果了中霸天的性命，却不斬草除根，還放他走呢？他這一走，可就沒完了！你不曉得這條道上共有三個霸天，他們有如兄弟，雖不在一處住，却簡直就像是一個人，你得罪了一個，就算把三個都得罪了，何況你又放虎歸山？等着吧！熬鬧的在後頭呢！我真後悔，這趟標就是保好了，我得的銀子也有限，可是我一輩子完了，一輩子休想再在這條路上走了！咳！……」

柳夢龍由着他說，連理他也不理，這時，不但劉家的女眷，僕人，對他加具欽佩，無話不從，那車夫騾夫們更把他看成了神人，他叫往那邊去走，就趕緊往那邊走，一點也不敢違拗。

查看了一番，這次在黃土溝裏過到，並沒受多大損失，只有幾位僕人叫石塊打得傷了一點肉皮，都不能算重，比較不幸的就是那二姨太太，因爲她坐的那輛車剛才被石頭砸壞了，傷了她的臉。

這位二姨太太，一路上就最爲人所注意，因爲她年紀很輕，貌又美麗，跟死者劉主事的感情尤重，在車裏，在店中，她時常的悲戚，她那哭泣的聲音，和那低的嘮嘮叨叨的訴說聲音，早爲跟着她的這些人聽慣了，每一聽她哭，無論誰，心裏也都得陪着她難過。尤其是賽張蓮心裏的感覺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今，一黃鼠狼單咬病鴨子，偏偏把二姨太太坐的那輛車的車棚打斷，又恰巧傷着她的臉，現在她的臉上還直流血呢，血合上淚，都在臉上結成了冰，她哭得更利害了，呻吟得更叫人心痛了。賽張蓮實在懊惱，他越發的着急，又拿鞭子催着那幾個車夫和騾夫，說：「孫子們！還磨蹭啦？還想再來一場，是怎麼着？快點走吧！人都傷了，快趕到泥溝鎮去歇一歇吧！」

於是車馬騾子就又向前緊行，又走了多時，方才到了泥溝鎮。

這個鎮市，雖然不算大，可是買賣店房還不算少，如今却也因爲年殘臘尾，蒙上了一層蕭索的景象。

他們找了一家店，這店裏除了還有一兩個害着病的，和大概是無家可歸的人住着，其餘的房子全是一空着，他們來了正好，先把這些房子全都佔滿了。

店裏的夥計們，本來都悠閒自在的專等着過年了，現在又來了這麼多的客人，他們實在不大歡迎，可是掌櫃的却喜歡財運正旺，賬都結了，又來了這麼興旺的買賣，豈不是財神爺保佑？那有拒而不納之理？再說，賽張蓮雖然這兩年沒大出來保標，可是，本來是熟人呀！

驟夫們，車夫們，亂哄哄的佔據了這家店，劉家的眾僕們，又催着給燒熱炕，打洗臉水。靈樞停放院裏，劉太太先命人換紙，帶着兩個姨太太，和小姐少爺又祭奠了一場，都揮了一些眼淚。尤其是二姨太太那滿面血淚，憔悴可憐的樣子，不能不令人生疑，其實這倒不用店家來打聽，車夫們和劉家的男僕，一進店門就都喘着氣說了，他們原來是剛在斷命橋那邊遇着了強人，強人並非別個，就是那中……陳大太爺。又幸虧有這位保標的柳夢龍武藝高強，才算掙出了虎口……這些事，大家七言八語的亂嘈嘈的一說，弄得店中的人全知道了，並且驚動了在這裏住着的兩位客人。

這兩個客人都在這兒住了好幾天了，都是女客，是母女二人，母親是有『肝氣病』，因為天寒，來到這兒就犯了病，女兒天天服侍着，本來是雇着騾車來的，前兩天把車也打發走了，看樣子，她們是要住到過年，才能起身。

如今，院中亂嘈嘈的忽又來了這些住店的，肝氣病才略微見好了一點的老太太，就很覺得詫異，叫來了店夥，問明白了一切的事因，她就很是生氣，說：「這還了得！這條路上的強盜有多少呀？真是太無法無天了，連人家作官的靈樞跟家眷都劫，也太胆大了！」那店夥就說：「老太太你還沒看見啦！一個年輕的太太，滿臉都是血，聽說叫強盜打的，傷的眞不輕！」老太太當時就動了惡心，呻吟着說：「咳！走路真不容易！鳳兒！……」她喚着她女兒的名字，說：「咱們不是雇着看包刀創藥了嗎？你快拿點給人家送去，告訴她怎麼上那藥，順便看看人家。都是出門的人，應當彼此照應

會，再說又都是婦道人家，誰並不是萬分無奈，誰能不好好在家待着？何必大年底的出門上路，受這偏苦！」

她的女兒——名叫「鳳兒」的這位姑娘趕緊答應了一聲，她跟她母親是一樣的熱心，立時從她們的行李箱裏，取出來那半包刀創藥，這藥外面是紅布包着，裏面還有三四層紙，她見是很寶貴的，她撕下一塊紙來，取出約莫一小調羹的藥麵，好好的包上，然後將那半包藥又重新收在箱裏了，她就拿着這點藥，說：「那麼，嘿！我就給人家送去了！」老太太說：「你給送去吧，看看人家再細問問她們老爺是什麼賣買的？由那兒來的？」

鳳兒姑娘走出房屋，這時柳夢龍正在院中看着店夥給他那匹馬對草料，旁邊站着兩個劉家的僕人，正在對他恭維的說「今天的事，要不多虧柳標頭，我們都不定怎樣啦！……」忽然屋裏面走出這麼一位姑娘，引得柳夢龍不禁扭頭來看。

鳳兒姑娘年在二十上下，梳着長辮子，這就說明她還是一個處女，沒有婆家，她長得是一個圓圓的臉兒，並不算十分的美，然而她的眉毛，鼻子，小嘴兒眼睛，安置得都十分恰當，尤其是她的一對眼睛，很小，如果一道縫兒，不笑也像帶着笑，——她也向柳夢龍看了一眼。

柳夢龍驀然感覺着驚訝，剛才在黃土溝遇見中禱天之時他都一點也沒驚訝，現在竟深深的驚訝着，把眼光盯在這姑娘的身上，他見姑娘穿的是玫瑰紫色的一件半長不短的棉襖，又肥又大，不甚好看

，下面露着一點青色的衫褲腳，青鞋上也沒扎着花兒，很小的，走路來，這就是使柳夢龍驚訝的原因，普通女子走路，必然是一扭一扭的，然而她，這個姑娘走路時不但不扭，而且顯出來十分的輕快敏捷，跟大腳的男子走路無別，腰也挺直。

她問唐影說：「那位受了傷的太太住在那屋？」正在喂馬的店夥說：「就在那間，北屋！」鳳兒姑娘說：「我們老太太叫我去看看人家，給她點藥。」劉家的僕人趕緊說：「我帶着您去。」

柳夢龍直用眼盯着、那男僕隔着窗向北屋裏先回稟，屋裏走出來了僕婦，客氣的將那姑娘讓進了屋，他心裏納着悶，轉首問店夥說：「這是幹什麼的？」店夥笑着說：「這也是在這兒住的客，只是娘兒倆，她……」低聲說：「小名叫作鳳兒，長得亦好看的？」又笑着，但是柳夢龍再往下究問：「她們是幹什麼的？以什麼爲生呀？」店夥却搖頭說：「那誰能知道？反正人家不欠店錢，也不欠飯錢，總共有辦法吧。」

柳夢龍的眼就此發直了，吸着氣，不住的尋思，進了他跟張遠同住的那間屋，坐在那炕頭就不住的發怔，也不再掏出那本書看了，套眼盪洗臉洗脖子，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並且換上了一件棉袍，他笑着說：「柳兄弟！你處有兩下子，我一見你面時，就看出來你是一位高人，要沒有你這麼個幫手，我也不能放心出來保這個檔，現在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柳夢龍並沒有理他，他又接着說：「可是，咱們這得商量商量，現在既已得罪了中霸天，咱們就算把三霸天全給得罪了，因爲他們三個人，就如

同是一個人、這個扣兒、就是想解也不行了、再往下走、不定還有多少事情要發生、怕也沒法子的了、咱們只好再想個主意。」柳夢龍、舊坐在那裏、看怔了。賽張遼就又芬芳嘴、說：「這個地方、泥窪鎮、可也不是什麼妥當地方、這裏有兩家店、一家標店、都是他們開的、咱們現在就是處在龍潭虎穴之中。」

柳夢龍說：「大概、們也不敢再怎麼樣。」賽張遼說：「咱們已經住在這兒啦、難道他還能夠進店裏亂殺一氣？不能、這兒也有個官廳、再說他還得留著這個地方、將來還敢買賣、在這兒住一天、到還可以安心一天、可就是別再走了、一走准得出事、」柳夢龍說：「那麼就在這兒多住幾天也不妨事、我現在倒不打算走了、」賽張遼一聽這話、覺得很是奇怪、「從冀州起身的那一天、柳夢龍無一刻不是催着走路、他要不是這樣、自己也許能夠跟中霸天再央求央求、就過去了、何至於如今、弄這麼大的仇兒？現在、他可又不打算走啦、好、就在這兒過年吧！他沒有害怕什麼的、我家裏還有一大羣老小、都等著撿錢回去、過年團聚呢、我在外面跟個個飄流着、算是怎麼回事呀？」因此又不禁皺起了眉、再看柳夢龍、似有點改變了、書是絕不看了、只坐在炕頭、揣着雙袖口兒發呆、又有發出微微的笑、不好！他好像得了痰迷症了、大概是跟中霸天拚鬥了一場、把他氣的。」

劉家的官家也傳來了劉太太的話、說是：劉太太同主意、因為二姨太太傷得那麼重、老爺受了驚嚇、也有點發燒、路上又這麼難走、索性多住幾天吧！賽張遼也沒有法子、好在先跟劉太太借了些錢

、花用倒還夠，只是趕車的知趕騾子的却又不大樂意了，他們說：「我們跟着他這兒住一天，就得多賠一天的開銷，難道將來送到了汝南府，還能夠給我們雙份錢嗎？」。

劉家的女眷在這兒住着，一切倒還覺得安心，尤其是同店裏住的這位鳳兒姑娘！她說她姓陶，人是溫柔而萬極了，她的藥也很有效驗，她親自用溫水將藥麵子和了，拿一塊絨布、慢慢的給二姨太太臉上的傷處敷上，那傷處、待了一會就止住了疼痛、真是「仙丹妙藥」聽鳳兒姑娘說：「這種藥、是我們祖傳下來的，現在，那方兒也丟了，因為我媽想着：出門走路、難免有些車馬閃失，所以隨身老帶着這種藥、可是也沒用過一回現在，恰巧真用着了，——出門兒的人，誰能夠不幫誰點忙兒呢？」。

陶鳳兒是這溫柔可愛，劉太太真喜歡她，聽說她的父親已故去了，只拋下母女二人現在是由北京到后易州去投她的舅父，所以她說：「可惜我媽病着，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好，要不然，咱們可只在路上車馬伴兒走。」——不過劉太太對公龜又有一點疑惑，她說她是自北京來，曾在北京住了多年，可是她的說話又沒有一點「京腔」，倒像帶着點南方的口音。

第二晚，一天天在冷景悶悶，到了晚飯後，他就在院子裏來回的走着漸漸天又黑了，看見那個穿紫緞的鳳兒姑娘，又往官太太的屋裏去了，那屋裏點上了燈燭，紙窗上可看見一個人的影子，分得清清楚楚一個是劉太太，那一個大姨太太，那一個是鳳兒，她們在屋裏所說的話，站在窗外也可以略

略的聽得出，娘兒們是真愛說話，也不知那有這麼些個說的尤其這鳳兒姑娘，她倒好，跟人家一見面就熟，一口一聲的叫人家，「大嬌子」，「二嬌子」，「三嬌子」。簡直的，畫眉，百靈，八哥也沒有她這麼能說會叫唧唧喳喳的；祇聽她說上了沒完，路上的強人多，常出事，又細問黃土溝、斷命橋，出車時適當情形，因此談到了；那姓柳的保標的、柳夢龍，多虧他……：「八這能幹……：「是嗎？那個是柳夢龍呀？就是那披着破皮襖的嗎？」。

柳夢龍聽了，不禁起了一點異樣的感覺，心說：「怎麼着？這個鬼丫頭還很注意我嗎？」此時天很冷，院中沒有別人，劉太太住的是「官眷的房間」分着裏外屋，裏屋一定是有火爐子的，所以人都擁擠在一塊，外屋却不但沒有人，連點燈光也沒有，柳夢龍就慢慢的開了屋門，邁步走入，輕得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兒聲音。

裏屋的陶鳳兒正在說：「保標的確實有本領大的，可是我看那姓柳的，年歲並不算怎麼大呀？人也不大有精神，他怎麼會就……：」說到這兒，把話突然截止，此後，便只聽劉太太叫二姨太太說話，陶鳳兒就再沒有聲音。

柳二姑與劉太太隔著一層單布的帳帘，裏屋燦火的暖氣兒都能捲到外屋，他本想再細聽聽，多聽陶鳳兒說幾話、不料——倒好像是人家故意不說給他聽了。

又待了一會兒，才聽陶鳳兒帶笑的說：「我該走啦！在這兒真待的功夫太大了！三嬌子還得養神

呢，明兒見！大簷十二簷，明天見！您可全別送！」劉太太吩咐僕婦說：「拿燈送送！陶姑娘你可慢點走！小心院子裏有冰，滑倒了！」陶鳳兒連聲的笑應着，她的聲音總帶着笑，真甜甘，還可以想象得出，她那一對小眼睛，這時一定笑得更好看了，屋裏的燈光移動，軟帘兒掀起，柳夢龍却趕緊就推開屋門，到了外面，並將屋門隨手帶上，毫無聲音，相信才由那裏間走出來的人也絕沒有看見他的影子，他到了院中只將身子一閃，並不往別處去走，等到屋門一開，陶鳳兒頭一個出來，他就猛往前用胳膊一撞，却不料並沒有把這姑娘撞倒，而並這姑娘連「哎喲」一聲也沒有，只跟沒有事兒一樣，柳夢龍不得不閃開兩步了，屋裏射出來一片燈光，僕婦執着燈在門檻裏說：「陶姑娘你可慢着點走！」鳳兒姑娘笑聲說：「不要緊，你回去吧！」說着，輕輕的跑着跳着，就回轉到自己屋裏去了，這裏門也掩，燈也隱。

柳夢龍反覺着自己撞人的這隻胳膊有點麻，心中不但納悶，簡直的有點發瘋了，站在院當中呆了半晌，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就回到屋裏，依舊一句也不說，掏出那本書來，就着微弱回燈光看着，可是也看不下去，賽張遼柳在旁又悄聲說：「雖說咱們住在這兒，算是穩妥了，可是今夜也得小心一些！柳夢龍只是微微冷笑了笑。

今夜，柳夢龍確實不像一往那麼故意的粗心大意，滿不在乎的樣子了，他們把屋門閉得很嚴，睡覺的時候也把刀放在身畔，他又仿佛中了魔似的，一會兒就要坐起來一次，並且自言自語的說：「怪

呀……一賽張遊好着慌了，說：「兄弟：你是怎麼啦？事情既走到了這步，咱們只好拿命換吧！我看上天顧下天，難知這了你的武藝，也不能不先將的一點就再二次上，你還是沈着點氣兒好！」他不知道柳夢龍的心事。柳夢龍也不對他說。

在這店裏連住了兩天，天已晴，氣候彷彿是有點是溫暖了，二姊太太臉上時傷，被那藥治好了，簡直就算是好啦，車夫騾夫們全都說：「我們不能在這兒白耽擱着，再就擱着就連褲子都沒有了，你們要是再不走，就把應當給我們的錢，先開發給我們，叫我們先走，你們再去另雇。」實在，現在已沒有什麼再在此處停留的理由，劉太太也顯露動身，因為小姐爺也沒有什麼病，賽張遊雖是對於前面的道路還很担着心，可是也不能說不走，他真一個一個的囑咐着：「從此走路，更得小心，什麼都得聽我的話！」柳夢龍雖然也在備馬，可是他的眼睛不住向鳳兒住的那間屋子去望，待了不大的功夫，那鳳兒姑娘就出來了，身上仍然穿的是那件紫棉襖：「這麼年輕的姑娘，穿着這件衣裳，可是太叫人笑話，簡直像是個鄉下丫頭。」不過，陶鳳兒今天還算是特別打扮了打扮，在鬢邊插着一枝絨花，是一隻紫色的鳳凰，花已有些舊了，手工也做得不大精細，絕不是京中著名的「花莊」出品，然而她戴上，還自覺得「性美的」似的，不住的眯縫着兩隻小眼睛笑着，腰兒挺直，腳兒很快，一陣風兒似的就進了劉太太的那屋，又待了一會兒，劉太太等人往外走的時候，她就笑着相送，她跟那二姊太太雖才告得的交待了兩日，可是感情深極了，如今分別，彼此都十分的捨不得，二姊太太直流眼淚。

，陶鳳兒却仍是那樣似笑不笑的她一直送出了店門口說：「再見吧，你們一路平安！少傷心，往開裏想，等我媽的病再好一點，我們也就要走了，路過汝南府的時候，我一定去看你們，再見吧！……」她並且等着二姨太太上車之後，她就將發滋插的那枝紫鳳摘了下來，插在這輛車的車圈子很顯眼之處，也不知什麼意思，因此又更令柳夢龍生疑。

最可疑的是這個姑娘，這麼態度，又能說會道，不避生人，可是店家，車夫甚至於三騾子的都一點也不注意她，好像都認識她似的，她這枝絨鳳插在車上，那趕車的還給一條細繩兒綁得牢固了。似乎寶貴萬分。

待了一會，車，馬，連同靈樞，就又蹦蹦的往前行了，陶鳳兒站在那店門前，將手兒高高的搖動着紫色的絹帕，這裏，二姨太太也隔着車上的玻璃，向那邊招手，現在這小家婦坐的車，已不是被砸壞的那輛了，趕車的也換了人，這個趕車的是個老頭子，一幅死臉子，彷彿誰也瞧不起的，可是他就寶貴他車邊插着的那枝絨鳳，時時的扭着頭去看，惟恐掉下來，柳夢龍一生氣，又回頭看看，陶鳳兒還站在那店門首了，他就掄鞭子一抽，說：「要這東西幹嗎？」當時就把那枝絨鳳拋落在地下，急得那老趕車的說：「哎呀……」他彷彿要跟柳夢龍說，趕緊住了車，下來，彎着腰，小心仔細的將絨鳳拾起，又寶貝似的插在車上，用細繩兒綁得牢牢，他又用眼瞪了瞪柳夢龍，可是一句話也沒有說。旁的人也看見這種情形了。全都似是默然的了解，而各個都不加一詞，一真怪！——柳夢龍向所有

的車夫驢夫都冷笑着，回首又看看，那陶鳳兒回店門裏去了。

柳夢龍用鼻子哼了一聲，說：「弄得什麼把戲！」。

賽張遼是根本對這些小事不加注意，尤其是小姝姑坐的那輛車，他雖是時時的想着，可是他總不願意用眼去瞧，因為他是正經的標頭麼，就得有個「君子人」的樣兒，要是淨惦记着人的女眷，那還成什麼人？這種名聲，若是傳出去，以後更沒有請他保標了。——因此，他基本就沒有注意到這輛車上的絨鳳，小小的一隻絨鳳，在寒風裏顫抖着，隨着車馬南行。才行了不到十多里地，忽然就見面而有一羣黑壓壓的怪獸似的東西撲來，並盪起來了數丈多高的塵土，滾滾的越來越近，這裏的賽張遼首先嚷嚷說：「不得了來啦！來啦！一定又是三霸天他們！快！柳兄弟快準備着，到了時候我先跟他們講江湖話，等到話講不成的時候你再上手……」哎呀……」他瞪圓了兩隻眼睛向前去望，於塵土滾盪之中，他看出了來的騎着馬的人足有廿多個，他就不由的吐舌，說：「我的爺！來的還真不少呀！」。

嘩的一聲，就如同是潮水撲來，來的是二十多匹馬，馬上個個都是強悍的小夥子，刀，劍，鉤，斧，全都帶着，不用說，當然是中霸天的夥計，是這一帶的強盜了，驢子跟車馬，此時全都停住，車上坐的人莫不渾身亂抖，賽張遼此時，竟連一句「江湖話」也說不出來了，並且躲到那靈柩的後邊，柳夢龍却絲毫不顯得害怕，他一馬當先，向前面的這批人說：「喂！你們要怎麼樣？難道是中霸天還不死心，還叫你們也來會會我姓柳的嗎？說話時，他就亮出來鋼刀，準備再來一場比黃土溝斷命橋

更爲兇狠的斷殺，對面的羣盜也都亮出傢伙來了，雙方正要交手，忽然，他們像是看見了一件東西，使他們非常的感覺詫異，而又有此畏懼，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彼此就交談了幾句，彷彿是商量着辦法似的，柳夢龍在這裏以高傲的掄刀說：「小輩們！上前來吧！人來得越多越好，我非得打平了這條路，叫你們上霸天，中天霸，下霸天，以及一些小霸天、都認識清楚了，我姓柳的，來！……」對面的二十多個人忽然一齊的撥轉了馬頭，一句話也都沒說，只聽蹄聲，「踏踏踏踏……」雜亂得有如暴雨，煙塵如一遍雲霧，又向南邊飛滾去了，這羣強盜真是突然其來，倏然而去，他們到底是爲什麼來了，又走呢？這連張張遼都有些莫明其妙，心裏更欽佩了柳夢龍，可是柳夢龍也顯出十分的驚訝，只見那個給二姨太太趕車的那老車夫，又用條細繩兒，把那枝紫色絨的屜鬚的鳳凰花兒，又在車上綁得緊了緊，臉上平淡極了，沒有一點表情，柳夢龍又哼的冷笑一聲說：「什麼鬼把戲？」收起來鋼鞭，又揮動着鞭子說：「走！快走！走！」。

於是車馬驟子靈敏，就追着眼前的那羣強盜，煙塵的尾巴，又向南去，柳夢龍越發的意態高昂，趕車的可都有些趕不前了，說：「還往前去撞撞，那不成心找麻煩嗎？」。

英俊的柳夢龍，他披有大皮襖，頭上扣着一頂金盔，鋼刀插在馬鞍旁，傲笑如恆，毫無畏縮，並且時時的回首，看那枝頸頭在車旁的沙小的絨花紫鳳，他就像跟這賭氣似的，拚着命的向下走，過着車輪碾下不平的地帶走，走，一咕噪咕噪，一得財得財。緊緊的走，漸漸的看不見那的煙塵他還

不歇，喊着說：「快進……」

賽張遼覺得有些騎不動馬了，他這時也拿定主意了，反正這次保鏢，自己雖沒栽跟頭，可也險確。——這也——這也沒有一點也沒露，風頭都叫柳夢龍一個人給申了，說不定連那小寡婦的心裏都佩服他。——這也沒有什麼，不如我就趁此排手讓位，再遇見事，我也給他來個袖手旁觀，只要我不太得罪那兩天，那就不但性命可保，以後還能夠有飯，柳夢龍要真是武藝無敵，將三霸天個個打敗，拿過來的江山，那也不錯，可是叫四海通標店的買賣鼎盛興隆，我、徐老樹的，連小長蟲也不是不能沾光的？

於是，柳夢龍是奮勇當前，他就故意在後。

強盜的影兒此時倒是沒瞧，路途却更形險惡，淒涼的大道，連人影都沒有，莽荒荒的田野，幾乎連狗也不見一隻，村落更都爲遠山，高原給隱蔽了，風兒「呼呼」的吹着，天色漸漸的沈着，路又越走越迴曲，窄狹，而且坑坎不平，簡直——若不——信任這幾個趕車的都是這股熟路上的老手，幾乎就不明方向。——車上的劉太太令僕人傳着話，說，「天大哪快嗣了吧？先找個地方吃飯吧？」賽張遼說：「眼前沒有市鎮，只好走一走再說，」心裏即在長歎，暗道：「我不但希望着吃飯，我簡直是盼着睡覺，盼着交標了！」

說話之間，仍然不住的前行，又向南行了忽然之間看見，「這可糟啦！」眼前的路已經被一羣盜賊橫馬持刀，嚴密的橫住，齊聲向着這邊怒喝，說：「站住！站住！別的我們什麼全都不要，只叫姓

柳的——柳夢龍，跟我們走！」。

柳夢龍此時面不更色，大聲的說：「行！虎穴龍潭，刀山油鍋，我也跟你們走一走，要怕的，不是好漢！」衆賊說：「走！走！」說着一齊掄着傢伙撲奔他來，柳夢龍却橫刀怒目的說：「叫我跟着你們走倒可以，你們若是敢上前，來侵犯我，那可是自找死路！鋼刀「刷」的一掄，衆賊一齊退後，卻不敢上手，柳夢龍又問說：「往那裏去？先把地方說出來？」一個賊就向西面指着，說：「那邊，段家堡，」柳夢龍又問說：「什麼人，想要見我？也先得說出他的名字，我看值得我就去不值得，要是你們這些人，那還不如就在這兒廝殺一場呢，省得累着了我的馬，」對面的賊人，有個就說：「啊！姓柳的，你這小子還怪有架子的！告訴你吧！就是西邊段家堡的青毛豹段的大老爺，他要會會你！」柳夢龍微笑着，似乎納悶的說：「青毛豹？又是怎樣的一個手賊？」這時賽張遼已來到了旁邊，他說：「青毛豹，就是上霸天的外號！」言下，他帶有恐懼之意，柳夢龍笑着說：「這還罷了！我這次跟着標出來，就爲的是要打服三霸天，前天我已將中霸天打了，但打得還不帶勁，因爲他還是個中常之輩，現在上霸天既來講我，這很好，我要去看一看他畢竟什麼上流之才！可是……」他指着這些車馬；馬說：「我跟你們去，我這裏的人可不許你們欺負？大衆賊說：「那還用說？現在我們頭一個對付的就是你這小子，把你平付了，別的都好辦，」柳夢龍哼了一聲，說：「好！我就憑你們去對付！」賽張遼說：「你先得着標往前走，決不到晚飯的時候，我一定趕上你們，」賽張遼聽了他

這話，不由得暗暗的吐舌頭，連點聲兒也沒答應得出來，當下，這裏的趕車們，趕驢子的，連坐在車裏的人，齊都心神緊張，瞪着大眼，看柳夢龍騎馬，大大方方的就跟着那二三十名強盜去了，如一窩蜂似的，越飛越遠，漸漸的只見遠處有一些小黑點兒，霎時便爲遠處的松林所掩沒了——這裏，賽張遼却又打起精神來了，他就吆喝着，催動着車馬前行。

此時，柳夢龍已經被那些賊人擁着而到了段家堡。

段家堡這裏的地形十分的險惡，前面是平曠的土地，田畝都很少，人家住戶更是絕無，大概也是沒有人敢和上霸天作鄰居，在這曠地上若有二三百人刀兵相拚，也不至於覺着地方窄狹，後面是一座山坡，高高的，好像一座城，上面亂雜雜的生着無數的松柏樹，和許多已經落了葉的樹木，枝隱藏在薄霧之中，上面還像是有房屋院落，並且住的不是小戶人家。

上霸天在這個地方建築宅子，可謂是「適得其所」。他在這裏作什麼壞事，也不易爲外人知道，外人——三十個五十個的也未必就敢來，更不用說是單人匹馬，這地方是豹子窟，毒龍穴，甚至地下的石頭，土坑，都有點萌露着殺氣，柳夢龍隨緊賊到這裏，那坡上更有十名手持刀槍棍棒的人跑了下來，齊聲大喊着問說：「來了嗎？那姓柳的小子來了嗎？」柳夢龍催馬趕前，一手掄刀，一手拍着胸脯高聲說：「柳夢龍就是我，上天霸，姓段的？什麼青毛鬚青毛狗，快出來見你的柳大爺！」有個人就過來說：「你先下馬！你先下馬！段大老爺在深裏等着你呢，你騎馬可不能上去！」柳夢龍一看

，這個土坡果然是很陡，並且向上去只向一蹬一蹬兒的就着土坡挖成的「台階」既狹而且彎，騎着馬確實是不大容易上去，於是柳夢龍一躍身就跳下馬來，馬得的往旁邊跑去了，他即手裏鋼刀向坡上就跑，那個人反倒在後面，大聲喊着說：「追喂姓柳的！你慢着走！我們帶你上去，媽的你倒是慢着點，耗開什麼，」柳夢龍却不聽這一套，他也不管上面有什麼，他的腿快，腳健，身子如飛，一跳就是四五級，猿猴一般，豹子似的，獨自就上了山坡，又把那些人掉在下面了。

這山坡，樹木環繞之中，就是上廟天青毛鴉新蓋的房屋，房屋高大，一層一層的不下百餘間，高懸盡用虎皮石疊成，大柵欄門，是鐵的，上面竟敢用塗着硃砂色桐油，釘着大牌字，上寫「俠義堂」哈哈這此爲霸一方的強盜，竟然也自稱爲俠義，他門前站着的也有七八個都有像貌癡惡，手執利刃的強壯的漢子，齊喊着：「先扔下你的傢伙，才許你進門！」。

柳夢龍就含着笑把手中的刀「噠噠噠」的一扔，飛起了很高，落在地，有個小子趕緊縮頭，恐怕刀掉在他的脖子上，及至刀落於地，他就丟拾了起來，柳夢龍却笑說：「我出來時，原就是什麼也沒帶，這口刀還是從個眼狼的兒子手中搶過來的，好男子，真本事，不必非得手裏有傢伙，」天我空着手，也要按着上那大脖子，叫他給我磕頭。」說時嗖的一躍，他就跳上那半開着的鐵柵，然後就跳到那裏，這裏又有五六個小子刀槍齊透，向着他打來，柳夢龍不徒手相迎，只見他身軀疾速的跳躍，敏捷的閃閃，那傢伙都休想近得他的身，他並且拳飛腳起，「乒乒乓乓」打倒了三個人，又躍過了

兩個，然後他將大皮襖一甩，扔在地下，一跳就進了二門，二門以裏是三門，這裏有四個人全都使着長槍，一齊向他猛刺，他疾忙閃身，四桿槍却分前後左右將他圍住，他雙手疾快的去奪槍，「吧」的就被他奪過來了一桿，他却不用槍尖去刺人，只將槍桿舞起，「吧吧吧」向幾個人的頭上亂敲一氣，這時又由裏院出來了兩個人斧鉞鉤叉，一切的兵刃全都拿着，也都蜂擁而上，柳夢龍用單刀招架，七八個回合，他將這幾個人又打得落花流水，但他也覺得有些累了，頭上的汗涇涇流，他將將帶着的破毡帽也摘下，向着那些人慕然的一拔，那些人本來就已打得眼花了，忽見飛來一物，他們不曉得是什麼暗器，吓得一齊後退，有個人被人一撞，竟「撲」的一聲坐下了，摔得屁股生疼，及至察覺出飛來的乃是破毡帽一頂，柳夢龍此時早已闖進了三門，三門之中，院中相當寬廣，而地形稍爲坡陡，所以顯出北透的房屋蓋得特別高大那屋裏已有五六個人走出，並有七八個人全都持着大刀，長槍，快斧，利劍，森森密密的保護，柳夢龍躍到院中，先緩了一口氣，又將雙袖挽起，然後就昂然的站立，揚目一瞧，却見這幾個人之中，就有那個曾在黃土溝斷命橋與他大戰過的——中驍天。

柳夢龍笑道：「原來你又來到這兒了？好！大概那一天較量的結果，你還不太服氣，今天無妨再來，先得說明白了，你們現在是要一齊上前，還是一個一個的來動手？是比拳腳，還是動傢伙？都隨你們挑，是柳某無不奉陪。」

中驍天鎖山豹陳袋，一隻左膀子那天本來傷得不輕，今天他是不能動手的了，他對於柳夢龍的單

身奮勇來此，連闖進了防守森嚴的三道重門，是更加着驚訝，而且更爲忿恨，他的兩眼都瞪紅了，把柳夢龍看了又看，他露出的那隻大牙，也在緊緊的咬着，仿佛恨不得將柳夢龍一口咬死，才甘心的。

在他的身旁，一個全身上下都穿着淺灰色的緞子衣褲，繡着黑鱗，上面還嵌着小玻璃鏡靴子的人，這個人特別的闊綽，全身都發着光，左臂上且載着一隻粗笨的金鐲，而且他腆着胸脯站在正中，不用問，這就是上竊天青毛犴校成恭了，他的身材雖略低，而精神確比中竊天爲髮爍，體格也健強，年紀雖未必到五十，鬚子可長了滿臉，兩隻眼圓瞪着，態度倏然，仿佛並沒有把柳夢龍看在眼裏，他就說：「姓柳的，你先別吹，你既然敢來到這兒，總還算是個好小子，可是我們兄弟在這條道上二十多年，就沒聽說過還有你這個姓柳的，現在你先道出來真名實姓吧！」柳夢龍拍着胸脯說：「太爺就叫柳夢龍，難道爲你們，我還改名字嗎？」上竊天校成恭又問：「你是在何處學藝？你的老師是誰？早先你是幹什麼的？那裏人氏？」柳夢龍冷笑道：「這些、你問不着，因爲我這次來，就是要教訓你們三竊天，你們作的惡太大了，不義之財發的也太多了，良善的人受你們的欺凌，損害，霸佔，搶劫，都無處伸冤，我現在也並非專爲四海通保標，並非專爲保護劉主事的靈樞和家眷，我只是要剷除了你們，先給你們一條路：叫你們改悔前非，莫再欺人，並將你們的不義之財去施散給孤獨鰥寡，殘廢貧病之人，在此好事，籍贖前愆，如若不然，待到我交了標回來，必定一個一個要你們的性命！」上竊天校成恭聽了這話，不禁狂笑得前仰後合，說：「哈哈，想不到你還酸溜，會撰這一大套文！不

用你說了，小子！你大概也不知道我們弟兄都是幹什麼的？三霸天，這此個名號得來不是容易，財也不是偷來的，搶來的，都是各處的朋友奉送的。——你看着眼紅嗎？……」此時前後院的人都擁集在這裏，只見四面都是兇徒似虎，刀劍如林。

柳夢龍此刻真如陷身在狼羣虎窩裏，他自己却什麼也沒有，——兩手空空沒有刀，頭上只是不光的辮髮，皮襖也脫去了，穿的只短衫褲，袖子全都破了，露出來胳膊肘，然而別看他這個窮樣子，他却一點也無畏懼，擦擦臉捧的立刻就要與這麼多的手執利刃的兇徒惡漢來相拚。

上霸天青毛猢猻成恭，畢竟是個「老江湖」他看得出，這姓柳的決不是個平凡之輩，來歷一定不小，他即敢來，就必定有把握，如果喝令一聲，一齊上前，那不但無用，——不是這些人都得被他一個人打了，就得眼真着他飛躍而逃，抓住他都不易容，——對於這樣的人，不得不另想辦法。

於是上霸天青毛猢猻點點頭，掀着他的大鬍子。哈哈而又大笑兩聲，說：「有你的！這麼幾年，我還沒有見過你這好樣兒的，既然如此，我們更不能倚眾凌人，把名聲傳出去，竟說我不講理。你須知我姓段的也是一條堂堂正正的好漢，不然混不到現在這樣。」

柳夢龍說：「怎麼個認識方法，你就說吧？」

上霸天青毛猢猻說：「當然是比武嘍！你。」

投過名師。受過幾年的傳授，在江湖

率向柳夢龍擊來，柳夢龍却趁勢托住他的右腕。卻又向他肚腹踢去，這傢伙還想抄柳夢龍的腳呢，可惜他的手太笨，沒有抄着，肚子却吃了一腳，他竟站不住了，「嘍呖」的一聲就坐在地下了，這傢伙雖名爲鐵頭羅漢，屁股却嬌嫩無比，捧得他不住的皺眉裂嘴，他真念了，雙腿一挺，又站起了身，拔出了一對板斧，輪動向柳夢龍就砍，柳夢龍身軀疾閃，又轉在一邊，將他的右臂又按住了，他把左手斧子向者柳夢龍狠劈，這時候上霸天那邊又躍過來了兩個人。柳夢龍却先閃身避斧，同時已將鐵頭羅漢右手裏的那隻斧子奪到手內，以斧敵斧，「噠」的一聲，鐵頭漢就覺得手腕發麻，那躍來的二人，都是手執單刀，飛如雪片，分左右來取，柳夢龍以短斧相迎，三四個照面，也就將其中的一個連手指頭帶刀全都砍落，痛得這個人亂叫，直甩手，手上的血點都甩在柳夢龍的身上，柳夢龍仍然揮動，短斧，抵住二人，那邊又有一個使長槍的人喊了一聲也跑過來，「梨花亂點頭」，槍尖向柳夢龍的咽喉就刺，柳夢龍急撤身退開，讓過了槍，身子匍匐着，以斧反向這人進取，這時，可是使長傢伙的人要吃虧了。

第三回

獨打上霸天鷄羣顯鶴
重逢紫鳳女愛裏添仇

這個使長槍的人，竟抵不住柳夢龍的短斧，他慌忙退身撒槍，柳夢龍却又向前逼進，此時旁邊的鐵頭羅漢和那使刀的人，仍在左右夾攻，柳夢龍一個人鎮住了三面，漸漸，由是抄了一口「青龍翻月

刀」用手一捏搖，刀上的環子唧唧的發響，他就說：「先住手！先住手！三個人打他一個，他就是輸了，也決不服氣，還得叫他說啗段家堡欺負人，來！讓我獨自鬥一鬥他，你們都不准幫助！」柳夢龍心裏不住的發笑，暗想：已經叫人跟我亂打了半天，況且，我使的只是這一把斧子，你却抄起大刀來，這分明是想找便宜，好維持住青毛獬上霸天的名氣？好！來！在上霸天尚未走近之時，柳夢龍却先掄斧子奔向那個使單刀的人，這人急得說：「怎麼！你不敢跟段大老爺去打，却又找我來？」把刀亂掄，柳夢龍一面以斧子壓住他的刀，一面就去抄他的手腕，其勢靈快，當時就把這個人的刀奪到手中，有單刀在手，這就是他最合式的傢伙，那隻笨重的斧子就用不着了，遂就高高的拔起，仿佛飛起來一件，「法寶」似的正向那中霸天飛去，中霸天鎮山豹本身因爲一隻胳膊受了傷，他不能上前幫忙，眼看着柳夢龍如此的悍勇，旁人都鬥不過他，正在着急，不料這柄斧子又從半空飛來了，吓得他疾忙向後去退，幾乎喊叫出來，幸虧斧子落下來「吧」的一聲掉在地下，離着他的腦門子不過二寸，「好危險哪！」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這時只聽「噹！噹！噹！」上霸天青毛獬舞起了大刀，已與柳夢龍的單刀鬥了起來，大刀的把子長，分量又沉重，上霸天本來頗有力氣，所以舞動如飛，一刀緊一刀的劈去，他很容易佔取上風，但是柳夢龍使的刀雖短，然而運轉靈利，身軀敏捷，上霸天的大刀竟有些尾大不掉了，中霸天在旁不但自己已出了一身汗，還時時爲他的老大哥上霸天捏着一把汗，越看越不行了，柳夢龍的刀法已竟展開，看是神出鬼沒，變化百出，上霸天的人刀簡整的亂抖起來，累得連鬍子

都沾着汗珠。

中霸天鎮山豹陳哀一看要替，他就大聲喊嚷說：「你們！還不快些去幫助！還講什麼單打單個！先下手的爲強，把這小子結果了再說別的！」當時，圍着柳夢龍的人，一聽了他的吩咐，當時就亂舞刀槍斧棍，四面八方的同時上前，將柳夢龍團團的圍住了，那中霸天的威風陡起，大刀疾掄，說：「不必要活的，把這柳小子砍成爛醬就行了，小子們使點力，別怕他！」四面的傢伙一齊上前，柳夢龍單身孤掌，實在就有些顧不過來了，但他毫不氣餒，刀法較前更爲急快，一口寒光閃閃的刀，化成了一道白氣，迴飛宛轉，緊緊的護住了身，使身形與刀光分不出來，而且疾快的前進，旁邊的賊人「吱啣」「咕咚」當時就又被傷摔倒了三四個，中霸天拖着大刀也趕緊跑到了一邊，這時柳夢龍就奮往前躡，他的身子有如白鶴，那口刀就如同是鶴翹羽，飄然的，也不知是怎樣的一騰身，竟跳到距地約有二丈的北房上了，下面的賊人一齊喊叫：「他上房去了！」中霸天與中霸天齊聲喝喊：「追他！別放他走了！」柳夢龍却站在房簷上橫刀微微的一笑，然後轉身，步履着屋瓦就走，他在房上，如履平地，由房跳到牆上，由牆又越過了屋脊，行走如飛，竟向前院去了，這裏中霸天青毛狼，依然不肯罷休，他們雖都是幹了江湖多年，上房的本領不是沒有，然而如今看了柳夢龍人家這「飛簷走壁」的身手，他們就覺出不行，要是追到房上去，一定也是吃虧，所以沒有一個敢上房的，只在下面隨着追趕，柳夢龍踏着房瓦出了三門二門，他們也就在下面搖槍舞斧，亂吵亂的跟着出一去霎時柳夢龍已經到了

大柵欄門外，就由牆上飛身跳下，手掄着刀說：「再來！再來！」上霸天怒喊道：「你既然來到這裏，我焉能還放你走？」手掄大刀，率領衆人，趕過來又相廝殺，柳夢龍却一面用刀抬架，一面退身便走，眼看來到了那通着坡下的土路之上，他將身站住了，翻刀再與上霸天生死的相拚。

他與上霸天拚鬥，此時刀法益爲緊張，兩三合之後，上霸天就手慌腳亂了，他却尋找了個破綻，刀向上霸天的右臂斬去，腳又抬起來一踹，當時，上霸天的臂就受了傷，把他的大刀，「噹啷」的一聲撒了手，身子同時也扒在地上，柳夢龍趁勢兒又一腳，就將個青毛氈踢得像一圓球，咕碌碌就由斜遞坡的土道滾了下去，衆賊大驚，刀槍齊向柳夢龍來，柳夢龍也將身向下跳，這股土道上的確兒不下三十餘級，但他只消兩三跳就跳下去了，此時上霸天青毛氈跌得已經不成樣子，坡下原也還有幾個他的人，趕忙上前攙扶，才把他扶起，柳夢龍就飛下了土坡，以刀揮退了這幾個人，他就將上霸天一把抓住，上面的羣賊也紛紛的齊追下來，還沒有再動手，上霸天就先怪喊着說：「別！別！……：……忘八蛋們你們都退後！這是成心要我的命嗎？」喊聲就不住的呻吟，柳夢龍又用刀向上霸天的脖子「嚇」的蹬了一下，把個上霸天青毛氈吓得渾身亂抖說：「朋友！咱倆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何必……：……。非要我的命不可？你要怎麼樣，請說就是了！」這時土坡下那些人幾乎全都下來了，只是沒再見中霸天陳袞，柳夢龍就說「先把我的帽子，皮襖，刀，馬匹，都還給我！」於是上霸天趕緊吩咐他的那些人，趕快把那此東西找着送來，頃刻之間，把柳夢龍剛才拋下的那毡帽，破皮襖

和在焦家奪的那口刀，在冀州租的那匹馬，全都送來，柳夢龍這才將上霸天撒手，一面戴着帽子，披上皮襖，接過來單刀，就向上霸天說：「我柳夢龍只願在江湖間行俠仗義，從來不願傷人，你跟一霸天本來都死有餘辜，但我仍然饒恕妳們，望你們趁早改悔前非，連你手下的這些人都算上，從今以後，必須作個好人，若是不然，等我到河南交了標之後，還要到這裏來，那時如再看見妳們的行為不改悔，可沒有別的說了，我必定將你們這些強盜，個個剪除！聽明白了沒有？」上霸天只是氣喘吁吁，臥在地下，連連點頭，並加着連聲歎氣，旁邊的一些人雖還各執着刀刃，却莫不呆如木鷄，就眼望着柳夢龍上馬，飛也似的馳去。

但如今將上霸天已打服、所謂橫行江湖的「三霸天」原也不過如此，這條路上可以永遠無憂無慮了，現在柳夢龍唯一的就想快些追上他們的標車，原想這時賽張遼等人往南至多就走了十來里地，不難追上，却不知道，他在段家堡的那場廝殺，已經就誤了不少的時光，而且無論他是怎樣的精神充足，現在也不免感覺着有點累了，不能夠再催馬速行，又加上天氣轉為陰霾，一片一片的飄揚起了雪花，北風吹着後腦杓，大皮襖都禦不住這寒冷，冰雪的大地之上，一望無邊，崎嶇的小路上連條車影也沒有，柳夢龍就不禁心慌：「怪呀！他們可往那兒去了？」

他心急，依然往南去緊追，追了有十多里地，依然沒有追上，馬却累得跳不動了，他也不住的氣喘，心裏越發的焦急，暗想：「莫非，他們是又出了什麼事？或是又投了村落，歇下不走了，賽張遼

那個人是胆怯而無主張，他可能夠這麼辦！」柳夢龍是既狐疑，而且生氣，沒法子，只好潑回了馬頭，再向北而慢慢的走，此時雪越大，風把雪花都吹在他的脖子裏，臉被凍得也幾乎失去了知覺，他看路旁的村落在很少，而且零零散散的至多不過是三家兩家，絕不像能容他們那大隊的車馬，騾子和靈柩，不必去瞎找，他們必然不會到這些人家去投宿的，那麼？……………他們到底是往那裏去了？」於是柳夢龍就將馬騎到較高的一個地方，在亂雪下，縱目向下去望，望了好大半天，驀然間他看見偏北的大道上，有一輛騾車，却是停在那裏，一點也不動，他就吃了一驚，猜着必是他們又遇着劫了，只賺了這一輛車不知怎麼逃到了這裏，或者是別的車都已逃走，只有這一輛被打殿，在這裏停住了，他當時就疾忙飛也似的車馬向前馳去，少時就來到了臨近，果然拉這輛車的騾子是跪在地下，趕車的在旁邊用鞭子狠抽，說：「哦！哦！唔！唔！」無論怎麼使力，騾子可也是站不起來，——雪落滿了車棚，騾背，和趕車人的皮帽子。

這輛車是很新的，新木頭的車輻子，新藍衣做的車棚子，車圍和車簾，車簾垂得很嚴密，四邊都有紐扣，坐在裏邊真可以覺不出來透風，這也不過這車裏坐的是什麼人，因為車裏的人根本就沒下來，也沒有說話，車簾裏雖嵌着一塊玻璃，但從車裏若往外看，或許還有用，從外面要是看車裏，真是很難，柳夢龍這時也失望了，這輛車根本不是他們的標車，趕車的更一點也不認識，問他們這輛車是由那兒來的，這趕車的答覆了一句，含含糊糊的並沒有說清，又問他：「你看見有十幾輛標車沒有

？是冀州四海頭家的，還有一口靈，是用騾子馱着？」這個趕車的不住搖頭，他簡直什麼話也顧不得說了，地面的雪愈落愈厚，天色也快晚了，騾子是因爲「打了前矢」跪着兩條前蹄兒再也不能站起，車輪子也陷在深轍之中，憑這個趕車的人，臉上都流着汗，喊得嗓子也啞了，鞭子也快要抽斷了，却也是不能夠站起，車更是無法子滾動。

這真是一件着急的事，四面沒個幫手，只這趕車的一人，他實在是束手無策，車上坐的人也太怕冷了，這半天也不露頭，只隱隱聽見車簾子仿佛說了兩句話，語聲兒十分的清細，可見車裏坐的是女人家，也難怪他們不下來幫助。

柳夢龍遇見了此事不能不管，雖然不是與自己有關連的車，也應當幫忙，縱使這是賊車，或是仇家的車也不能坐視，這就是江湖人，————一切行路的人所應有的互助，也是義不容辭，於是柳夢龍就下了馬，先用雙手去攙扶騾子的腿，托騾子的肚子，用力，咬牙，喊，當時他就把這騾子給扶起來了，隨後他又到後面去推車輪了，同時叫車夫再抽那騾子，前後這樣一用力，立刻，騾子就能走了，車也活了，趕車的人笑着向他道謝，柳夢龍却雙手都是冰和泥，皮襖上也沾滿了雪，他搖搖頭說：「不必客氣！你們走吧！我還得去尋我們的車，」當時，這輛車向前走了，柳夢龍却四顧茫然。

他此時是真真的疲倦了。雖然一付銅筋鐵骨現在已經融化了一般，雪下得却更大，那輛車也去遠了，他想想只在這裏站着也是不行，於是就又上了馬，仍南去，此時雪滿大地，風撼動了長天，他慢

慢的走，不知走了多時，四周漸漸的黑了，又往前走，却募見雪花飄舞之中，隱約的閃動着一點燈光，他就有此欣喜，再走，再細看，原來是馬已走入了一個小鎮。

這鎮市比那泥窪鎮更小，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房屋，都是歪歪斜斜的小房，似乎要被雪壓塌的樣子，大概人家裏也都養不起狗，不然爲什麼連一點吠聲也聽不見，他的馬「喳喳」的踏着地上的雪和冰，在灰暗的夜色中四下觀望，看見也沒有什麼舖戶，只有眼前的一盞燈，是玻璃的，就掛在一個小舖戶的門前，旁邊還掛着一把爪籬，和一個木頭葫蘆，可見這個小店不但收容旅客，還賣酒，柳夢龍下了馬，就覺着隻腿有些發酸，他一手拉着馬韁，一手拉開了這小店的門，向裏面一看，只見裏面的牆上倒是掛着一盞油燈，可是冷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他就大聲的喊道：「有人沒有？」立刻有人答應了，原來這屋子是用木板分爲裏外間，板門一開，由裏面走出來一個酒保，同時散出來一片雜亂的說話聲音，柳夢龍就問說：「你們這兒還有住的地方嗎？」酒保把他細看了看，說：「地方倒是有的，可就是得擠着點兒。」柳夢龍說：「那倒不要緊，只是我這裏有一匹馬，可以牽進去嗎？」酒保笑着說：「馬怎能往屋裏來牽，我們這兒又沒有後院，你就把馬繫在門口那塊石頭上就得了，草料我們這兒倒有，」柳夢龍還有一些猶疑，酒保說：「你放心吧！馬在外邊絕不能丟，我們這家小店開了好幾十年了，車，馬，向來就，在門口兒放，沒丟過一回，因爲有面子，沒有好意思硬結牽了走，你放心吧！丟了我們賠你！」柳夢龍一聽，這酒保說話倒真爽快。同時，別看不起這家店小，招牌倒彷彿

很硬，於是他點了點頭，就着雪光一看，門前的地下確實擱着一塊石頭，可是已快被雪埋沒了，他遂就將那雪踢了一踢，將馬拴在石頭上這才走進了店，酒保又向着他渾身上下的不住的瞧。

柳夢龍抖着身上的雪，這時裏屋的嘈雜聲音裏，忽有人嚷着說：「你媽的！倒是把門關上呀！往屋裏直灌涼風，要把爺爺凍死呀！」酒保趕緊闔那板門，柳夢龍卻又給拉開了，他向裏面看了一眼，只見這兒屋的人可真不少，炕上，地下，坐得滿滿的都是，倒是很暖和，可就是臭氣難聞，裏屋的人說：「喂！喂！把門關上呀！媽的！看什麼？」柳夢龍却拱拱手說：「我先打聽打聽！請問你們今天可看見四海通的標車沒有？」裏邊却有人說：「四海通，六海通爺爺也沒看見呀！」柳夢龍又問說：「難道今天就沒有了一輛標車從這兒過嗎，還跟着一口棺材，」他這樣的一問，更有人大罵起來，說：「媽的！大雪的天，什麼棺材棺材，」柳夢龍也不由得生了氣，當時幸虧有一個好說話的人，說：「真沒有看見有什麼從這兒過，可是，你問這個幹嗎呀，都快到年底了，除了我們，都是在附近往的人，因為要採辦點年貨，好到集上去買，這才出來，才被雪截在這兒，別的人，誰還出門呀，路上要想看見標車，至早也得過正月十五，」另外有過人在譏笑着說：「你大概是做夢了吧，那兒來的標車呀，你沒睡醒吧，」柳夢龍受着這樣的搶白，心裏本來很是生氣，但是，這時也實在沒有精神再跟人較長計短了，裏屋雖然暖，他却不耐意進去，外屋，這兒可以說裏屋是旅店，外屋就是旅館，雖然冷些，可是還清靜，他就在一張桌旁，一個三條腿，而一條腿短的破凳子上坐下了，叫酒保給來一壺酒。

這酒保對他倒還慢怠，給他把酒熱了，還攤上了兩樣酒菜，是一碟肉皮凍兒，和一碟羹青豆，不過都是涼的，都已結成了冰凌，還有鍋餅，也給稱了半斤，柳夢龍就一邊休息着，一邊就算是用飯，尤其是涼的酒菜熱的酒，他吃來覺得十分的厭惡，週身血脈漸漸的活動了，解除了身上的寒冷和疲倦，他本來是不常喝酒的，今天却喝盡了一壺，又叫酒保給他沽來了一壺。

兩壺酒差不多都喝完了，心裏覺得飄飄然的，彷彿把一切什麼標車，靈樵，賽張遼，三霸天，全都忘了，只影影綽綽的惦記着兩件事，一是在店門外的馬，一是不知現在何處的那朵紫鳳絨花。

外面的雪，此時已不知落了有多麼大，冷倒是不大覺得了只是有些睏乏，手拿着酒盃，坐着就打起盹兒來了，打了幾個盹兒，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頭一沉，凳子一搖動，他睏倦得幾乎要栽倒，當時就驚醒了，同時，覺出戶外的寒風由門隙吹進了屋內，非常的冷，「誰把屋門開開了？」他不由有些生氣，驀然的掙開眼一看，「啊！」一斜面却坐着一個人。

這人不是酒保，是個剛進來的酒客，也拿着一壺酒正在喝着，油燈的光此時更黯了，模模糊糊的照着這個人，身軀不大高，很瘦的，穿着一件狐皮領子的袍子，帽子也是狐皮的，壓着他的臉，雖相隔三四尺之遠，但模樣却不能看清，因為此人是在低着頭，扒在桌上，彷彿才喝了幾口，就醉了似的，柳夢龍心說：「這可糟了，裏屋人那樣多，我真不願跟他們擠在一塊去睡，我正想把這兩張小長桌拚在一起，今夜，這就算是我的牀舖了，可是那張桌子已爲這個人佔據了，看他這樣子，大概也

是要在這裏尋休兒，我除非是他擡到屋裏去，不然就得拿酒缸當板凳，而將屋門摘下來作牀舖，這屋裏的大小酒缸倒還能湊足四隻，而且看那樣子，缸裏多半沒有酒，此時酒保也沒在這裏，只有柳夢龍跟這個酒客，相對無語，裏屋却發出亂雜而沈重的鼾聲，大概有不少人全都睡着了，忽然之間，見那個酒客站起了身，在這時柳夢龍可就借着昏黯的燈光，向他臉上注意盯了一眼，見此人年紀已是不小了，瘦臉，兩道眉毛都是白的，好像沾着雪花，嘴邊倒沒有鬚子，可是有不少的鬚子碴兒，他也向着柳夢龍看了一眼，便一句話也沒說，就開了門走出去了，門也沒有給帶好，柳夢龍趕緊追出去看，就見這個人踏着滿地的皚皚白雪，連頭也不回的轉過了一個土牆角，就沒有影兒了，雪却還在密密的飄搖。

柳夢龍因為見那個人的形容古怪，還以為他是要來偷盜馬匹，如今才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那個人喝完了酒，也不招呼酒保一聲，就走了，可見他是這個店的老主顧，這樣的大雪，深夜，他喝完了酒就走，想必是這個鎮上的人，家離着不遠兒。沒什麼可疑的，當下柳夢龍看了馬匹仍在，而且雪地上同放着草料簸箕和水桶，店家都不怕丟，他更是放心了，便掩上門，叫了兩聲。「夥計，」那個酒保大概也睡着了，總沒有答應，柳夢龍打了個呵欠，心說：「睡吧！明天再找饒張遼他們去，可還不知道他們出了事沒有，——其實即使出了事，也大多了不得，只賸了一個下驢夫，他還有何能為？」當下把門插好，搬了兩隻空酒缸將開頂住，回身把桌上東西收拾一下，就把兩張長條的桌子並在一

起，還想把壁上掛着的油燈吹滅了，因為在這個不妥當的地方，點着一盞燈，他實不能安心睡覺，但是剛要吹，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他不由得呆着了，這時，在他的眼前，就又幻出了一隻小鳳凰，那手羽却都透着光，是紫色的，又十分的靈活，由那燈邊，在他眼前飛來飛去，他的眼花眩覺着涼亂了，良久，方才明白過來，却仍然有點神不守舍，又獨自的站立了半天，才「嘩」的一聲把燈吹滅了，門外雖因為雪光的返映，明亮得跟白晝差不多，但這家店因為沒有臨街的窗戶，所以燈一滅，立時就昏黑極了，而且間隙吹進來的風，異常寒冷，柳夢龍穿着皮襖就往桌上一淌，只聽「噉噉」的一聲，倒不是他的身子太沈，而是桌子太不結實，幾乎給壓塌了架，同時又聽「吧嗒」一聲，「咕嚕咕嚕」的在地上直滾，把剛出去走動的耗子，吓得也不敢再噉東西了，這原來是一隻錫酒壺，剛才收拾桌子的時候把它忘下了，現在也幸虧掉在地下了，不然，還許正墊着柳夢龍的頸呢，現在柳夢龍雖然躺在這幌幌搖搖好像船似的桌子上，身子底下倒還平坦，沒有什麼東西，可就是沒個枕頭，真不得勁，好在他是疲倦極了，一倒下就迷糊起來，就睡了，他在沈沈的入睡，外面還在飄着大雪，這荒涼的小鎮上好像是沒事發生，但，又過了約有兩個鐘頭？……。

忽然那匹馬在外面直跳，——地下是深雪，馬蹄當然不能發生聲音，但馬蹄若是砸在那塊石頭上，却也「克克」的作着響，同時又吹來一陣特別猛烈的寒風，柳夢龍早就醒了，並且知道門又開了，那裏間，雖還有人在「呼嚕呼嚕」的酣睡，可也「擦擦拉拉」的有腳步響，倒好像是鬧耗子，這時

柳夢龍有此後悔，因為他在才進到這店裏時，就把自己的刀放在牆角，忘了應該預備在手邊，又不該碰掉了那隻錫酒壺，否則，那也可以作爲一件武器，現在他却一點也不敢動彈因爲不知前來暗算他的人手裏有沒有傢伙，如若是有，恐怕他一若動彈，人家必定就是一刀，那時可真是無法抵禦，所以他祇能裝做睡覺，手跟腳可都蘊蓄着充分的力量，準備着一觸即發，他的兩條腿，現在是直挺挺的伸着，就覺着那由裏屋走出來的人，大概是兩個人，竟拿着繩子，悄悄的要來綁他的兩隻腳，柳夢龍不禁暗自發笑，心說：「好笨的賊！」翻了翻眼皮看看，就見屋門半開，外面的雪光映在屋裏，倒還略略的可以看出，進屋來的人離着他還有兩三步，還正在那聲閉氣的，專爲等待着繩子捆起他來時再說，柳夢龍就趁此時驀然的向桌下一翻身，兩張桌子同時都倒了，把賊人們嚇了一大跳，但柳夢龍並沒有倒下，却疾快的抄起來一桌子向着賊人就打。賊說「好小輩……你們竟敢……」裏外來的賊人一共是四個，他們真沒有料到有這麼一着，當時先都向旁躲避這桌子，柳夢龍也將桌子整個擡在牆上，「吧」的一聲巨響，又接着「嘩啦……：……這張桌子就散了架，柳夢龍的手中只拿着一隻卓腿，却掄着這隻卓腿。向一個賊的頭上就是一下，打得這個賊「哎呀」的一聲叫，柳夢龍又抄起來一隻剛才頂門用的小酒缸，向另一個賊撞去，那個賊疾忙往屋外逃走，柳夢龍把酒缸也扔出去了，把那賊撞了一個太馬扒，酒缸就在雪地上直滾，柳夢龍此時已轉身拾起來自己的那口刀，寒光舞起，賊人的手中也有刀，慌張的迎了一下，然後就都拚命的向外奔逃，柳夢龍道：「你們竟敢來暗算我？好愚笨

的賊！」。

緊跟着，他就追出屋去，這時那裏間，原來在那裏打呼睡覺的那些人之中，有六七個都是賊人的夥計，現在全都出來了，個個的手裏都有傢伙，那由外面來的賊，共合是四個，他們的爲首的就是那戴皮帽子，瘦小的，白眉毛的人，他手擎着一對護手鉤，撲上來就將柳龍夢手中的刀鉤着了，他擰着說：「柳夢龍你不用逞能，今天我就送你回姥姥家！」柳夢龍聽了不可的有點驚嫌，心說：「啊！你們原來認識我？」同時也就冷笑着說：「你是誰？莫非還是上霸天打發你們來的嗎？」這白眉毛的瘦子說：「我們本來是兄弟，我的名字就叫白眉老魔薛大朋，你聽的時要站穩了，別把你嚇個跟頭！」柳夢龍哈哈的大笑說：「原來你就是下霸天呀！我打了一個中霸天，又打了個上霸天，正愁下邊還有一個小輩，恨不能當時就抓住他打一頓，不料你倒自己來了，昨晚你在我的旁邊喝酒時，我早就看出你了，不過，你們休以爲三霸天的名字就了不得，我沒保標的時候，就沒聽說過你們三個人的名字。」下霸天白眉毛老魔却哼哼冷笑着說：「姓柳的，你也不必誇口，現在有個地方，你敢去嗎？」柳夢龍冷笑着說：「連上霸天的段家堡，我都已去過了，你那兒又能擺着刀山火海了不過，柳大爺現在沒那麼大的功夫，你既然來了，我就不能夠叫你偷偷的逃了性命！」說時抽回刀來，將身前躍「刷」的一下掄刀一砍，白眉毛老魔急忙雙鉤相迎，他的雙鉤着數狠毒，總想要用一雙鉤將柳夢龍的刀鉤住，趁勢再用另一隻鉤去鉤柳夢龍的頸項，可是柳夢龍的刀法巧妙，那容他得手？他雙鉤配合，步步緊

透，而柳夢龍的單刀削砍，也毫不放鬆，兩個人就對殺了有十餘回合，將地上的雪都踢得亂飛亂揚，柳夢龍就覺出自眉老魔，別看樣子不濟，別看他只是個「下霸天」，他的武藝確比那上中兩霸天還都高強，同時他手下的人，也不像那些賊似的只是幫助亂打，而一點也沒有用，却趁着柳夢龍與自眉激斃之際，就把那匹馬搶走了。

柳夢龍一看賊人將他的馬匹搶了去，騎着走了，他就十分生氣，想要三刀兩刀的將下霸天一人砍倒，就趕緊去追那馬匹，却不料這自眉老魔也非常狡猾，他也不跟柳夢龍死拚了，將鈎鞭了兩下，回身就逃，其餘的幾個賊人也跟着跑了，他們都似是生長在本地，路徑極熟，而且好像是久慣在雪天出來，「做買賣」所以在這積雪沒腰的地上，居然跑得很快，一霎時便都沒有影兒了，這裏，那家酒店門也關上了，柳夢龍去推了兩下，沒有推動，踢了幾腳也沒有踢開，裏邊好像是把什麼酒缸等等全都搬了來，把門頂住了，這個門的木頭還很結實，砍了兩刀，也沒有給砍裂，柳夢龍不由的怒氣填胸，又要拿起那滾在雪地上的酒缸，或拾起那塊拴馬石，向門上去砸，忽然又想開店的從裏面關上門，也許是怕惹事，他們自然認識是下霸天，可未必就是賊人的人一夥，同用又覺的下霸天這幾個賊人是可疑，他們並不死拚硬幹，却只是激惱着我，挑逗我，叫我去追他們，莫非他們那裏真埋伏着什麼陷阱？或是另有「高人」在那兒等着我了？心裏這樣的一坐疑，覺出下霸天在此的勢力一定不小，而且他跟那上霸天，中霸天，都是連串兒的勾結着了，賽張遼所保着的標車和靈樞，爲什麼沒地方

找去了？敢說：是已經陷入了這羣賊人之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若是懶得往他們的窠裏不去追，那還行！這時遠遠之處就喊着說：「姓柳的小子你敢來嗎？」——來者是英雄，不來者是小輩！

「柳夢龍忽然的挺刀踏雪，轉過了牆角，這裏是一條小巷，深深的，却仍看不見對面的，那邊又喊着：「柳夢龍？忘八蛋！你敢來嗎？」柳夢龍又往前追，走出了這條巷，却見那幾個賊人的影子又跑遠了，一面跑一面還在回着頭，譏笑的嚷着說：「來呀！來呀姓柳的有胆子就快點來呀！我們這兒請客，請你吃飽了拳頭棍子，刀子斧子，就送你到鬼門關聽戲去！」柳夢龍再向前走，他們却跑，這時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不過雪雖漸止，四周的曠野却越發的顯呈着一種灰白色，遠處有樹林，也模模糊糊的如在霧裏，除了身後邊的小鎮市，一堆破爛房子之外，眼前幾乎沒有一間房屋，更談不到村落，只有無敬蒙着雪的墳堆，都好像是在那裏埋伏着蹲着賊人。

柳夢龍很謹慎順着賊人在雪上踏出的腳印，前去追趕，賊人還在前面一邊跑，一邊叫着，他現在倒不氣了，只覺這其中必有「奧妙」一下竊天一定有一點手段，要等着我追到他的窩裏，他才施展，自己此時有「破斧沈舟」之心，決定要去看看，索性不顧一切的向前去追，追出約有二里地，原來那遍松林之外，就是一座廣大的莊院，幾乎與中竊天和上竊天的宅院同樣的大小，不過中竊天陳良的宅子是在城市，有點「世家」「巨族」的氣派，上竊天的段家堡蓋在高坡上很是特別，這上竊天却完全像是一位鄉下的財主，房子不少，可都是灰棚草屋，牆也是用石頭壘的頗為堅固，柳夢龍來到這裏

，已經連一個人也不見了，兩扇大門緊緊的關着，木頭上還包着鐵葉子，雪上有人的雜亂腳印和馬蹄的痕跡，是都進了這個門，柳夢龍不由得十分的牢氣，明知道這是一種計策，但是既已追到了這裏，那能就白白的叫他們把馬給搶了來，遂就「咚咚」的用腳踹門，踹了好幾下，當然也踹不開，門裏只有狗吠亂咬，却沒有人聲，柳夢龍不禁冷笑了一聲，他就蹲身上牆，高站在牆頭向下一看，只見院落分好幾重，但最外邊的院裏也是一個人沒有，他就向下大喊着說：「喂！下霸天！你們快出來！把我的馬還給我！」連喊了兩聲，仍是沒有人答應，他就跳到了院裏，先掄刀將兩條大狗驅開，便冷笑着說：「白眉老魔，你也不必弄這玄虛，無論你埋伏着甚麼，我也不怕，現在你趁早兒出來，將馬還給我，還得担保我們保着的標並沒被你們所劫，那我才能夠走，要不然你們這裏可也是住宅，但，就是賊窩，我用不着客氣，無論你們藏在哪裏，我也能給搜出來！」說着話，他先向這外院的兩間屋裏去看，但是把門拉開了，向裏一探頭，見裏面是土坑，破席，鏢頭。耙子，大盆小罐，此外什麼也沒有，他就把門一摔，向裏院來去，第二重院落，東西兩面都有房了，他也大踏步全去看了，看屋裏都點着燈，升着很旺的火爐，炕上還有鋪蓋，並放着酒壺和此個吃贖下的酒菜，人還是不見一個，柳夢龍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使這空城計，再往裏院去看，恐怕就有他們的家眷居住了暗想，雖然也是賊的家眷，但究竟自己是堂堂的一條好漢豈可任意闖進人的內宅？

他再躊躇着，又向裏院怒喊了兩聲：「下霸天，你出來！」裏面仍是無人應聲，他就硬走進去了

這時由東西兩邊的屋中可就走出來了白眉老魔，手中仍然持着雙鉤，還有幾個人全擎着單刀，扎紮，利斧，稍子棍等等，他們此時都像很估理似的，恐喝着說：「你這個人！爲什麼胆敢跳進人家的院牆？拿着刀，慌進裏院？天還沒亮哩，你是懷着什麼心？」柳夢龍冷笑道：「你們何必玩這一套！這無用，快點先把我的馬交出來吧！」他的話才說到這裏，白眉老魔掄動雙鉤，如同雪片一般向他來取，柳夢龍疾忙以刀相迎，旁邊那幾個人的傢伙也一齊遞來，柳夢龍一驅往返騰躍，單刀翻飛，「啵啵」先砍傷了兩個，然後就專奔白眉老魔，下霸天白眉老魔趕緊以鉤招架，這院子很寬廣，他的雙鉤頗可以展開，但柳夢龍的刀法緊急，絕對不許他緩手白眉老魔就不往的向旁邊跑，柳夢龍也緊追，旁邊又有兩個人雙槍齊進，柳夢龍却用刀將這兩個人的槍全都撥開了，他並且說：「你們都不要妄自上手來找虧吃！我今天是單要下霸天的狗命！」白眉老魔又虛晃了兩鉤，然後迴身就跑，却奔此屋裏去了，柳夢龍在後緊追，一刀砍去，「啵」的一聲，正砍在屋門上，白眉老魔已逃進屋裏，並且跑進了有紅布門帘下垂的裏間，發出了驚叫，柳夢龍也追進了屋，挺刀剛要再往裏間去走，就聽那裏有人說：「這是怎麼回事呀？也太難啦！就說欺負人吧？還有像這樣起盡殺絕的？」柳夢龍不由一陣驚愕，立時止住了腳步，原來屋裏說話的人是女人聲音，並且聽來覺得很熟，說完了話，待了一會，才走了出來，柳夢龍一看，真不由得發怔了，這個女人，不是別人，却正是曾在泥窪鎮住在同一店房裏的那個陶鳳兒——穿着玫瑰紫緞子肥大棉襖的那「鳳兒姑娘」此時她依然是那個打扮，兩隻似笑的小眼睛，

現在還是滿含着怒氣，瞪起來，——可惜她無論怎麼瞪，也是瞪不大。

這外屋雖沒有燈，雪花隔窗映入，柳夢龍把陶鳳兒還看見很清楚，就一笑說：「哦！原來你是住在這兒呀？有你給下霸天他們保標，」陶鳳兒的小圓臉兒都發紫了，斜着眼睛又瞪了柳夢龍一下，說：「我知道你，你會點武藝，自己就覺着了不得？我本來不想跟你惹氣，無論你是打上霸天，打下霸天，打下霸天，都不干我們的事，可是你別一清早的就打到屋裏來呀？屋裏就是我媽？才睡醒你要把她老人家嚇着，可怎麼好呀？」這時裏間就有老太太的聲音說：「叫他進來吧！」柳夢龍搖着頭說：「我到不進去了，如今我才知道下霸天真有點本事，他能夠勾出來了女將？」說着話，退身出屋，又喊着說：「下霸天！你出來！衝你這個外號，你也應當像一條漢子，為什麼要托庇於婦人女子？」陶鳳兒也隨着出來了，她斜倚着屋門，拿小眼睛還不住的瞪着柳夢龍，誰？「你保什麼標？發什麼威？憑你那點本領，真給人家有本事的人拾鞋，人家也不要你！」這話可把柳夢龍招惱了，說：「呸！我不跟你一個女人計較也就罷了，你還敢開口辱罵我？你是一個什麼東西，我也看的出來……」陶鳳兒急着說：「你可別罵人！柳夢龍忿忿的說：我罵的就是你，我知道你是一個江湖盜婦……」陶鳳兒氣得用手指着說：「你胡說！」柳夢龍說：「不然，你為什麼要住在這兒？說不定你就是下霸天的老婆……」陶鳳兒氣得身子有點發抖，說：「氣死我啦！……」旁邊的幾個賊喚勁說：「鳳姑娘：還不殺了這小子！」陶鳳兒當時就將身向院中一跳，顯出來她的身手真是伶俐而剛勁，柳夢

龍把刀一掄，又罵着說：「你那個絨鳳凰，只能嚇嚇小賊，柳大爺早已把它用腳踏爛了，一個江湖女子娼妓之流，跟個老盜婦……」陶鳳兒尖銳的厲聲問說：「什麼？……好！你連我媽都罵了！」等聞她那件肥大的紫綉襖的紐扣，「吧」的一聲，當時脫了棉襖，而露出來裏面穿的紫綉窄袖，十分俐落的一身青，一個箭步斜蹶去，按了一個鋼刀在手，然後翻背轉身「刷」的一聲，刀就向柳夢龍削來。

柳夢龍用刀一迎，只聽鏗然一聲，兩口刀相碰在一起，却並不顯出女人的腕力薄弱，柳夢龍冷笑說聲：「行啊！」刀展身翻，陶鳳兒又以刀斜劈而來，柳夢龍却紆迴閃避，又以刀向上一撩，陶鳳兒却迅速的迎住，刀背擋住柳夢龍的刀刃，用力向下去壓，同時用眼又瞪着柳夢龍，並咬着她的下嘴唇，狠狠的用力，把刀壓下去了，不待柳夢龍抽刀，她又一蹶蹶蹶一身躍刀起，向着柳夢龍彈砍，柳夢龍向後連退。她緊追，柳夢龍這才轉換刀式，反身進攻，而陶鳳兒竟絲毫不讓，刀法彷彿比他還要嫻熟，柳夢龍就不住哼哼的冷笑，心說：「我可不能再讓看你！」於是舒臂躍步，刀如鶴翅，竟向鳳兒橫掃，鳳兒却閃避遮擋不但着着都能應付，而且她刀光繞身，毫無破綻，小腳兒騰飛跳躍並趁着地上的冰雪向前滑，忽然她伏身而坐，刀要橫截柳夢龍的腰部。柳夢龍因身一跳，她却又躍起，依然是緊三刀，一噓！噓！」被柳夢龍以轟了兩下，她大概才稍微覺出腕子有點受不了，她向旁邊連跑幾步，柳夢龍也緊向前追幾步，忽然她翻身，刀如車輪，其勢極猛，柳夢龍向後閃避，陶鳳兒又以一滾過刀一

她的嬌軀在雪地上滾滾，刀鋒劈着身子，手刀也一陣亂砍，就要斬柳夢龍的兩臂，柳夢龍急忙閃身，單刀尖向下，將陶鳳兒的刀抵住，陶鳳兒就半蹲半躺的，單刀又同柳夢龍斷了接合，突然她又躍身高騰，鋼刀直砍柳夢龍的頭部，她這時的刀法雖不放鬆，顏色却彷彿冷靜了一些，但她的對小眼睛不住的向柳夢龍來溜，又微帶着笑的意思，——也許是一種冷笑，她的心裏似乎是很佩服，又像是愛慕柳夢龍的武藝高強，因為柳夢龍這時神情自若，十分的從容，刀法不緊不緩，處處都無破綻，那樣子簡直像猿猴和書生一般；她却胸脯兒一起一伏的有些喘息了，又掏出紫的手帕，拭拭鬢邊的汗，雙刀俏立，眼皮兒一翻一落，閃閃着柳夢龍，還想要乘機來進攻，但又無機可乘，此時正當天白眉老鷹在旁邊就出主意了。

陶鳳兒跟柳夢龍交手之際，旁邊，數丈之外，站着觀看的人雖然不少，而且他們手裏也都刀低伏，可是沒有一個人敢上前來幫助的，這當然是陶鳳兒不許他們來上手，別人倒沒法看出來，還都相信柳夢龍那小子是絕對不行，鳳兒姑娘是何等的人物，這回，只能夠叫走脫，所以都一點不着急，只像看戲似的，還希望他們多練一會兒，獨有下當天可憐了急囉，他卻看出來鳳兒姑娘已經刀疲刀緩，而且心也彷彿軟了，柳夢龍那有點要廢着她啦，刀法漂亮而不費力，故是所謂「遊刃有餘」，這時鳳兒的媽，一位五十多歲，鬢髮蒼蒼，面帶病容的老太婆，也出來了，扶着那屋門說：「別打啦……：鳳兒！你別跟人家打啦！我看這個人，還倒……：……」老太太似是有點「瞧」上這個小夥兒了，

下霜天更覺着不妙，就驚喊道：「陶姑娘！要是不把這姓柳的制了，不但這條路沒咱們的份兒了，我們也都在這兒住不住，妳，不給他個利害的可真不行」老太太還在那邊直擺手，陶鳳兒又將眼睛瞪起，用刀指着柳夢龍說：「有什麼本事你就快使出來，要不然就跪下服輸」，柳夢龍說：「我淨等着你的本事了，諒你個小小的了頭，還有什麼了不得的着數，」陶鳳兒一咬牙，將鋼刀掄起，寒光翻飛，又向柳夢龍來砍，柳夢龍當着那位老太太，倒不好意思欺負人家的女兒了，所以手下頗爲留情，却不料鳳兒這時越發的利害，簡直是拚起命來了，雖有她的媽在那邊叫說：「別打啦，你們聽我說，……」鳳兒，你這不聽話的孩子，」鳳兒可真不聽媽的話，每一刀取的總是柳夢龍的致命之處，因此把柳夢龍的性情又惹起來，便刀隨身走，並不想使她受傷，但也要用拳或用腳打她打倒，鳳兒却身體伶俐，左翻右騰，使柳夢龍也有點捉摸不着，忽然間，她又使了一個「滾盞刀」，待柳夢龍閃避了過去，她却不起來，反更往遠處去滾，柳夢龍揚刀趕過去砍，這叫作「高祖斬蛇」，然而此時蛇似的陶鳳兒忽又躍身而起，週身散發着雲屑，突然見她纖手一揚，一件暗器打來，柳夢龍躲避不及，立時就「咕」的一聲跌倒。

原來陶鳳兒在一滾的時候，就已由懷裏掏出一隻鏢，她說柳夢龍沒有防備，就是防備着也不行，因為鳳兒把鏢打得極爲準確，而且快極，正打在柳夢龍右腿的下關節，正是最緊的地方，打的又很深，柳夢龍就斜躺在地下，就站不起來了，鳳兒這時突又高聲高呼，兇狠百倍，猛的就跳過來狠狠的掄

方，自向柳夢龍撲擊，柳夢龍人無跌倒，刀却並未撒手，適見陶鳳兒的刀，一晚晚一又交戰兩合，這時那位老太太衝不顧身的走過來了，怒聲向鳳兒說：「你這丫頭敢不聽我的話，你要殺人，就先打死我吧……」她伸着舌喘吁吁的把女兒攔阻住了，另一手就扶住了柳夢龍的肩膀，說：「不，不，咱們的重傷在泥轍裏，那個丫頭也動不來，就憑人家，昨天的那點好處，你也不該，我不該你傷人家，」柳夢龍才知道昨天在風雪裏，自己幫的那個忙，扶起來是那輛車，車裏原來就是她們母女，如今，這老太太雖然想恩報恩，可是鳳兒太兇了，他不由得更爲生氣，咬着牙，拔出來右腿插着的鏢，那血水順着鏢直流滿腿，連地上的冰雪都化了一大片紅，他將鏢一噙哪的一聲擲向遠處，不顧疼痛的努力站起來站，並掄刀說：「太太你不用勸，你女兒既是這樣的心毒手辣，她肯饒我，我也不肯饒她，」又罵着說：「陶鳳兒，娼婦，你來，你再來，我若怕你我，不是柳夢龍，」鳳兒却也真狠，又掄刀來要他的命，却被她的一個擲擲抱住，並且揮着她，叫她回那屋裏，鳳兒突然傷了心，將刀也撒了手，她大哭着說：「媽，你竟瞪我，你不想他有多麼惱我生氣，他，他原來也是這麼一點沒本事……」放聲啼哭起來，身子並且亂亂亂抖，不住的抽抽咽咽，真彷彿傷心極了，真乃是一芳心寸碎，柳夢龍又很驚訝，不明自爲什麼竟使得她這樣，然而自己是絕不認輸的，依然大罵說：「你說我沒本事嗎，我只沒料到你这娼婦還會打飛鏢，使暗器，原是婦人女了的行爲，算不得英雄好漢。」

，自己又發個愣兒，他就坐在柳夢龍的對面，柳夢龍這時是煩惱，氣忿，慚愧和孤疑，萬種的情緒都攪在一塊，心裏非常的難過，不住的嘆氣，那下霸天白眉老鷹這時對於他，却非常的關心了，低聲說：「不要緊，柳兄弟，我拔個說，咱們走江湖的人，那能還淨佔便宜，一點虧也不吃呢，你這個傷，暫時忍一忍，等她……」努努嘴說：「等着陶姑娘她消一消氣就好了，他們有頂好頂好的刀創藥。」

柳夢龍說：「今天我因為沒有防備，受了這鏢傷，總算是落在你們的手裏了，愛怎樣處置就由你們處置吧，」下霸天說：「那裏的話，告訴你，你放心，她們絕不能傷你的性命，並且，咱們說自己的話，還許有你的好處呢，」

柳夢龍哼了一聲：「誰要她們的好處，那陶鳳兒，絕不是好東西，」

下霸天擺手說，我也不是吃着誰向着誰，她們，確實都是好人，」

柳夢龍瞪着眼說：「怎麼，你下霸天還是指着那兩個婦人吃飯嗎，」

下霸天沒有言語，

柳夢龍說：「我看中霸天，上霸天，和你下霸天，你們在這條路上作惡也夠了，不然你們爲什麼都淨了這樣大的家業，其實你們可以洗手不幹，而從此忍一忍了，何必還要架着陶鳳兒這麼一個江湖的了頭，只爲她會打金鏢嗎，可是你們也太都不像男子漢了，」

下霸天又默然了一會，似乎微嘆的說道：「這些事很難說，三句話兩句話你也不能明白，她，不

是我們找她，却是她先找到我們來，我們早叫她拿下馬來了，這話說出來，似乎是給江湖人洩氣，其實是託的，外面的人誰全都不知道底細，以爲那陶鳳兒……」他說出「陶鳳兒」三個字，他把聲音壓得極小，並且趕緊扭頭瞧瞧，才接着說：「我們跟她不但沒有半點味愛之情，簡直連平起坐也不敢，咱們自己人，我才跟你說，還有，你別看上霸天段成恭，中霸天陳袞，連我，都像是發了財，成了個闊老爺似的，不錯，我們這條道兒上瞎混都有十多年，也掙下了不少、可是……別說了，」他彷彿心裏有一段隱情，但又羞於，或是不敢出口似的。

柳夢龍也不向他細加究問，只是腿上的標一陣陣的不住疼痛，使得心裏非常的急躁，下霸天又命人熱來了酒，炒了幾個雞蛋作爲酒菜，還叫人去給做熱湯麵，不但是他，連而手下的人，都對於柳夢龍是異常的客氣，而且殷勤，柳夢龍也不好再向他們發脾氣了。

喝着酒，柳夢龍就詢安遠保着的那標車和女眷，以及靈樞的，落，下霸天白眉老鸞說：「早就聽去了我敢担保沒有閃失，因爲其中有一輛車插着紫鳳凰，那就是她……」向北屋努努嘴，接着說：「一是她的幌子，這條路上的人都認識，不至於有人打劫，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派人去打聽打聽，或是請他們也來到這裏，柳夢龍搖頭說：「那倒不用，我今天總算栽了跟頭啦，那個標我也沒臉再保了，只要他們沿路不出事，把人家的女眷平安送到家，就完了，今天在道兒，陶鳳兒要想殺我，那我就許說與她在一拼，或是就由她處置，這裏有什麼話說。」

下霸天說：「沒有的話，你的性命我保在，你就放心吧。」

柳夢龍冷笑着說：「我實在也用不着你給保命！」

下霸天說：「你別外道，待一會我就派人到段家堡，把這裏的事通知成恭和陳襄。」

柳夢龍依然冷笑道：「下霸天中霸天若是全來了也好，連上你跟那陶鳳兒，咱們再鬥他個百十合，我姓柳的雖然腿已負傷，可是還不至於怕你們。」

下霸天說：「我叫他們來，是是給你們擺酒講和，他們也都是外場人，一來就能說得開，絕不能像娘兒們似的那怎樣人心狹，」扭扭頭又向門外看看，然後就給柳夢龍又斟酒，說：「喝罷，日久天長，你就知道我們三霸天……」又笑着說：「以後真得把這個外號改一改了，真的，將來你就知道我們是朋友不是朋友了。」正在說着，忽見有個剛才還跟柳夢龍相打過的人，現在却笑吟吟的走進來了，手裏拿着個小紙包兒，來到下霸天的面前說：「這是陶老太太給柳大爺的刀創藥，下霸天說這個藥真是好極啦，柳兄弟，你看夠面子不夠，換個別的人，叩頭求她們，她們也不夠給，柳兄弟，你快上這個藥吧。」

柳夢龍把藥包接過來，略微的看了看，遂就將這藥包撕得粉碎，向地下一扔，說：「什麼創藥，神藥我也不要，我受了鏢傷會自己治，用不着打傷了我的人，現在又給我治傷，我堂堂的男子漢，不能受這婦人的愚弄。」下霸天等人全都有些驚慌失色，柳夢龍捧着酒盃，又高聲的叫着說：「陶鳳兒

，你個江湖了頭，休在柳太爺的跟前獻這個媚，你再出來，讓我再會會你，……」下禡天急得直跺腳，說：「這樣，就是你的不對了，再說那藥是陶老太太派人給你送來的，無論怎樣也是出於一片好心，你怎可以還罵她的女兒，」柳夢龍也想了一想，跟一個婦人女子，這樣的鬥，也太不算英雄，但是右下眼實在疼得利害，一疼，他就顧不得一切了，就越發高聲的潑口大罵，又罵了兩聲，果然把陶鳳兒又罵出了。

陶鳳兒大概是爲剛才哭了一場，流了許多的眼淚，所以雖沒擦胭脂，可也又施了一番淡淡的粉，衣服自然是爲剛才的「滾綸刀」滾了點雪跟泥，現在又換了一身玫瑰紫，這可比那件當作外墜用的肥棉襖不同，這也是瘦袖兒，緊身，並且還是「琵琶襟」，真漂亮，苗條，而又嫵媚，她的辮梢是藏在衣裳裏，頭髮也經過了重梳，格外顯着整齊，沒有拿着刀，也，不知道拿着鏢沒有，急急的闖進屋來，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柳夢龍就嚷說：「你快說，你到底是罵誰啦，你有本事爲什麼打不過我，爲什麼不會躲鏢，你受了傷，躺下啦，就得算你沒本事，就靠你丟人、丟人、現眼，我不殺的就算便宜你也是聽我媽的囑咐，那藥，依着我本來連一絲絲兒也不給你，那也是因爲她老人家可憐你，你竟沒有良心，將人家的好意當作惡意，你還罵人，你憑着什麼……」嬌軀顫，幾指亂指，杏眼：不是，她那小眼睛睜圓睜起來，可也不叫人害怕，一噘嘴噘嘴說了這一大篇，惹得柳夢龍的大笑起來。

第四回

爲醫傷痕中宵憐倩影
強學鏢技十里送征駒

柳夢龍笑過之後，就用那隻受傷的腳，桌子一踢，「嘩啦」的一聲，桌子就倒了，連什麼酒盃酒壺，筷子盤子，炒雞蛋，還有剛端上來的一碗熱了的湯麵，全都翻在地下了，下霸王嚇得趕緊跑到一邊，把臉一沉，說：「你真不懂得交朋友嗎？……」柳夢龍也不理他，依然對着陶鳳兒暴躁如雷的說：「江湖的娼婦！你還要跟我撒撥嗎？我柳夢龍豈能怕你？我不能像上霸王，中霸王，下霸王他們三四個人那樣的帖耳順服在你下威以下，柳大爺要堂堂的男子！你有本事可以再拿刀來，拿鏢來，再跟柳大爺拌，沒本事你，得聽我罵，等我罵夠了，我才走，三個月之內咱們再見面，那時我再報今日的一鏢之仇！」這時陶鳳兒的媽本來又急急忙忙的跟着跑過來了，柳夢龍一邊罵着，一邊也自覺着不對，可是衝着陶鳳兒現在這個樣兒，那一對小眼睛，就不能不罵，越罵得利害，痛快，心裏才好眼，不然，就發亂，就真許「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所以他得罵，不講理的指着陶鳳兒的臉大罵，爲的就是氣陶鳳兒，使她變成個夜叉婆，醜八怪，那倒好惹，千萬別這樣兒，尤其是這一身瘦袖緊身，琵琶襟的玫瑰紫，比在店裏初遇之時豔麗萬分了，這才是毒鏢，才打得柳夢龍心疼。

他又噴出唾沫來大罵：「陶鳳兒！你錯看了人，我柳夢龍這樣的好漢，跟你這麼一個江湖下流女子惹氣，也實在是不值得的！哼！狗丫頭！」

陶鳳兒也怪，被罵得反倒不生氣了，只是又汪然的滾下了兩行眼淚，小孩子似的那麼撒嬌，抱住了她的媽的肩膀，哭說：「媽！妳聽他罵得咱們！……」

陶鳳兒的媽也不住的傷心落淚，說：「柳大爺！你別欺負我的女兒，她，她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

柳夢龍一聽了這話，不由得怔住了，什麼話也沒法子罵出來了，心真立時就如一攤泥的軟了，並且發疑萬分，這時，下霸天等人很知道眼色，趕緊就躲避出屋去了，陶老太太抹着眼淚，淒淒慘慘的說：「我們母女是好人，她——只是命苦，我們母女由南邊到北邊來，於今一年了，沒作過一件惡事，眼下霸天他們拉攏，也是……沒法子，不是我們願意的，這提來話長，以後咱們慢慢的說，柳大爺，我看你與他們都不一樣，你一定是個熱心腸的人，今天雖說鳳兒得罪了你，可是我能叫她賠個不是……」鳳兒却依舊用手帕擦着眼淚，說了這話，就頓腳急急的說：「我不能夠，給他賠不是，憑什麼，他欺負我……」說着話，又不住的啞哽，弄得柳夢龍的心裏真難受，就微笑了笑，又微微的嘆息，擺着手說：「老太太，你不必再說了，我柳夢龍如今中了暗器，總算是武藝不高，埋怨不着別人，我跟你家姑娘動手，也是因為受了下霸天的騙，無論怎樣說，也是我的不對，因為我是一個男子，應當是護着你的姑娘，可要，唉，如今我也很灰心，不願再多說什麼話，既是你們都是好人，並不想趁着我受了傷，就將我殺在這兒，那麼，我就謝謝你們，我待會兒就走，以後放心，我絕不再

找你們作對，」

陶鳳兒聽了這話，仍在掩面啜泣，倒是沒有什麼，她的媽却連忙攔阻說：「姑大爺你受了這樣重的傷，別當時就走呀，」陶鳳兒說：「他一定是不放心他保着的那標，」陶老太太說：「那不要緊，我已經派人囑咐段成恭他們去了，不許他們騷擾了人家劉大人的靈柩，跟那三位劉太太，少爺，小姐，又有我們鳳兒頭上戴的花，在那輛車上，他們那個不要命的敢劫，柳大爺，你就放心吧，那絕沒有錯。」

這位陶老太太的態度是很誠懇的，鳳兒這時也是溫柔宛轉，楚楚可憐，柳夢龍還能夠跟人家說什麼呢，結果，老太太又把下霸天叫進屋來，就像是對待傭僕似的，正顏厲色的吩咐着說：「這屋裏什麼東西也沒有，你們怎麼叫人家住呀，快把我那個東裏間，收拾乾淨了，把牀上舖厚一點，升旺了火，攙着柳大爺上那屋裏歇着去，」下霸天垂手待立的連聲着：「是，是，」轉又去吩咐他手下的人，當時他手下的人就都不敢怠慢，下霸天並來戚手幫助攙扶柳夢龍，笑着說：「兄弟，請你到那屋裏歇着去，那屋離着老太太和姑娘住的地方近，你們也好，得敘家常。」

柳夢龍本來是咬着牙，掙扎着，想爲不用人攙扶，自己就走到那屋，但是不行，陶鳳兒的這一錘實在把他的「英雄氣」連根兒打銷了，他真覺羞慚，陶老太太這時還在旁直說：「慢慢攙，慢一點，腿受了傷的人那能禁得住，」鳳兒也斜着小眼來看看，柳夢龍就實在是等於枝人背着，架着，跟個死

屍一樣，被好幾個人給送到了北房的東裏間，這房去的西裏間就是鳳兒和她媽住着，實在跟在一間屋裏是一樣，內的東西很簡單，只有一張木牀，一張桌子、臨時搬來了幾個瓷兒，牀上舖着的被褥倒很厚，而且整潔，枕頭上還綉着花，真許是陶鳳兒的枕頭呢，當中升着一個白灰作的火爐，燒得炭很旺，非常的暖和，窗外的天氣還陰沈着，雪還飛着，這算是歲暮天寒，出門走路是十分的辛苦，然而能夠得到這麼一個溫暖而舒適的地方，雖然腿上受了鏢傷，可是也不能不算是僥倖啊，此時，下霜天等人又全迴避出去了，陶老太太也吩咐着女兒說：「別再跟柳大哥涎臉了，你把咱們那藥，再找出點兒來，給柳大哥敷上，」鳳兒正在斜着小眼睛瞪着柳夢龍，心裏好像還有點兒忿恨似的，但聽了她媽的吩咐，她不敢不答成一聲，答應得也很勉強，等她的媽走出去之後，她却又向着柳夢龍，一撇嘴，哼了一聲。

柳夢龍也斜眼看，陶鳳兒這了頭，實在是相當的標緻，她那小圓臉兒，臉蛋兒上還掛着一點淚痕，淚痕連着紅暈，頭髮梳得是那麽好，雖然前邊有點蓬鬆凌亂，可是愈顯得嫵媚，她的身段是那樣的苗條，玫瑰紫的琵琶的緊身的小衣，真、真格外的嬌嬌可愛，這了頭真是個尤物，手辣而心毒，不、她的心倒未必毒，只是有一點小孩子氣，氣也不像真氣，嬌可是十分撒嬌，誰知道她的心是在怎樣想，她可是斜倚着窗櫺，拿腳兒「咚登咚登」的不住的搖擺着一隻腿兒，她似是不想走開了。

剛才還是仇人，現在竟像是待疾的一個小了孃了，但小了孃爲什麼要空戴得這「花梢」，她

花稍得好，很是福媽，真的，柳夢龍自覺得這幾天來跑西顧，爭來鬥去，劍米跪半坐的，把他那破褲胡一的過了這幾天的緊張生活，現在好像是住在妓院了，那陶老太太像是搗母、下竊八等人是一羣「毛夥」「茶壘」，而鳳兒這了頭就是個多情的豔妓，不對，不應當這樣想，這可實在是有點「欺負人」了，陶老太太人家的態度誠懇，鳳兒也是可愛而又可憐，怎麼該這樣的警惕呢，太不該了，那麼應當怎樣警惕才對呢，那老太太是我的丈母，鳳兒她是我的妻？……

柳夢龍這樣的胡思亂想，因為這樣一想，才可以稍微忘了點腿上的疼，他並且不愾禮貌，從頭至腳的看陶鳳兒，陶鳳兒先前是撇着嘴兒，生着氣，扭着臉，轉着身子，躲避着柳夢龍的目光，可是柳夢龍還不住的瞧，瞧了大半天，她就急了，一捧手絹，頓頓腳，說：「你瞧什麼呀，難道你沒見過嗎？……」柳夢龍點頭微笑着說：「我真沒見過，我活了二十六年，到如今是初次看見，你這樣武藝高強，而又長得好看的姑娘」。

鳳兒「嗒嗒」的笑了，這句讚美的話，就如燙斗一樣，燙半展了她的心，她嫵媚的轉過身來，眼波又向柳夢龍撩了一下，說：「其實你的武藝比我好，只是你不會……」

柳夢龍「不會的，自然就是「暗器」了，陶鳳兒承認他的武藝好，但只有這一點是個缺點，是個遺憾，使得她一說起來，眼圈兒便又一陣紅，遂又微微的歉了口氣，柳夢龍說：「暗器，打鏢，接鏢，避鏢，和什麼連球弩，練子錘，這些玩藝，我並不是沒有見過，只是我向來不習於學這些個，以為

非英雄之所當爲，但如今有了這一番虛訓，以後我真得也找個地方去學學這些玩藝了，」陶鳳兒似笑似急的說：「得啦，得啦，你就別再說了，」她邁着細碎的步兒，跑過來，說：「你？……」指着柳夢龍的腿說：「真是一點也不覺着疼嗎，」柳夢龍笑着說：「這算得什麼，就是你拿把刀來，向我這傷處，劃上七八刀，挖下幾塊肉，我要是皺一下眉，便不是好漢，」說着就拳頭向腿上的傷處狠狠的搥了一下，陶鳳兒却急忙雙手揪住他的胳膊，盛着腳說：「你這是幹麼呀？這不是成心叫人心痛難過嗎，」她翻着小眼睛望着柳夢龍，那淚珠兒又幾乎奪眶而出，柳夢龍却仍是微微的笑說：「真的，這也不是逞英雄，只要是個好男子，大丈夫，若怕了這點點的鏢傷，那還算什麼人物，」

此刻忽聽那邊的裏間，陶老太太又在叫着說：「鳳兒，你倒是快給人家拿藥來呀，」陶鳳兒高聲的答應了一聲，又向柳夢龍悄聲說：「我媽叫我啦，你在這兒等一會兒，」說畢，她急忙的就跑往那屋裏去了，柳夢龍這才皺眉，嘆氣，因為腿傷實在疼痛得狠。

陶鳳兒接她的媽去了半天，才又來了，臉兒越發的泛着紅霞，小眼睛如春水一般，傳遞來多做的笑意地腰兒上又繫了一條綢子的「汗巾」，是蔥綠色的，意兒嫵媚動人，她一手托着隻小瓷碟，一手牽着個棉花兒捻兒，正在配合着那刀口藥，柳夢龍本來最恨她這個刀口藥，認爲她這個藥如果有效，那麼打傷的，治好的，全都是這個丫頭，倒楣的只是我這條腿，這不是一種毒藥，所以就準備着她走近牀時，再將藥打在地下。

去刀口藥，書不荒村，出集

但，畢竟一人心都是同長的，人家陶鳳兒，托着小藥碟，到她牀前，半跪半坐的，把他那破碟腿解開，慢慢的，十分的小心謹慎的，惟恐碰着他的傷處，把他那下腿，血倒是不多，泥土却是不少，人家也不嫌穢，就像對待親人似的，拿那小棉花捻兒，一下一下，輕輕的給他敷上了藥，他真不好意思再怎樣了，誰能如此呢，自己的妻子，假定了有丫環，侍妾，或者自己是個皇上，有無數的宮娥，那麼對待自己的殷勤，也不過就是如此，何況素昧平生，又闖到人這兒來拚過命，得到這樣的優待，實不可以再無禮情了，她這藥真是不錯，敷上了之後，微覺麻木，疼痛立止，他就索性將身子躺下，陶鳳兒又立時給他的脖子底下墊上枕頭，身上蓋好了棉被，這樣一來，柳夢龍不但心裏氣暖洩不出來了，反倒覺得感激，由感激而生情愛，由情愛又生煩惱，他就索性閉上了眼睛，待了一會，就睡着了。

雖是身受很重的鏢傷，疲倦已極睡得十分的安適，及至醒來，只覺着溫暖得很，小爐子裏的火燃燒旺了，並坐着個小鐵壺兒，壺中的水已被燒得滾開，由壺嘴不住「嘟嘟」的冒熱氣，院子裏有人在說話：「把肉燃爛着一點，余家小店有好燒酒，叫禿頭鬼趕快去給打來，屋子裏沒有人，只是在那門上新掛了一條紅緞門帘，細聽了聽，也不見陶家母女在那邊說話，柳夢龍的心裏倒不由很惦念的，他等了半天，屋裏都快黑了，才見帘子掀起，他自以為是期待的鳳兒又來了，一看，却是那下驢天白眉老魔。

這個老魔一進屋，就先摘下皮帽子，說：「我剛從段家堡趕着回來，他們，我都見着了，只是中霸天的胳膊被你傷得不輕，我投大哥——上霸天，摔得更重，也許將來得成殘廢！可是我把你在這兒的情形一說，他們都說：算了——既成了一家人，什麼話也就都不用再提囉！」

柳夢龍聽了，也沒有說什麼，白眉老魔就自己搬桌子，挪凳子，說：「我已吩咐廚房做飯了，今兒晚上，我可得大請客，」柳夢龍問說：「都要請誰，」白眉老魔笑着說：「沒有別人，連我的家裏，她，雖住在後院，可也沒有她們的份兒，因為她們都上不了場面，我那幾個夥計，也都不配跟咱們坐在一起，待一會，只是……」他用手隔着門帘，指一指那西裏間，說：「有那二位，還有，就是你跟我啦，」

柳夢龍又沒有言語，心裏却很贊同，並且盼着快些實現，盼着那如花的麗人陶鳳兒，又坐於自己的對面，亦笑亦顰，真的，柳夢龍現在真覺出是已經「英雄氣短」，而「兒女情長」了，他對陶鳳兒懷着一種恐懼，倒不是怕她的飛鏢，準確難防，而是怕她嬌容和媚態，真乃是纏綿不斷，縛住了雄心。

盼着，盼着，屋裏已點上了燈，擺好了桌子，上好了菜，熬好了酒，酒已斟在盞子裏，十哩萬喚始出來，出來的却是陶老太太，她女兒鳳兒並無露面，老太太說：「鳳兒病啦，說是頭疼，不想吃東西，我叫她睡下啦，那個丫頭，身子骨兒本來不大好……」白眉老魔說：「陶姑娘是練工夫的人，

怎麼也時常病呀，我那個老婆子，笨得連地都不會掃，平日好吃懶做，可是一頓飯，她能夠吃五個大饅頭，陶老太太歎氣說：「那才是有福的，我們鳳兒，她就是很重，好容易這半年來，她也會說會笑的了，不想今兒又遇着了柳大爺……」

柳夢龍趕緊說：「老太太不要再這樣的稱呼我了，陶老太太這才又改口說：『偏偏的又遇見了夢龍，又偏偏的她把夢龍給得罪了，夢龍雖沒有怎麼見怪她，她那小心眼裏，可也是後悔的了不得，現在倒不要緊，也不過是有點頭疼腦熱，她睡了一時，待會兒也就好啦。』」

白眉老魔·着自己的嘴吧：「這都怪我，我要不把夢龍激到這兒來，也沒有這些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夢龍要是不來呢，咱們能認識他嗎，得啦，剛才的那些事，現在別再說了，我倒得請教請教夢龍兄，你到底仙鄉何處，嫂夫人幾位，有沒有小孩。」

柳夢龍笑了一笑，說：「你以為我也像中禩大似的，家裏有五個老婆嗎，」白眉老魔也笑着說：「至少也應當有一位，」柳夢龍點頭，喝了一口酒，挾了一箸子菜吃，便又說：「我生平也沒作過什麼大事，家中更非世家，我只把大略跟你一說，就行了，我是河南省盧氏縣的人，父親是個老學究，他教給我唸了幾本四書五經，同時，村子裏有個會武藝的人，又教給了我一些拳腳，但是我的父親對我的教訓是不許我科考，及作官，我的師父臨死時的遺言又是，不許我取非義之財，不許我欺凌孤弱，他們都已故去了，我的母親更早已不在人間，既少叔伯，終鮮兄弟，十二歲時訂下的親，那個女子也

得了癆病死了，如今只賸下我孤身一人，而且是一貧如洗，幸虧認識一個和尚，他寫了一封信，才荐我到金刀徐老那裏去當夥計，這才保了這次標，這才由跟你們打，而又跟你們相識。」

白眉老魔用眼看陶老太太，陶老太太正在連連的點着頭，提着神，彷彿正在想什麼，白眉老魔就又給老太太和柳夢龍滿滿的斟酒，大箸的挾菜，說：「我想管一件閒事，不知道行不行，夢龍兄剛才這麼說，可知他實在是個老實人，規矩人，也是一個舌人，老這麼打着光棍兒，也不像回事，應當趕快給他做個媒，陶老太太帶着鳳姑娘呢，這我都知道，也實在沒有別的親人，正好叫我給……」說到這裏，大概是陶老太太在暗攔了他一下，他就不說了，柳夢龍也頗覺詫異，然而，白眉老魔不說出，陶老太太無此意，也未嘗的不好，鳳兒雖說是漂亮，可是誰知道她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不過是偶爾的一段姻緣，如落花流水，一時的綺麗豈轉眼放空，腿好了我就走我的，夢想什麼，英雄，豈真難過美人關，於是滿滿的喝了一大盃酒，並不覺得失望，陶老太太因為有肚氣病，而且心裏彷彿添了事似的，略略的吃了一點，她就起身走了，這與白眉老魔倒聲惡着柳夢龍說：「老柳，你也得自己往前湊合湊合，這不是放在眼前的一隻野鴨子嗎，你要是不張嘴，那可就飛啦。」

柳夢龍也不言語，悶悶的又吃了些菜飯之後，才說：「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要作個月下老兒，你叫我也得自己向她們去巴結巴結，但是你不知道我並不是那些江湖上無信無義的人，我豈要家室，就得那女須有來歷，能安分，才行」，白眉老魔下縮天有點替他發急了，說：「咳，什麼叫來歷呢，

你也看得出来，她們難道：胡亂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人嗎？在外邊、江湖上、像她們這樣的就可以啦，你難道還非得娶千金小姐，說笑話啦，憑你這件破皮襖，再說，你可別惱，咱們又都有什麼來歷，說到安分，你得知道，今兒要不是我把你騙來，你要不追到屋裏來，你要不先開口罵人，她絕不能跟你動手，她不錯，是有一身好武藝，學得好暗器，可是有她的媽管教着她，她的武藝不輕露，鏢也 不是見着誰就鏢誰，這樣的女子，娶了她之後，只要你能安分守己，她絕不能夠胡作非爲，一定會死心貼地的跟着你過日子，這還要怎麼樣呢，難道我要給你做媒還是屈尊了你，你非得端端架子不可，這話都別說，由根上講，咱們都是江湖人，不然今天不能夠拚了命，又成了好朋友，憑人家，你也有眼睛，那模樣兒，那性格兒，就不用再說那身武藝及鏢法呢，管保你從南京到北京，再也找不出第二份兒，即使沒來歷，好男子一生能遇見幾個好婆娘，這麼好的事兒，給你你會不娶，可真是大傻瓜了！

柳夢龍被下霸天可以說是連招帶罵、數說了一大頓，然而柳夢龍並不生氣，因為無法說他的這些話不對，下霸天確實是一番好心、言之頗有道理，世間上也不能再找出第二個陶鳳兒了，有來歷沒來歷，更「沒大關係」，只是，陶老太太像是要給女兒找女婿，可又不像是要給女兒找女婿，捉摸不着她的心，鳳兒更是若有情若無情的，令人難測、非得等着我柳夢龍去下跪求親，那我可絕不能夠幹，男兒接下有黃金，豈能爲了媳婦拜丈人，不能夠，絕不聽夠，由着她去吧，何況，這一鏢打得我現在

還起不來。

下霸天似乎是想跟柳夢龍交個好朋友，還是十分誠意的，要給這好朋友說一房好媳婦，但是，如今見柳夢龍這樣的迂闊，他不由得灰了心了，說：「我反正是盡了我的心，成不成還在你，我又不貪圖什麼謝大媒的厚禮，」又吃了些菜飯，他就起座說：「你一個人吃吧，你白天傷的那兩個人，我還得看看去，那都是我多年的夥計，我也不能顯出待他們太薄了，」柳夢龍說：「你請吧，今天我真打攪得你不輕，好在我們由今天起，已是朋友了，將來後會有期，」下霸天沒再說什麼，皺着白眉，彷彿替人家說不成媳婦，他倒很難過似的。

下霸天一出了屋，柳夢龍一個喝酒用飯，更覺着毫無意思，他時時的惦記着那邊的裏間，可是那邊，一點聲息也沒有，他暗歎了口氣，就想：「還是算了吧，還是孤身在湖上去飄泊吧，弄上這些情絲煩惱，恐怕將來倒得受罪，」少時悄悄的走進來一個，像是僕人又像是小賊似的人，慢條斯理的，把所有的殘肴廢酒，全都收拾了去，又給送來了一壺醞茶，就走了，外屋的那個門響了一響，不知是誰給關上了，合着，這屋裏住的是他，那屋中就是陶家母女，只隔着兩層門帘，那屋中的母女若是低聲兒談話，這裏若響起耳朵來，也能夠隱隱的聽出，可是人家母女好像什麼也沒談，更不知睡了沒有，真箇人，真一天涯咫尺，若是忍着痛，柳夢龍大概也可以走過去看一看，可是那就不對了，那就失掉了自己的身份，叫鳳兒那丫頭反倒瞧不起。

「丫頭，」什麼東西，我還是快些離開此地吧，叫她們跟這羣賊混一輩子，休想再能遇得到我這樣的人，……忿忿的想，本來他已睡了一天，可是現在還睜，把被蒙頭蓋上，就睡着了，又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刻，忽然覺着那條受了傷的腿，有一些癢癢，他驚醒了，覺得有人正在給他那傷處敷藥，手用得很輕，彷彿是惟恐把他驚醒似的，柳夢龍聽的將被一掀，隨了坐起，正在偷偷給他敷藥的陶鳳兒，嚇了一跳，瞪着眼睛說：「幹嗎呀，」說話的聲音很低，拍被她媽聽見似的。

柳夢龍藉着黯淡的燈光細看，見陶鳳兒現在穿的還是那條紫緞的褲子，却換了一件粉紅色的小衫襖兒，這似是睡覺時才穿的，雲鬢惺忪，釵環半卸，臉兒也是愁容壓着淚迹，淚迹又顯着病容，小眼睛，眼胞兒都哭腫了，爲什麼呢，傷了她的心，她低着頭不言語，只是專心給柳夢龍的腿上敷藥，彷彿恨不得叫這處鏢傷，立刻就痊癒，才能夠稍慰於她的心，柳夢龍就想：既然這樣，你何必要打我呢，真是可笑，然而這丫頭總算是個癡情的丫頭，我不應當再對她言語粗暴了，遂就也底聲的說：「真多虧你了，我也不跟你客氣了，就求你快些把我這塊傷治愈，我好趕快離開此地，」鳳兒說：「你還放心你們那標車，他們一定沒事兒，」柳夢龍說：「我不是一定要丟掉他們，我是住在你們這裏，算是怎麼回事，我也於心不安，我雖然是無家可歸，可是也得另換個地方去再想主意了，」陶鳳兒微笑了笑說：「你將來打算想什麼主意，打算到那兒去，」問這話時，抬起眼皮來看看，手也停住拿了那個棉花捻兒往傷處敷藥。

她這樣殷切的期待着應柳夢龍的回答，柳夢龍却淡淡的笑笑說：「那裏不可以去，無家的人，到處爲家，至於打主意，那也到時候再說。」陶鳳兒舉眉淚眼的又問說：「你不是要去找個人，學暗器，或學着打鏢，避鏢，……」柳夢龍笑着說：「誰跟你說，我要學那一些，真是小看了我柳夢龍了，我柳夢龍此番沒有被你的鏢打花，將來還許說不定要喪命在別人的暗器之下，但是要叫我學暗器，也打暗器，或是鬼鬼祟祟的躲暗器，那真是小窺了我柳某不是英雄，我柳某無論何時也要使用真工夫，真武藝，打鏢避鏢，那些不光明的手段，我絕不使。」

陶鳳兒聽了仙這話，驀然就將樂碟兒一摔，氣忿忿，悲戚戚，站起來就走了。

柳夢龍不禁覺得詫異，心想：「什麼，她非叫我去學打鏢避鏢不可呢？莫非她真是有心要嫁我了？很愛我的武藝，只可惜我既不會打鏢又不會避鏢，因此她才鼓勵着我，逼着我，叫我去學那些本事，使我成爲一個武藝十全的人，大概她覺得才光榮？」想到這裏，覺着很可笑，「不過，這也難怪她，女人都是好體面的，尤其是他，她的鏢打得這樣好，她苦嫁得那人連鏢都不會躲，只會挨，當然與她配不上，俗語云，才女必須配才郎，會打鏢的姑娘當然也非得遇着會打鏢的男人，才嫁。這，實在是我應當找個地方去學學。陶鳳兒不踏，若得娶她爲妻，一生可以無憾，而且她還很可憐，我怎可抱着拗脾氣，死不學鏢？」本想要立時就把陶鳳兒叫回來告訴她：我願意去學暗器了！但是，一叫她，必能被她的媽聽見，誰又知道她的媽心裏是什麼主意？她的媽還許叫我得學三霸天呢？又想要迫到她

的屋裏去跟她說。但是，一條腿不能動，二則更深半夜怎可以到人家母女垂覺的屋裏去，許她可以，「自薦枕席」，我却不能踰東家牆，而……」柳夢龍想起了這些古人的句子，他又想起自己永遠在懷中揹着，不時取出來展閱的那本書了，他那本書原來就是「唐詩三百首」，多半是在段家堡打架的時候弄去了，然而其中的妙幻，他已記得瓜滾爛熟，尤其是那忘不了的李義山的「無題」：「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正句爲此時此景的他！來寫照。想到這裏，他有些惘然了。

嘆了口氣，又默默的吟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咳！我柳夢龍坎坷半生，如今遇着這個陶鳳兒，未必就是絕福，還許是一場孽緣，將來不定要怎麼樣了。然而！由它去吧！」他又倒頭睡下了，今天他在這裏睡的覺，確實與往日不同。

次日天明，也沒再見着陶鳳兒，只覺得下霜天的家裏人很是忙亂。

原來，今日已是「除夕」了，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下霜天裁了許多蠟紅紙，請柳夢龍給寫春聯，柳夢龍笑着告訴他：「今年我萬也想不到會來到這兒給你寫春聯，可是，留下個紀念物兒也好，鮮紅的春聯就如同是我受了鑣傷，流的鮮血，明年我盼還能回到這兒來，再給你寫，那時，我也就學會了打鑣避鑣了。」

下霜天聽了這話，先是驚訝，後是欣喜說：「真的嗎，老柳你真是要學鑣去嗎，其實，陶姑娘就是個打鑣的老手，你何必要跟外人學去。」

柳夢龍想了一想，也是，真不知道陶鳳兒一定叫我出外去學鑷，是什麼意思，遂就自己替它想了個理由，微笑着說：「我跟她學還行？還得拜她爲老師，那我可真算拜倒於石榴裙下了，我得另找高手，終南山上有一位高人，外號叫飛鑷李，我得找他去，學會了打鑷，回來報了這一鑷之仇，那時我再給你寫明年的春聯。」

下霸天笑着說：「得啦吧，我看再打你兩鑷，你也不能認作這是仇恨，你挨的這一鑷，我想挨還挨不到呢，挨了鑷坐在床上享福，有人伺候，末了還……」說到這兒，他扭頭一看，陶鳳兒進屋來了，柳夢龍又補充了一句說：「我只在此住六天，一過初五，我就上終南山去找飛鑷李，跟他去學鑷，學鑷之法去。」

這真寬慰了鳳兒的心，鳳兒立時就抿着嘴兒不禁的笑了，先急急忙忙的跑回去，不用說一定是把這話告訴她的媽去了，待了一會兒又回來，下霸天給柳夢龍的膝前放了一張小炕桌，他就拉平了紅紙，鳳兒，纖手就在旁磨墨，只短少這時有個高力士給他脫靴子，或是捧着那隻受傷的腿，鳳兒之艷麗實不亞於楊貴妃，柳夢龍就好像李太白，運用着大筆寫着：「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壽長，」「五風十雨皆爲瑞，萬紫千紅總是春，」「及時霖雨舒龍甲，晴雪梅花起鳳毛，」「鳳兮鳳兮原一鳳……」想了一想便寫道：「聊乎聊乎喚我聊，」鳳兒在旁不住的笑，原來她還認得字。

柳夢龍對於鳳兒，確是愛慕難捨，這春聯，可惜寫不盡自己的情意，和心，白眉老魔只說：「寫

得好，姑娘別累着，墨交給我磨吧，一鳳兒也許是心裏喜歡得忘了形，把指甲醮了點墨向着下霸天一彈，白眉老魔的眉毛就沾了一塊黑黑，成了個一邊的眉毛白，一邊的眉毛黑，一個怪樣子的老魔了，他笑着說：「弄成一臉墨倒不要緊，可別弄姑娘你一身，這姑娘真淘氣，」鳳兒倩然的笑了，先低頭細看她身上的琵琶襟玫瑰紫色的小衣裳倒幸虧沒有濺上墨，又忽然間急斂笑容，偷着看了柳夢龍一眼，彷彿自覺得剛才那舉動太不端事了，怕柳夢龍不願意，柳夢龍白她的心，就故意作出了不介意的樣子，依然拿着筆寫，鳳兒還在旁邊結想詞兒，說：「個四季平安，」「五福臨門，」白眉老魔說：「這姑娘真才學大，不但會打鑿，還會拿筆，老柳你還差點，光會拿筆究竟不行，才應當趁早快學鑿去，」又自言自語的說：「我是鑿既不會打，筆也不拿，寫的這個字，都湊在一塊兒，我只認識半個，我是完嘍，什麼下霸天，簡直是下半年，沒多大起色啦。」

正在說着，陶老太太也走進了屋，打扮得很是齊整，向鳳兒說：「你就別管這個啦，快收拾收拾咱們快走吧，趁着今兒還有集，咱們買點東西去。」

陶鳳兒放了墨，笑着說：「我還給忘啦，」

下霸天一邊用細子擦眉毛上的墨，一邊說：「老太太可買年貨，什麼什麼我都已給預備好了。」

陶老太太說：「我們買點布去，趁着這幾天，呀鳳兒給她大哥做幾件衣裳。」說着，帶着鳳兒出屋去了，這裏下霸天眼望着柳夢龍，悄聲說：「這就行啦，不用我給作媒啦。」

柳夢龍沒有言語，待了一會，見陶鳳兒在那屋裏打扮完畢，又走過來，向着他似乎要叫「大哥」，可又叫不出來，只問說：「你想想，你不要什麼東西嗎，」問的這話是親切，而多情。

柳夢龍搖頭說：「我什麼也不要，也不用給我買布做衣裳，因為我用不着，」下霸天說：「老弟，你不必客氣了，給你做兩件衣裳又算什麼的，你一個年輕人，也應當打扮打扮，老披着那件破皮襖，成什麼樣子，」柳夢龍說：「連那件皮襖還是四海通的掌櫃的，金刀徐老借給我穿的，我平日是不修邊幅，尤其我無家無業，整年在江湖上漂流着，住小店，受風霜，有時還要跟人打架，滾到山上，揪到河裏，我就是想穿好的衣裳，也是不行，」下霸天笑着道：「你可別這麼說，以後你就應當成立一份家業了，」他說到那裏，那陶老太太和鳳兒，都就轉身走出了屋，下霸天把話止住，待了半天，他才接着說：「老柳，你這個人怎麼一點兒世故也不懂，現在的事，你就不用言語，什麼事都由她們去辦，反正有的是錢，還許給你做兩箱、幾櫃的衣裳呢，大概衣裳做好了的時候，我們也就該快喝你的喜酒了，你總算走運，結果必定是人財兩得，」裂着嘴哈哈大笑，又說：「等着吧，你娶了媳婦以後，我再跟你耍賬，你打三霸天，不是說，頂我這下霸天對得起你，我要不把你帶到這兒來，你想要揆這一鏢，求着揆這一鏢都辦不到，咳，我也是胡耍胡塗，怎麼把你帶到這兒來，怎麼倒給我你了好事兒啦，得啦，快點給我寫春聯吧，」

柳夢龍此時是連笑也不笑，下霸天說的這些話，真是粗俗而無味，不過，眼前這些事，並不在乎

什麼衣裳和錢，只有陶鳳兒，便實在有味得很，這真是一件奇遇，就像是自己看過的「聊齋誌異」裏面那些「某生」「某甲」所遇見的鬼狐事蹟，一樣的新奇，真的，陶鳳兒實在不啻是一個妖狐鬼，她到底是個幹什麼的呀，爲什麼會刀法，擅打鑼，管轄着三霸天，還很有錢，她到底是個幹什麼的呀，這樣的一個來歷可疑的女子，我如何能冒然與她婚配，他一面提着筆一幅一幅的寫着春聯，一面在腦不斷的思想。

待了一會，他寫完了這許多張的春聯，因爲墨跡，都沒有乾，所以都平舖在地下，幾乎沒有站腳的地方了，好在這時下霜天白眉老魔又已出去，忙着，預備着「過年」的一些事，柳夢龍是仍然下了牀。

他倒不怎樣感覺着寂寞，也許是他連年的隱居生活，從沒得到過一點溫暖，和片時的享受，如今這個地方倒成了他的安樂鄉，不，暖柔鄉了，雖然陶鳳兒只這麼一會兒沒在家，沒有見面，他也就很像想念，很不安心的心自己又覺得有些恐懼。這種纏綿不斷的情絲，實在能夠一使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子，變成一個極端無用的人，西楚霸王項羽還不就是個榜樣，我柳夢龍自己想著：「我在此時，千萬要拿定了主意，不可因循自誤，也不可中了這條美人計。」

大概今天有市召的那地方，就是離此不遠，柳夢龍在那裏住過店，喝過酒，跟下霜天開始鬥毆的那小鎮，所以，不大會兒，陶鳳兒和她的媽，就都回來了，可是沒到這屋裏來，也不知買來的都是什

麼東西，當時就在那邊忙起來了，隔着兩層門帘，也沒法子看見那邊的動作，只是聽柳夢龍現在倒是個癱在床上，下不了地，可是又愛多管閒事的老太婆，他就側向那屋裏聽着，甚至連陶鳳兒的腳步聲，他都能聽清楚了，又過了些時，聽見「哐啷哐啷」的剝肉，剝菜，他明白，陶鳳兒是給他包今晚除夕吃的水餃子啦。

富有趣味的新年風光，柳夢龍雖沒下牀，也能感覺得出來，下霸天的一些家人僕人是在院裏忙，陶鳳兒是在那間屋裏忙，忙得都彷彿很高興。「過年」的這件事，主要的就是吃食，看下霸天這裏，人口像很多的樣子，一定有廚房和廚役，但是現在陶鳳兒還要自己動手，這就可見是要做點特別的吃食了，這個年看她過得還高興，莫非是因爲我在這裏麼。

下半年，柳夢龍始終沒再見着陶鳳兒，好在床旁邊就放着那藥碟，裏面還有不少的藥，柳夢龍就不斷的往傷處敷藥，果然就覺着輕爽了好多。

到晚間，有人進屋點上了燈，收拾起來了那些春聯，下霸天又來了，悄聲告訴柳夢龍說：「今天可是大年三十晚，諸神下界，無論什麼事都得討個吉祥，你就是還覺我那點不好，也等到過年再說，」柳夢龍笑道：「我們既然相交得這樣熟了，往事就都不必再提了，我只盼你過了年，少做那此綠林的勾當，」下霸天點頭說：「過了年我一定改行，不買我自己，連上霸天，中霸天，和我手下的這些鷄毛蒜皮，我都敢擔保叫他們洗手不幹，這些事，咱們走與瞧，我也不用多說，你也不必再講，不過

這要頭還有事，我們以後雖說是洗手不幹，可是也還得開標店或是賣活些閒人，這沒法子，你要詳細的情由，我們也不能說，實在我們也不大知道，我們都是聽喝奉命，你要是想明白，還是問你的太太和丈母娘去……」

柳夢龍聽了這些話，更是不禁的猜疑，又笑了一笑。

下霸天却正色說：「你別笑，這是真的，剛才陶老太太已經跟我明說了，她願意把她的閨女配爲你妻……」柳夢龍聽到這裏，不禁的神馳，下霸天接着又往下說：「說這話的時候，是當着她的女兒，鳳兒那時正拌餃子餡兒，聽了她媽的話，一點沒搖頭，只低着小臉兒彷彿是很害臊似的，你得知道人家是黃花女兒，今年才整整二十，又是小生日，實在說不過才十九，你得知道點暖存，待一會，她們一定請你過去吃餃子，你可千萬別再說什麼鹵莽的話，還有，你得給人家一件訂禮呀，我看你可沒有一件什麼東西，」

柳夢龍說：「這件事情，我不一定答應不答應，我還得斟酌斟酌。」下霸天着急的說：「你老哥斟酌的什麼呀，論模樣，難道你非得娶嫦娥，武藝你非得娶穆桂英嗎，得啦，算了罷，沒什麼斟酌的啦，我都替你在陶老太太和鳳兒跟前點了八次頭，全都答應了，」柳夢龍聽了這話，本來又要發急，但結果，他只長歎了一聲，下霸天又問：「你拿什麼當訂禮呢。」

說到訂親用的禮物，柳夢龍實在一件也沒有，那破氈帽，破皮襖，以及那口刀，都不能作爲訂禮

，連馬也是租來的，將來還得叫袁張遼還給人家；他正在作難，同時又想正好藉着沒有訂禮，把答應親事的這件事，再拖延幾天，再斟酌斟酌，再把鳳兒的來歷細問一問，可是，陶老太太忽然進了這屋，帶着笑向下霸天說：「薛三爺，你把夢龍請過去吧，怎麼着，還是攙一攙他吧，」柳夢龍說：「不用，我能夠自己下床，」他隨就抬腿下了床，忍着痛，一半仗着下霸天攙扶着，居然就走出這間屋，過了外屋，而到了那屋裏。

立時，一片綺麗的景象，都映於柳夢龍的眼中：她們母女所住的這間屋子，跟那邊是一樣的大小，可是四壁裏糊得十分的新，器具也不像別的屋子那樣簡單，有梳妝鏡，衣櫃，條案，椅子，茶几，都是一律的榆木擦漆，而且像新置的，有一舖磚炕，炕上的單子，被褥等也完全是簇新的，以大紅大紫的綢緞質料爲多，另有一張紅木的炕桌，桌上早都擺設好了，什麼：紅燒的鮮魚，乾炸的丸子，醋溜的肝尖，粉蒸的肉肉片等等，雖不是什麼盛饌珍肴，可也是家常的，尤其是「過年時」應當預備的，很可口的好菜，三隻錫製的燈台上，都高燒着紅燭，靠着炕的壁間新貼的「吉祥如意」，梳妝鏡的郵邊還到貼着「福字」，意思即是「福到了」，這全是柳夢龍剛才寫的，新貼上的，漿糊恐怕還沒有大乾，紅紙襯着粉壁，格外顯出一種刺眼的鮮豔，陶鳳兒已經穿上了一件，這也許是爲預備過新年穿的，或是爲今天「訂婚」才穿的桃紅色軟緞的旗袍，可是一點也不肥大，特別的合體，而高挽着兩隻袖子，露出灰鼠的裏子來，並金鑲成對，玲瓏而發着光澤，釵環搖曳，滿頭都是翡翠金珠，柳夢龍

陶老太太搖着頭說：「你不用客氣！我就是這樣，永遠是好兩天，又壞兩天，不是大三十的我又說不吉祥的話，你想：我這樣的身子骨兒，萬一我是有個什麼好歹，可叫鳳兒依靠着誰，」柳夢龍偷眼又看看陶鳳兒，鳳兒却仍在一會兒桿桿皮，捏捏餃子，一會兒又拿漏杓，攪一攪鍋裏煮好的餃子，低着臉兒，倒是沒有因她媽的這話而掉淚，柳夢龍就等着陶老太太再往下說，陶老太太却真叫人着急，又去說別的了，她說：「行啦吧，撈吧，先撈一盤子給柳大哥吃，再要煮，皮兒可就破啦。」

陶鳳兒給撈出來一大盤子熱氣騰騰的水餃子，下筋天趕緊給接過來，放在柳夢龍的眼前說：「吃吧，吃吧，一邊吃着一邊再說閒話，」柳夢龍讓老太太也吃，陶老太太却指着胸口，說是：「吃不下去，」又微微歎着說：「我就怕心裏有事，說不出來。」

柳夢龍真不明白這位老太太爲什麼給她的女兒說婆婆家，她自己倒這麼發怯，吞吞吐吐的沒有一句爽快的話，莫非是其中還有什麼隱情？這時，下霸天白眉老魔也在旁忍耐不住了，他就說：「我替老太太說了吧！當着姑娘，我也不怕打我的嘴吧子。老太太母女二人，很覺着孤單，要找個養老女婿，瞧着老柳你不錯，想要——干脆說吧！要把鳳兒姑娘給你當媳婦，這可不是求着你，央告着你的事。你願意不願意，你就快一些說，現在別尋思：將來萬一你又不願意了呢？可也別後悔。一句話，你就說願意不願意？」

柳夢龍被話逼到了這種地步，原意再斟酌，再商量商量，那也不能了；而且觀着自己若是也吞吞

吐吐的沒有一句爽快話，也未免不成爲一個男子，遂就慨然的點頭說：「我願意！這我自是求之不得了！」下霸天白眉老魔哈哈的大笑，說：「好了！好了！我這次的媒可算做成了，這輩子，我是頭一次做了這麼一件好事，老柳！你既是答應了，那麼君子一言出口，驢馬難追，以後姑娘就是變成一臉大麻子，也算是你家的人了，按着老規矩，現在你就得拿出訂禮來！」

柳夢龍說：「我現在什麼東西也沒有，等我的腿傷好了以後，我必然買幾件東西作爲訂禮。」

陶老太太這時又歎息着說：「訂禮的事，倒是不大忙，我就有一件事，簡直的說不出口！」下霸天說：「我也替老太太說吧！老柳！就是這麼一回事，人說郎才配女貌，呂布，才能配上貂蟬。鳳兒姑娘的鏢法，舉世無雙，你却連鑿鏢都不會，便不能算是相配。現在鳳兒姑娘雖已經訂給你了，可是你還得先去學鏢，回來之後。還得看看你，學得到家不到家。如果真行的時候，才能叫鳳兒姑娘跟你拜天地呢！」

柳夢龍一聽，想不到果然又提出了這一件事，這種要求，實在太不近情理，而且簡直是侮辱人，本想不應，但是，此時那兒陶鳳兒已經什麼事兒也做不下去了，她背靠着梳妝鏡，正在拭淚啜泣。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這樣的楚楚可憐，千般風流，萬種婀娜的佳人，只叫你去學學鏢，還是只要能夠會鑿鏢就行，不必一定也會打，這麼一件容易而且便宜的事，還能夠算是苛刻嗎？於是柳夢柳便又點頭，說：「這件事我也一概答應，本來現在要叫我成親，我也不願意，因爲我也得有許多

的預備、若論判學鑑、原是一件極容易的事、只消我到一趟終南山……」說到這話，他忘了會跟下霸天說過的那在終南山上的高人、是姓張還是姓李了、便含混的說：「至多兩三個月，我必能夠學成了鑲技、回來！」

這時候陶老太太也笑了、倒似乎是很覺對不起他的樣子、殷殷勤勤的給他斟酒，佈菜，挾餃子。下霸天倒好像完成了「使命」，現在沒他的什麼事了，只是自己在大喝而大吃，話也彷彿沒什麼可說的了。鳳兒是已拭乾了淚痕，又對鏡台施了一點脂粉，繼續着，勤快着，做着餃子，她的媽叫她也來陪着在一塊兒吃，她却搖頭，話也不說，彷彿是很害臊似的，她在頓然間，倒跟柳夢龍顯着生疏了。她那圓圓的小臉兒時的低着，她那嫵媚的小眼睛也不再向柳夢龍來投遞。她的心，不知是苦，還是甜，她完全沒有了往日的潑辣，風流，只是默默的、靜靜的，表現她是已經「名花有主」「行將爲人妻」，自然就應當矜飾出來的一種儀態。

外面，多半是下霸天手下的小賊，「劈啦劈啦」的放起鞭炮來了，令人記起，這不但是「定情之夕」，還是一年僅有的「除夜」呢，柳夢龍有此醉了。後來被下霸天又把他攙回到那屋的床上去。

次日，即是新年元旦，見了面都得道一聲「恭喜發財」。柳夢龍也沒到那屋裏給陶老太太拜年去，下霸天笑着道：「留着你那個頭，等將來謝親的時候，一塊再磕吧！」最令人感覺惆悵的是從訂親之後鳳兒就沒三進這屋間，沒再見柳夢龍的面，「真是個就等着出閣的大姑娘了！」柳夢龍既覺着好

笑，又是思想。不過，聽說鳳兒在那屋裏是很忙的，她正在給柳夢龍做着全份的衣服和鞋襪。

過了初六，柳夢龍腿上的鏢傷已經結了疤，可以下床去走動了，他曾到鳳兒住的那間屋裏去看一看，想要給陶老太太道聲「新禧」，沒想到正赶上老太太不在屋裏，也許是上毛房去了。只有陶鳳兒一個人正對着鏡子理妝，頭上滿絨的和絹的花朵，臉上擦的脂粉十分芳豔，衣服又換了一件銀紅色錦緞的旗袍，她見夢龍進了屋來，就頓腳，皺着眉低聲說：「快出去！」柳夢龍說：「我是特來告訴你的。我的傷已經好了。」鳳兒說：「我知道啦！得啦！你先走吧！幹嗎？……」笑一笑，臉又紅紅的，柳夢龍只得退身出屋。

這種滋味真難受，訂了婚事，陶鳳兒倒跟他拘起形跡來了，他的生疏了，還不如早先打架拚命的時候了。衣服、鞋、襪、褲子，甚至於腰帶兒，俱已做好，下霜天給他抱到屋裏來，一大堆，叫他換，他一看，全都是綢緞的，心說：幹嗎？叫我去學鑣，還必得穿這些好衣裳嗎？

因為他原來的衣服太破舊，而且單寒，所以，感於陶老太太的盛情，鳳兒的美意，他就把渾身上下，從頭至腳的衣着全都更換了，只有他的那件破皮襖，還是不肯捨棄，他說：「這是金刀徐老借我穿的，將來我還得還給他。再說，我不能有了新衣，便忘了舊服，我將來永久要作這樣的一個人，陶姑娘要想跟我享受榮華，那是做不到的！」

這幾天的菜飯，他吃的全是下霜天的廚房裏做的，鳳兒簡直的好像好不大關心他了，他也想：快

些走吧！永遠在這裏算是怎麼一回事？慢說陶鳳兒並不是即時就跟我成親，假定她願意：我也不能從此就在這兒作她家的養老女婿。」所以，他就表明了即日就要走，陶老太太和陶鳳兒，也都大大挽留他，於是就定於這天起程了，陶老太太又爲他預備得豐富的酒肴，令鳳兒陪着，爲他餞行。然而，雖是佳人就在他眼前，却相對着無語。勉強強強的算是吃完了這頓酒飯。下霸天已命人將他那匹馬備好了，連他那口刀，也配上了鞘又交給他。於是，陶老太太，白眉老魔下霸天，一齊送他出莊子，只是還不見陶鳳兒。柳夢龍牽馬持鞭，心裏就不勝的悶悶。

陶老太太依然是那樣心裏有很多的事，可是，說不出來似的，她對於柳夢龍只是說：「你得多保重！快點去快點回來，別再管別的閒事！」她幾次的拭着眼淚，並且說：「你也放心鳳兒吧！我絕不叫她出門，只等着你回來！」白眉老魔下霸天是趕上前來悄聲的說：「你去練一練雙鑊的法子也就行啦，那還有甚麼難處呢？我個地方一個人去練幾天，就行。陶鳳兒他也不是非叫你也會打不可，這就是馬馬虎虎，遮人眼目的一件兒！」柳夢龍本想要問問「爲什麼要這樣遮人眼目呢？」明知白眉老魔也是弄不大清楚，不然他早就說出來了。如今，當着陶老太太，有許多的話，也不便細問，反正，走是得走了，有什麼話，將來再說吧！於是他微微的笑，連連的點頭說：「好好！再……吧！」拱一拱手，他就上了馬，揮鞭走去，走出約有百餘步，再回首時，見陶老太太和白眉老魔全部回去了，又顯着他們太冷淡了，柳夢龍心裏真不大痛快。走吧！這荒莽的原野，淒涼的古道，雖然這幾天沒再落雪

說：「你那腿傷，真的不好了嗎？上馬下馬覺得方便嗎？」柳夢龍笑着說：「一點也不覺着怎麼樣了，這，你倒放心吧？」陶鳳兒又指着柳夢龍的馬鞍後綁着的一隻包袱，說：「這裏邊還有刀創藥，你要帶着不好，可以自己調治，這個包袱是我給你打的。」柳夢龍點了點頭，又上了馬，說：「你不必太掛念我了，反正我們兩人必須暫時分別，將來還能夠見面，你何必還要這樣的傷心？」陶鳳兒又一邊抽搖着一邊說：「因為你待我太好了，我待你不好了！我才心裏忍不住的難受！」柳夢龍微笑着說：「這也是因為你太多情的緣故，其實我對你又沒有過什麼好處？我們倆人不過是萍水相逢，偶成爲夫婦！」陶鳳兒拭着淚，忽又一笑，說：「你看你這股子醋勁兒！得啦！你晉京趕考去吧！」柳夢龍又微笑着說：「真的！這投師去學鏢，實在比晉京趕考還難，這麼大的天地，會使鏢的能有幾人？你叫我找誰去呢？……」他彷彿是心灰意懶了，恨不得令鳳兒說：「那麼你就不用去了，還是回來吧！」鳳兒此時却很露出詫異的樣子，皺着眉說：「你不是說過：終南山上的飛鏢李？」柳夢龍這才被她提醒了，才想起來，自己確曾說過，那個人，誰知道有那麼個人沒那麼個人呀？是姓李，對啦！是飛鏢李……當下，柳夢龍不由得臉紅了一紅，點頭說：「我雖跟飛鏢李見過一面，可是並無深交呀！他能夠就把鏢法教給我嗎？」陶鳳兒說：「你說的這個飛鏢李，一定就是李文彪，他早就就在終南山那一帶住着，他的鏢法真是第一，比我們都強得多。」柳夢龍一聽，倒不由得有點喜歡，原來，真有這麼一個會打鏢，而且是姓李的。此時陶鳳兒忽又一陣的羞澀，一陣傷心，低着頭又擦了擦眼淚，說

：「可是我囑咐你一句話，你就一直找李文彪去好了，你有這麼好的武藝，他一定肯收你作他的徒弟，經他的指點，一兩個月就可只把鏢學成，那時一定比我打的鏢還准，別人若用鏢打你的時候，你就會躲了，那時你可就快一點回來，千萬可別到南方去！……」

柳夢龍聽了這話，心中不由又充滿了狐疑，可是不能向鳳兒再問了，因為她已悲痛的了不得，一個人在這時要有此英雄的丈夫氣，明知女子的心中有的一種隱情，她既不願意說，還是只不問最佳。她叫我怎樣去做，我就給她怎樣去做，也就是了！於是點頭答道：「好！我就依你的話去找李文彪，不過由此往終南山非是近路，那座山也很大，我到了那裏，未必就能夠找得着他，路上還許有耽擱，恐怕頂快也得三個月，那時天也暖了，花也開了，我才能夠回來！」陶鳳兒說：「遲一兩個月倒不要緊，我在這兒也得給咱們預備預備，我還決定要攔住三兩天，不准他們再去胡作非爲。我自己也絕不出家門，你放心！」柳夢龍說：「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好了！再見吧！」他策馬走去，才行幾步，陶鳳兒又騎着馬追上來，說：「給你這個！」柳夢龍一看，却是她剛才擦淚用的那塊紫綢子手絹，柳夢龍就由她那戴着幾顆鑽金嵌翠戒指的纖手中接了過來，他催馬向前走，陶鳳兒的馬依舊隨着來，路旁的楊柳枯枝，風吹着，都好像搖着手，柳夢龍也說：「你回去吧！」陶鳳兒這才勒住了馬，却依然依依不捨的望着，柳夢龍且走且回首，多時之後，陶鳳兒的豔麗的身影才在風砂裏消失，他這才鞭馬疾行。

目前柳夢龍就是會着賽張遼，無論如何也要把劉主事的靈樞和家眷送到汝南府，完成了這件事，自己才能夠往終南山去。他原想着一定不容易追上他們了，賽張遼有那隻紫鳳鏢，他保着鏢，必定是一路無阻，他們還不連竄帶跑的趕着走路，這是一定已經到汝南府了。但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隨走隨向人打聽，打聽得還很詳細，連賽張遼的模樣，也都詳細的告訴人了，可是沿路的店房和小舖，以及村莊裏的人家，凡他打聽過的人，全都怔怔的回答，說：「沒有啊，從去年臘月初十起，就沒看見過一輛標車，更沒有什麼官眷和靈樞從這兒經過。」這絕不是假話，賽張遼他們要是往汝南府去，必須由此經過，現在，大家都沒有看見他們，這就可疑了，他們絕不會插翅飛過去的，多半是早就又出了事了。柳夢龍原想再折回去，往北去找他們，可是又怕再經過下霸天那個地方，被陶鳳兒知道。那倒好像是我捨不得走，又回去了似的。加以騎馬，走了這此路，腿上的鏢傷被磨得又破了，疼得真忍不住，沒法子，只好找個地方先歇兩天。

地住的這個地方是衛輝府西關，大道旁邊的一家很大的店，字號是「福來棧」，因為，除了那件破皮襖之外，他全身連鞋襪都是新的，而且是綢緞的，又有馬，那麼好的鞋子，所以店家就把他認作了一位闊大爺，把他讓到最寬綽而又講究的屋裏。這屋裏一切的家具雖不是花梨紫檀，可也都是榆木擦漆的，還有穿衣鏡，壁間懸掛着畫，畫上是個美人。柳夢龍倒不計較店錢的多少，他已經打開陶鳳兒給他捆紮的那個包裹看過了，裏面還有預備更換的衣褲鞋襪，有刀劍藥，有金，有銀。柳夢龍心中

很覺着慚愧，暗想：「不料我發了這麼一筆財！」又拿着那塊拭過淚的手絹把玩了半天，覺出這手絹有一股麝香的味兒。

他惆悵，想思，精神都不大振作，愈發懶得走了，每天只是吃好的，喝好的，在屋裏塗塗刀創藥，便到門口去看看有沒有標車過來，他並且托付櫃房的店夥和管賬先生，都給他留著。因此，他跟着店裏所有的人都熟識了，在此住了三天，這店裏另有一個孤身的客人，也跟他談上了閒話，就算是交上朋友了。這客人自稱複姓歐陽，名叫歐陽錦，是湖北襄陽人，保過標，還帶兵當過「千總」。和柳夢龍談起武藝來，他都在行，江湖的門路也能頭頭是道，他並且知道三霸天，但抱着一種輕視而且怨恨的態的。

這歐陽錦年約三十五六歲，長得也「氣於不凡，起先，柳夢龍還以為他不過是養張遼那等人物，漸漸的却覺出來不同。這歐陽錦自誇他生平的武藝就是劍術，他曾在屋裏拿雞毛彈的擲把子譬仿了譬仿，柳夢龍就看出來他的劍法確實高強，不是瞎吹。他又拿個小銅錢兒從遠遠的打那嚇美人畫，說：「我給她添個酒渦吧！」吧的一聲，柳夢龍到近前一看，果然是不歪不斜，那小銅錢正把畫上的美人臉蛋上，打閃了一個小點兒，真像是酒渦。歐陽錦哈哈的一笑，說出他還有個外號，就叫作「神鑰手」。柳夢龍不由得目瞪口呆，心裏盤算着說：「我何必要去遠處學鑰呢？跟他學，不就行了嗎？」

自己雖沒有說出，可是就見神鑰手歐陽錦又表示十分的客氣，說：「見笑！見笑！我這幾手兒也

不過是玩玩，還可以。若講起真工夫來，我還差得遠呢！」

這個神鏢手歐陽錦的舉止還很闊綽，他穿的衣履，比柳夢龍更爲講究，住的屋子也是頭等，跟柳夢龍的房間相對，在元宵節那一天的晚晌，他擺了豐富的酒筵，請這裏的掌櫃和柳夢龍共慶元宵，他還寫條子叫來了本地最有名的兩個妓女，一個叫月芳，一個叫小翠寶，都是週身的綺羅，滿頭的珠翠，一臉的胭脂粉，全身做作出來的婀娜風流，殷勤的侍酒陪筵，她們對歐陽錦一口一疊的叫着「歐三老爺」，可見歐陽錦是她們的一個熟客，還是個肯揮霍金錢的，對於這裏的掌櫃的也很巴結，因爲這位掌櫃的跟歐陽錦原有舊交，對柳夢龍呢！柳夢龍現在衣服簇新，俊貌又英俊，眞像是一位「翩翩公子」尤其他們看出來這是歐陽錦很敬重的一個新交，她們於是就更加聯絡，小翠寶搶過來酒盃：說「柳老爺，您衝我的面子，也得喝這一盃！」月芳也在旁拍着手笑說：「這就瞧柳老爺給面子不給面子啦！」大節下的，別叫我們翠寶姐敬不上酒，回家裏哭去！」柳夢龍此時，心中是煩惱已極，尤其是怕人糾纏着他，他簡直願意畢生不再看見女人，其實，這兩個女人，都長得不錯，可就是不能跟陶鳳兒比，見過了陶鳳兒，好像簡直就不能再見別的女人，尤其，這些偏虛情假意，聽了要令人作嘔的語言，柳夢龍心裏着火，依着他的脾氣就恨不得把酒盃打碎了，把這兩個妓女全都踢開。可是又想：「那我不成了瘋子了嗎？歐陽錦的請客原是好事，兩個妓女這麼勸酒，也不過是爲了銀錢，我心中煩惱，他們那能知道？何必拿人撒脾氣！」這樣一想，心裏就覺着平和一些了，微笑着搖頭說

：「我不喝！一小翠竟還拉住了他的胳膊，說：「秘老爺真就這麼瞧不起我嗎？」她一使出來她當妓女所會的那些手段惹得柳夢龍正要打她啦，幸虧歐陽錦在那裏一擺手，並且使眼色，說：「你別再勸了。」柳老爺因爲身體不大舒服，所以不能夠喝酒，並不是看不起你。」這裏的掌櫃的也爲她找台階，說：「來！把酒拿來給我喝，再不給我喝酒，我可就要吃醋了！」小翠實這才把酒都倒在掌櫃的盃裏，並向那胖脖子上捶了一下，掌櫃的笑眯眯的喝乾了這盃酒，解了這場僵局，然而，不一會兒同功夫，柳夢龍又搖興長歎，他忘了形，自己酒斟兩盃，全都飲盡。

由此，歐陽錦對柳夢龍抱着一種驚疑，當晚宴畢，柳夢龍本已有些醉意了，歐陽錦却仍追過來，對他說：「柳兄！你別這樣的煩惱呀！有什麼事，只要你說出來，我就能給辦，雖然咱們是萍水相逢，可是江湖一家。」

柳夢龍對歐陽錦是絕不肯吐露出個人的心事，不過試探着問了兩次，就是想跟歐陽錦學鑣，問他肯不肯指導人，歐陽錦却微笑着說：「這沒有什麼，像你這樣武藝好的人，一經指點，兩三個月就可以全都學會了，不過我可不能當你的老師，因爲現在的江湖間，若論起打鑣來，我就算是第三把交椅。」柳夢龍問道：「那麼第一把和第二把交椅應當歸於誰呢？」歐陽錦又笑着說：「原來連這你都不知道？你可真是閱歷太淺了，論打鑣第二把交椅，如今一個女人。」柳夢龍的臉色一變，歐陽錦說：「你一定還不知道吧？將來有功夫，我可以跟你細說一說。還許叫你去見一見她，那真是個江湖間

的尤物，她的風流事兒不少呢！」柳夢龍聽了這話，越發的驚訝了，歐陽錦又說：「至於第一把交椅，那就是襄陽府的耿二員外，不瞞你說，我現在就是給他辦事，日後，若是你有功夫，我可以領着你去見他，若叫他親手教給鏢法，那是很難的，可是你可以跟他談談，他平日最喜歡接待天下英雄，見了你，他必定高興，如果知道你有志學鏢，他只消說幾句話指點指點你，然後你再一刻苦的練習，包管第四把交椅是你的。」柳夢龍也笑了笑，從此就放了心了，心說：「我何必要遠往終南山，找那未必能夠找得着的飛鏢李呢？跟着歐陽錦到綸襄陽，不是很方便的就能把鏢法學成了嗎？」因此也非常的高興，不過又因為歐陽錦說過：「論打鏢第二把交椅，那女人的風流事兒很多。」他實在心裏有點不能釋然，就屢次的旁敲側擊，想跟歐陽錦打聽打聽陶鳳兒的過去出身，和些事蹟，歐陽錦這人也很奇怪，一談到關於女人的事，他就不願意多提。然而，歐陽錦可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他幾乎每晚必要叫來妓女，陪着他作樂，他在這兒似乎正算着辦甚麼事情，可是他整天也不像有甚麼事情。

這天，午後四點多鐘，忽有店夥跑來告訴柳夢龍，說：「有標車來啦！還有一口靈……」柳夢龍就趕緊跑出店門去看，見正是一四海通一家的標車，賽張遠比以前倒胖了，柳夢龍就趕上前去問他說：「喂！你們怎麼這時候才來呀？」賽張遠反問着說：「你怎麼到了這兒了呢？」當下，車馬靈柩也就卸在這福來棧裏，劉太太和那一小寡婦也都找好了房間。

原來，說起來真叫柳夢龍又可氣，又可笑，當柳夢龍被上霸天手下的強賊，強邀往段家塔去比武，當門的那一天，路既難行，後來又下起大雪，賽張遼倒有主意，他叫囉囉靈樞又轉身向北，當日又回個泥窪裏的店裏去了，回到那店，陶鳳兒母女却已走了，他們這一天幫人索性把那店裏的房子全都估拆，賽張遼就對劉太太把話說明，「沒有了柳夢龍，他更不敢保險在這條路上不出事，最好是在這兒多住些日，過了年再說，不過車夫騾夫，連他，都賠不起開銷，須得請劉太太多拿出些錢來。」劉太太自然也無可奈何，現在就處處都得聽從賽張遼的主意，他要多少銀子就得給他多少，於是賽張遼就得其所哉，他在店裏整天的享福，並且跟那小寡婦越來越混得熟了，過了新年，他跟那些趕車的博賭，又贏了不少。他的錢口袋沈沈的，臉也變胖了，直到初十才動身，沿路太陽多高才起身，下午四點就到店，慢慢的才來到這裏，就遇見了柳夢龍，他反倒把柳夢龍着實的抱怨了一頓，說：「你上那兒去藏了？我還當你是回家娶媳婦去呢？一塊兒作買賣，你不知道跟着標，只會滿處找人打架，幸虧還有我，要光指着你老哥？柳大英雄？咱這檔子買賣，更得丟人，賠本帶洩氣啦！」柳夢龍本也自覺得慚愧，他上廟裏賽張遼分辯，賽張遼一進了這個店，當時事兒就多了，他爲向劉太太，尤其是爲向小寡婦獻殷勤，把幾個店夥支使得手腳不得閒，他見歐陽錦的像貌不凡，又跟柳夢龍很熟，他就也去近活，把他自己吹了一大遍，人家歐陽錦却不大搭理他，因此他又背地裏對柳夢龍說：「那個姓歐的不是好小子，咱們對他得留點神，你……」渾身上下的打量着柳夢龍，似笑似妬的說：「噶：鬪起來啦

！一定是在那兒弄了一筆邪財呀？穿這麼闊的衣服？住這麼大的房間，交那麼闊的朋友？」繆夢龍也不多理他。晚間，歐陽錦的屋裏又叫來妓女作樂，賽張遼却跑到小寡婦的屋裏談天。

到了次日，柳夢龍自然也得收束行李，備上馬匹，要隨着標車前往汝南府，歐陽錦却也要起身，他來向柳夢龍說：「柳兄！你們這要走嗎？我的事情現在也辦完了，想要回襄陽府，何妨咱們一塊兒走，我也省得路上寂寞。」柳夢龍點頭說：「很好！到了汝南我把標交了，我還要隨你往襄陽去，拜訪拜訪你所說的那位頭把交椅呢！」歐陽錦笑着說：「那容易，我一定能叫你見着他。」賽張遼在旁邊有點狐疑，直着眼睛問說：「怎麼？老柳，你不等着回冀州分賬了嗎？你還要往那兒去瞎闖？」歐陽錦笑着說：「因為你們這位柳標頭想要學習鑲法。」賽張遼說：「老柳！你有這身武藝，保標吃飯也就夠啦，幹麼還要學打鑲呢？難道你還要當獵戶，拿鑲打狐狸打兔子吃飯嗎？」歐陽錦又笑着說：「不是！因為襄陽府耿二員外，是當今天下打鑲頭把交椅。」賽張遼說：「我在江湖上闖了這些年，怎麼沒聽說有這麼一個耿什麼二員外？」歐陽錦說：「他本來不是江湖人，他家世代都是作官的，現在他的長兄還作着兵部侍郎，他本人也是武舉出身，作過一任總兵。」賽張遼又向柳夢龍說：「怪不得你忽然這麼闊了，原來你巴結上了官兒老爺。」歐陽錦說：「秦標頭你不要開玩笑，這位柳兄是要叫我帶他去見耿二員外，以便討教討教武藝，那耿二員外的官諱是叫秉榮，四方人會稱他爲鐵襄陽，銀鑲將軍小呂布。」賽張遼說：「哈！他是我的朋友，他是呂布，我是張遼，你沒看過三國

演義嗎？張遼跟呂布原是一塊兒的。」歐陽錦又笑了，說：「秦兒要去，我們也可以一同去。」張遼搖頭說：「我可不禁那高枝兒，我交了標，就得趕緊回家看我的老婆去。」當下，張遼就催着車夫驟夫趕緊起身，柳夢龍走不走他都不管，一霎時，都預備好了，就出這門外起身又往汝南去，成隊的騾車，前而是靈樞，標旗招展，聲勢赫赫。

賽張遼自己爲唯一的大標頭，柳夢龍倒好像是外人，歐陽錦更是個「搭伴兒的」。此時，柳夢龍也實在無意跟賽張遼爭地位，他只盼着把標車送到汝南，不負金刀徐老的一場托付，也就算了。這列標車，直往南去毫無阻礙，也許是因爲那輛車上依然捏着紫鳳的緣故。

這枝曾在陶鳳兒鬢邊斜插過的紫色絨鳳，被那個老車夫珍重的保管着，現在仍然完好如初，只是顏色早經脫落了，不大能使人注意，可是柳夢龍對於它却牽繫着一縷的情絲，看見了它，就爲又與陶鳳兒見了面，歐陽錦也對此很是注意，他就向那趕車的詢問這枝絨鳳的來由，不料這個老車夫是個寧脾氣，說話是又乾又脆，他說：「你既連這個都不知道，就不必瞎打聽啦，你給我一百兩銀子，我也不能告訴你！」歐陽錦也無可奈何，不過他覺得驚奇的，很注意的，一路上他時時看着這枝紫鳳絨花。好像心中懷着一點意思似的。

其實這枝紫鳳絨花也好像沒有多大用處，在路上，往來的人很多，並沒再遇見強盜，賽張遼可是時時在疑鬼疑神，太陽多高，他就逼着衆人找店投宿，住在店裏他也一夕數驚，其實是一點事也沒有。

，他半疑惑歐陽錦，覺着歐陽錦跟着他們一塊兒走是沒懷着好意，雖有柳夢龍給保證着，他還是不放心。他完全把柳夢龍統拋開，認爲這個標是他獨自保着，他時時額外的跟那劉太太勒索銀錢，他還真有本事，小寡婦真跟他感情接近了，一些人都常看見他們眉來眼去的。

這天就到了汝南府。劉主事原是城內數得起來的財主，族人也很多，靈柩一來，這裏就預備着開弔，下葬，熱熱鬧鬧的辦起事來了。「白事」，賽張遼算是平平安安的交了標，算清了賬，領了銀子，又拜訪了當地的標行，到處吹了一大陣，事情全都已完了，他可還不準備着回去，他又攔在劉宅的喪事裏邊去了，幫忙，管事，趁空兒就跟那三姨太太小寡婦拉扯一陣，他簡直叫柳夢龍瞧着就皺眉。他只給了柳夢龍十兩銀子，說：「老夥計，你也算是在路上辛苦了一場，幫了不少的忙，你先拿着這個化着，細賬等着咱們回到冀州，當着掌櫃再算。」

柳夢龍却把這十兩銀子依舊給了他，說：「這個錢你還是帶回去吧！或是你在這兒買些土兒，回去就算是我給徐老掌櫃回送的一點禮物，那匹馬是租的，勞你駕，你也給帶回，破皮襖是掌櫃的借我的，依舊還原主。我這次跟着標車出來，很慚愧，路上出了點變故，使我未能把事情辦得全始全終，幸而，我倒還跟着把標送到這兒來了，還算是對得起。現在我因爲要到別處去辦點事，不能跟着回冀州，請你見着徐老掌櫃的，替我問他好，咱們是後會有期！」

賽張遼一聽，不由得怔了一怔，接着就點頭帶笑說：「好吧，我也知道你這次出來，是在路上遇

見面，等到你發了財，可別忘了老朋友！」他又忙着去管劉家的事情去了，並且說那三姨太太因為在路上受了風寒，現在又有點病，得拿人參湯袖，城裏的藥舖裏雖賣人參，可是惟有他才能辨別出來的好壞，他忙得沒有心再跟柳夢龍多談。柳夢龍也就去找歐陽錦，相商同往襄陽府，去拜訪那位銀鑰將軍小呂布，耿二員外。

那歐陽錦在汝南府這個地方的熟人很多，大概都是些標行的，和獲院的，這些人見了他，全都十分的恭謹，並且都先要問：「二員外好嗎？」歐陽錦對他們都沒什麼客氣，彷彿是隨意驅使似的，並且，這歐陽錦好像是負着一項使命，只要見了一個人，他就必要打聽一番，他打聽的這件事，可又時避讓着柳夢龍，柳夢龍在旁，他是絕對不說的，或者他正在跟人談着話，只要柳夢龍一進來，他立時就把話中止，不過，柳夢龍却也偷聽了幾句，就是好像他所打聽的那個人，是有個舅父住在信陽州，又彷彿是跟這霸天有點什麼關係，總之，歐陽錦彷彿時時刻刻的關懷着那個人，但又不似什麼善意以關懷，面似是其中有一種仇恨，他們必要得到那個人而後甘心，可是一時顧忌頗多，得不到手，所以很使他們急躁。

柳夢龍看出了這種情形，他就索性妝假妝裝，可是他越發的跟歐陽錦表示着願結深交，並催着快些帶他到襄陽見耿二員外，歐陽錦表面上是同他率直，什麼話都說，一點不分彼此，其實，柳夢龍看

得出來：他是處處謹慎小心，而且還時時在設法跟着柳夢龍的底細。他尤其注意柳夢龍的那條紫手絹，他屢次的笑着向柳夢龍有什麼「相知」，住在那裏？名叫什麼？多大年歲？模樣怎樣？情意是深呢？還是平淡？柳夢龍就告訴他說：「這手絹是我的女人給我的，她跟我成了親不到兩個月，我就保標出來了，把她一個人拋在冀州，好在那裏還有她的娘家，可以關照。」

歐陽錦跟柳夢龍訂的是後天起身，可是當天他就托了這裏的一個標行中的人，拿着他封得很嚴的一封信，騎快馬先飛往襄陽去了。柳夢龍就妝做不知道。次日，歐陽錦叫這裏的標行給他們預備了兩匹馬，晚間並在這城內最有名的一家大酒樓，擺筵席，邀請一些標行和護院的朋友，算他自己給他和柳夢龍餞行。正在高談快飲之際，酒樓響起來了一陣鎖訥和鈇鈇，原來是劉主事家裏「送庫」，請的是僧，道，還有尼姑，貝那紙糊的金庫銀，金山銀山，紙馬紙轎，還有玉女龍馬，就佔了半條街，燈籠火光，排成行列，意得酒樓上的柳夢龍等人都離席去看，柳夢龍扒着欄杆就向下看見了，這人羣裏就有賽張遼，他也穿着白布的孝袍子，足忙一氣，他倒像先跟人家聯了親了，柳夢龍就不禁的暗笑。

當日，大家宴會得十分盡興，凡是歐陽錦的朋友，都沒有拿柳夢龍當作外人，並有人說：像柳夢龍這樣的才，到了襄陽，一定得備受耿二員外的優待，因為俗語云：「好漢愛好漢，惺惺惜惺惺」，他們把那耿二員外說得，不啻是今世的孟嘗。當夜，柳夢龍與歐陽錦仍同住一家店內，次日清晨，

二人便起了身，離開汝南府直往南去，歐陽錦的心裏似乎很急，柳夢龍倒不願意快走，這是因為恐怕他腿上的鏢傷再被馬磨破的原故。他預料着到了襄陽，學鏢未必學得成，可先得跟着耿二員外比武。究竟學鏢二員外武藝如何那柳夢龍對走對想。

由汝南府往襄陽去，最近便的道路是往西南去走，可是豫西本來是由嶺緝互，尤其伏牛山，就如一扇大扉風似的，橫隔住了南北，各個的山峯山谷都有大幫的強人，附近的州城府縣也時有強人的暗哨，潛入羣裏，只要有富商人買，上任下任的官員眷屬，被他們注意上了，他們就撒下了網羅，無論走在那裏，也得被他們搶劫一空，碰巧還得出人命，這一帶的強人都是無法無天的，保鏢的有時都不敢走這條路，孤身的客人窮苦一點的，倒不要緊，若像他們兩人這樣，渾身上下都是綢緞，騎着肥馬，柳夢龍馬上還帶着個一看就是很沉重還就像裏邊好東西似的包袱，十九是得要被劫，柳夢龍護身的家伙還只那把刀，歐陽錦竟連個家伙也沒有帶着，他們又只要走到一個地方，就得找那最大的店房，最講究的房間，吃最好的菜飯，歐陽錦還有個壞脾氣，到一個地方，他先得要叫來妓女，陪着他喝酒取樂，彷彿非得這樣，他才能夠吃得飽，睡得着，因為這樣，走到那兒就總有人對他們生疑，還有就冒冒失失的來向他們詢問，盤查，歐陽錦的態度十分驕傲，跟誰也不說實話，跟誰也不和氣，柳夢龍就猜着在路上一定得出事，他倒很盼着有點事出來，好看歐陽錦的武藝。

這一天他們就走進了伏牛山的山口，山路曲折迂迴，而荒涼得可怕，樹木都少，處處是磴磴的怪

石，因為天氣仍寒，山中冰雪未消，馬走着十分的吃力，險些滑倒了，蹄鐵敲着堅冰「哧哧」連聲的響，藉着山谷的回音，十分的清脆，才轉過了兩個山嶽，忽就聽見一陣哨子聲，彷彿是鶴鷹在天空上叫似的，柳夢龍就振奮起來了精神，揚目去看，就見前面的山道，轉過來了一幫強人，約有二十多個，都手執着刀槍，閃爍的發着光芒；柳夢龍就說：「這是幹什麼的？要攔阻咱們的路嗎？咱們是他文文的，還是講武的？」歐陽錦却搖頭微笑說：「你不用管！」他的馬在前，就往向前直衝，柳夢龍在後方緊緊的跟着他。

來到了臨近，那二十幾個強人，已經擺好了陣勢，其中一個爲首的，手舞着大刀，喝聲：「站住！站住！若是江湖的朋友，請先道出字號來，不然，咱們可就按照規矩辦，馬留下，銀子拿出來！」歐陽錦此刻那一句話也不說，只由懷裏掏出來一隻鏢，向着那邊打去，但他並不打人，却只聽「噹」的一聲，正打中在那人正在舞動的大刀之上，當時，對面的一些強人全都驚訝變色，立時就給讓開了一條道路，歐陽錦一句話也不說，當時馬不停蹄的就帶着柳夢龍闖過了這伏牛山。

由這一次，柳夢龍笑出來曾打鏢實在有點用，他就一心一意的要跟着歐陽錦到襄陽去學鏢，不過，又忽然想起：陶鳳兒曾囑咐過我，叫我千萬不要往南方去，襄陽府可也不能不算是南方啊！又加着歐陽錦是個好人，雖然武藝高，可也未必是好人，他跟我結交，帶我去見那耿二員外，也未必是好惹，我莫若謹慎一點，別弄個鏢沒有學成，反又遭他們的毒手。

一路柳巷龍時時在小心謹慎，這一天便跟着歐陽錦來到襄陽府。

襄陽位於漢水之濱，與樊城隔水相望，這是古代楚國的地方，三國時諸葛孔明隱居於此，所以城西還有隆中山，有三顧堂，有孔明當時高臥的茅廬。

他們由樊城渡過了漢水，進到襄陽城，時已黃昏了，街上可還很熱鬧，到底這是一個大地方，買賣人煙，十分的繁盛。歐陽錦就向柳巷龍說：「今天恐怕你見不着耿二員外了，我先給你找個地方歇息歇吧？」柳巷龍說：「怎麼都行。」歐陽錦就指着街道的兩旁說：「你看，這裏的店倒不少。可是咱何必要在店裏住，妄費錢呢？你既是慕名來見耿二員外，就得算是他的貴客的你住在這兒一天，吃飯和住房子，就都得由他供給，這沒有別的說的，因為你還沒有見着他，我不能冒然的就把你讓到他家裏去住，可是他在這城裏開着好幾家大買賣，那兒都是可以容得下一個閒人，你在他的買賣裏住着，有好幾種方便，第一房子乾淨，第二伺候得週到，第三你要是化錢，儘可在那櫃上去支，第四他要是想見你，一找便能把你找着。」柳巷龍又微笑着說：「怎麼都行！」

於是歐陽錦和他的兩匹馬又往前走，轉過了一條街，來到一家舖子前，歐陽錦就先下了馬進去了，少時從裏面出來了一個穿長衫的小夥計，柳巷龍也下了馬，那歐陽錦又出來，說：「把馬交給他吧！叫他找個地方給喂去，你進來吧！」柳巷龍便解下了馬上的那隻包袱，和那口刀，就隨着歐陽錦進去，一看，這個買賣四壁油飾得很新，但沒有什麼貨物，進了櫃房一看，更是乾淨，講究，所有的桌

椅全是紅木的，桌上不過放着些筆墨紙硯，天秤戥子之類，柳夢龍才知道這是一個錢莊，掌櫃的沒在這兒，只有一個寫賬的先生和兩個大夥計，都對他很是客氣。歐陽錦在這裏連坐也沒坐，就走了，柳夢龍很無聊的在一個桌旁找了一本「皇歷」一篇一篇的翻着看，不覺着屋裏漸漸的黑了。夥計給點上了燈，另一個夥計就出去關上了門，可是門才關上了不多時，又有人來「咚咚」的捶門，這裏那管賬的趕緊就叫着一個大夥計的名字說：「呂福！快開門去，一定是胡二回來了，他要是喝醉了，可別惹他，頂好就叫他上後院去，你就說櫃房裏有客人，別叫他進來！」大夥計呂福答應着，趕緊就出去了，門外那人還在咚咚的用力捶門，並且大聲的喊道：「開門來！……」

「咚咚咚」柳夢龍很覺着詫異，心說：看這樣子，這裏是個規矩的買賣，怎麼有這樣粗莽的人？他放下了那本皇歷，側耳向外去聽，聽見門開了，外面的人進來了，腳步之聲很是沈重，並打着很響亮的扁兒，大概是那呂福元要攔他沒有攔住，他就蹣跚踉蹌的走進了這櫃房，柳夢龍一看，這個人身材短小，可是很胖，小辮子盤在頭上，臉色是黑中透紅，已經喝醉了，連氣不絕的打着扁兒，噴出一陣一陣的難聞的酒氣，斜瞪着兩隻大眼睛，東邊瞧瞧，西望望，他自然是看見柳夢龍了，可是並沒有覺出眼生，這個人已經醉胡塗了，管賬的先生說：「得啦！得啦！你就回你屋裏睡覺去吧！」這人却斜歪着眼睛說：「我還沒吃飯呢？」

管賬先生說：「你沒吃飯？你可喝了這麼些個酒？快走罷，別在這兒待着，今天這可有客人！」

「這個醉鬼簡直沒把這話聽明白，他也沒注意柳夢龍。就「咕咚」一聲，向着椅子上坐，同時「噠」的一聲，原來他的腰帶子上插着一隻匕首，掉在地下了，他也沒顧得拾起來，就將頭放在椅子的靠背上，他醉得成了一攤泥，身子都沒法動彈，舌頭也早就短了。」

可還咕嚕咕嚕的不斷在說，他說：「倒底還是白乾懸，我喝了足有兩斤，可也不醉，鸞姑娘直溜我，鸞姑娘真跟我有情，明兒就是她的生日麼！花毛虎，那小子，他巴結上了二員外，想要把我踢開，早晚我得跟他拿小刀子見面。綠眼獅子他硬說我醉了，不叫我回來，叫我在那有槐樹的小屋睡覺，好！我可沒那胆子。去年，我親眼瞧見的，小丫嬾順梅，就爲那件事，那娘兒倆個逃走，是她給放了的，二員外就是一鑣。……」

「管賬的先生說：『你說這些個幹嗎呀？胡說八道的，你快睡覺去吧！』」

「這醉鬼却依然一面打着膈兒一面說：『是我看見的，一鑣就給打死在那槐樹底下啦，真慘！那小丫嬾長得還真不錯，屍首在那樹底下放了兩天，她家裏的人才來，把屍首抬走。大概二員外給了他們二十兩銀子，算是完事。可是那小丫嬾死的屈，那小院裏常聽見鬼叫，有人說有貓叫，我可，簡直白天我也不敢到那院裏。一看見那顆槐樹，就彷彿那小丫嬾在那樹底下站着似的。我初二也闖過江湖，刀子底下也結果過人，可就是這件事我覺得慘。媽的！叫我拿鑣打死那嬌嫩的小丫嬾，我又下不了手！』」

管賬的先生還說：「你說這話管嗎？我怎麼沒聽說有這麼一件事，你是喝胡塗了嗎！」

這時，柳夢龍却把這醉漢的一遍醉話，分晰得明明白白，由此可見那歌二員外爲人的殘忍，簡直

是個惡霸兇徒，憑仗他的鏢打得準確，憑仗他家裏的勢力和有錢，一往不定作過了多少惡事，我，單單找了他來與鏢，真算是找着了，這個人我非得見見不可，學鏢的事，倒不必指望了。我得替這一方除這個惡霸，倒是真的，倒算是我沒有白來。因此，胸中蓬勃起來了一種難以抑制的義憤，就更要多聽這醉漢往下說幾句，這醉漢却又說：「我知道，歐陽老三今天也回來了。他媽的，我想他一定白去了一趟。咱二員外單信他那樣的人，其實，我敢保，他就是見着了陶鳳兒他也絕不敢下手擒拿！」柳夢龍在旁聽了這句話，當時就興奮得臉上變了顏色。

真想不到，果然爲自己給猜中了，陶鳳兒的底細果然就在這襄陽城。現在這個醉漢，當然他不是已經知道了柳夢龍與陶鳳兒的關係。可是他已經把事情露出來了，顯明了，他又說：「媽的！歐陽老三，這一趟不定又得騙了二員外多少錢，結果他是空手回來，什麼事也沒辦，我就是知道他不行麼，單講打鏢他也打過人家呀！要是我去，我至少也得把那娘兒們網回來！」柳夢龍注意往下去聽，這醉漢却已沒有力氣往下再說了，坐在椅子上，擺搖搖的直身時睡，眼看着他就要睡覺。

韓

大

收換一批 182

紫凡鏢

二平全

本店租書時
下一點深光

租一本一天至七天
租兩本增租一倍
租到兩月扣金不退